

諸史提要

北史 唐書  
五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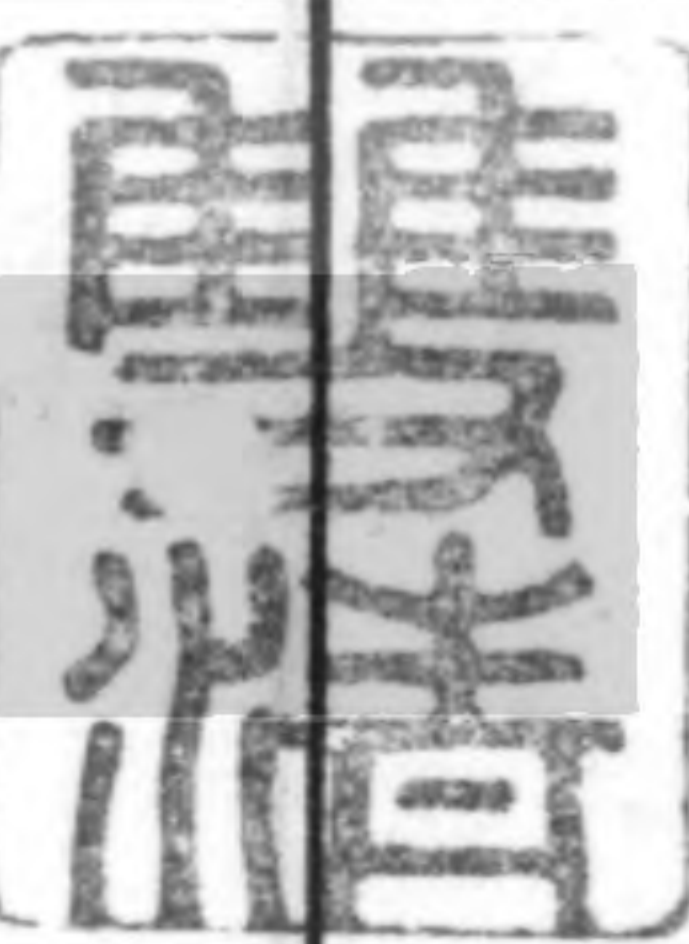
卷十一  
之十五



諸史提要卷第十一

北史

李延壽撰 本紀十二卷 列傳八十八卷 共一百卷



魏武帝

詰汾托跋氏 改姓元氏

元帝

力微



思帝

弗政

平文帝

鬱律

昭成帝

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

道武帝

珽 昭成帝孫 登國丁年 皇始二年 天興六年 天賜六年 廟號太祖

明元帝

嗣 道武帝子 永興五年 神瑞二年 泰常八年

太武帝

燾 明元子 始光四年 神麌四年 三年 太延五年 太平真君十一年 延和 正平

景穆帝

晃 未即位亡

文成帝

濬 景穆子 興安二年 太平六年

興光一年

獻文帝

弘 文成子

天安一

孝文帝

宏 獻文子 延興五年 太和二十三年

宣武帝

恪 孝文子 景明四年 正始四年

孝明帝

詡 宣武子 熙平二年 神龜二年

孝莊帝

子攸 彭城王子 建義一年 永安二年

節閔帝

恭 廣陵王子 普泰一年

廢帝

朗 章武王子 中興二年

孝武帝

修 廣平王子 永熙三年

文皇帝

寶炬 孝文孫 大統十七年

廢帝

欽 文皇帝子 三年

恭帝

廓 文皇帝子 三年 禪于周

東魏孝靜帝

善見 清河王子為高歡所立 遜于齊 天保四年 元象一年 興和四年 武定八年

齊神武

高歡 字賀六渾 廟號太祖

又襄帝

澄 歡之子 廟號世祖

文宣帝

洋 歡次子 天保十年 廟號顯祖

廢帝

殷 文宣子 乾明一年

齊史提要

卷第十一

二

孝昭帝 演 神武帝子 皇建二年

武成帝 湛 神武帝子 大寧一年 河清四年

後主 續 武成子 天統五年 武平六年

周文帝 宇文泰

閔帝 覺 文帝子 一年

明帝 毓 文帝子 不改元二 武成二年

武帝 邕 文帝子 保定五年 天和六年 建德六年 宣政一年

宣帝 贊 武帝子 大成二年

靜帝 衍 改名闡 宣帝子 大象二年 太定一年

隋文帝 楊堅 開皇二十年 仁壽四年

煬帝 廣 高祖子 大業十三年

恭帝 侑 煬帝孫 義寧二年

右北朝四代

兩魏二十一主共一百七十一年

齊五主二十八年

周五主二十五年

隋三主三十八年

北史十一

鮮卑 昌義少子封北國有 托跋 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 山因以為號 為上后為十故以為氏

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聖武皇帝諱詰汾嘗 田於山澤見輜駟自

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昔年以所生男授  
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即始祖神元皇帝也神元  
諱力微故時紂以甲子曰亡子晦進軍太史令晁崇奏曰  
不吉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凡四萬餘射靈丘山靈丘南有山四百餘丈射無能  
字號

二百二十步麥飯壺漿甚有王思村人以追鞭馬至湖城飢渴  
亦應天乎是歲熒惑入南斗眾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  
武跌而下殿以讓之及聞孝武之西慙曰

願逐明月入君懷孝武從妹不嫁者三其一曰明月帝內  
門九重門狐非狐貉非貉始宣武孝明問謠曰

九閨索髮焦梨狗子指字安有生三公拜贈太師耶高歡父追  
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僚盡拜文皇帝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獨不屈曰

禪一東藁兩頭然河邊殺癩飛上天

先是童謠曰一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

邊殺癩水邊

減騎破虜

文皇追蠕蠕令高阿那肱率數千騎塞其走道時虜軍五萬餘人肱

羊高洋也

供御囚

鄴下大辟簡取隨駕號一龍逢

比干非是俊物

李集面諫比帝甚怒紂帝今紂置流中沈沒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紂紂集曰向

來彌不及矣如此數四對如初帝大

大人只十帝登祚

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

其不過十乎先是謠曰馬子入石

保識者曰天保字

其不過十乎先是謠曰馬子入石

崩自反

廢帝殷年六歲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一無愁

天子

幼主恒為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鷹犬有儀同郡

君號

幼主恒為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鷹犬有儀同郡

日言高

宇文

鮮卑俗謂天子曰宇文并以為氏我猶

箭耳隨人所射也

賀拔岳死齊神武使伊景招其眾道遇

爾何為也景

頭上出角徧體起鱗

隋高祖楊堅初生皇妣

地有尼自外見日已驚

仕宦之鄉陶染成俗

隋文幸蒲宴

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陳樂似啼

帝設亡陳女樂謂公卿

容止間雅良由

帝設亡陳女樂謂公卿

俱為以薄德而封名山

羣臣請封禪詔不許豈可命一

上帝皇后鑄金人

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

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皆容貌壯偉腰帶

露竹霜條故多勁節

志字猛畧不避

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避中尉上曰洛陽我之豐沛自

志字猛畧不避

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  
各分其半帝謂刑密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  
雕巒曰非鸞則鳳在射鴟都將元善弓馬以騎從明  
其本枝也志河間王孫射鴟都將元有雙鴟飛鳴於上

左右射莫能中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餓彪將軍飢鷹侍  
金以旌其能軍中號一幹秦土孫

中衛將軍暉與侍中盧昶俱元公王止田疇始理河東俗  
蒙恩盼故時人號曰一

少事農桑元淑為河東太守射往勸十錢主簿元慶智性  
課時誑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一貪鄙為太

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楊素麓疎蘇威怯  
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一

悞元善為隋文帝言曰一元胄元黑頭三公濟南王子  
晏正似鴨耳可付社稷唯高頻

學崔光見而謂人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或與從  
日一當此人也

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字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盧思道謂崔琳曰三人雖并美然安豐少於造次

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慈父神君元孚為冀州刺史勸  
風流寬雅故語曰一課農桑境內稱一

隣州號酒坭加帽孚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嘗於室內置  
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一王

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歸周文大笑黑面僕射元  
位右僕射色皇宗畧畧壽安思若欽字思若早有令赤牛

黑故號元仲景性嚴峭兼御史中尉十住菩薩冀州沙門法  
中尉每向臺常駕赤牛時號一慶既為祇幻

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以李歸伯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一又合  
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一

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元暉業慷  
不相識唯以殺害為事

齊文襄嘗問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  
馬之書又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一專飲啖又一賦詩曰

昔石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唯聞王貪元延為齊  
阻狐兔一縱橫一蓋其飲啗也

暴有沙門見誑問外消息對曰一誕曰言同百舌膽若  
齊州七萬家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颺鼠元慶和為東豫州刺史為梁所我是直人不受曲拜  
攻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一

者已足矣

卷第十一

六

任城王順除吏部尚書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

**居憂髮白** 順居父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 **解謎** 元禧賂與尹龍武言謎龍武曰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

之是箸而不 **寧可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元上好畋漁

冬獵免春夏捕魚鱉鷹 **十步作詩** 彭城王勰從孝文幸代

犬常數百自言 **十步作詩** 次上黨山房有大松帝

令賦詩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而就曰問松林松林

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此汝亦調責

吾 **西域鬼作** 彭城王韶家有魏室奇寶二玉鉢相盛轉而

爾 **剖魚者多得瓜甲** 齊文宣大誅元氏投尸漳水 **父子并乘**

**輶車** 崔宏字玄伯子浩字 **論近世人** 崔浩曰臣嘗

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

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朕

農舜禹齊烈帝曰屈丐何如曰丐一身孤寄終殘滅耳

**味卿言若此鹽酒** 帝賜浩縹醪酒十斛 **不好莊老**

**之書** 浩曰此矯誣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生所謂家人篋笥之 **當今之臯陶也** 天師寇謙之每與浩

物不可揚於王庭 **當今之臯陶也** 言深美之曰斯人言

也惠皆可底 **長於謀計自比張良** 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

行亦 **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 浩論伐

策曰 **以鈺畫紙作字** 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

其類可推而得 **夢共鬼爭義** 浩上 **元曆表** 曰正稟性

青方 **以記其異** **夢共鬼爭義** 浩上 **元曆表** 曰正稟性

書忘 **寢與食至乃** **始知古人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

漢以來世人妄造曆術不得天道之正除偽從真宜改曆

以從 **清德樓** 長孫儉為荊州刺史吏民表 **義倉** 長孫平為

天道 **請為儉起** **立碑刻頌** **義倉** 長孫平為

請為儉起 **立碑刻頌** **義倉** 長孫平為

請為儉起 **立碑刻頌** **義倉** 長孫平為



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不癡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以備凶年名一不癡

不聾不作大家翁時有人告大都督祁紹非毀朝廷為憤

之言不應聞奏陛下一熊皮障泥十年不易長孫道生廉

又得誅之有虧聖德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智如崔浩庾如道生太武命歌工

鐵小兒長孫承業諸子開肉鋸骨長孫子彥少常墜馬

乃命流血數升言惡疾蝮蛇螫之不痛子彥末年舉

戲自若時以為踰關羽惡疾日嘗聞以雙貫二鵬長孫晟嘗有二鵬飛而爭

股觸地痛楚而死雙貫浮圖鐸合黃鐘長孫紹遠為太常創造樂器唯黃鐘不

鳴音合宮取台鼎之位須待時來于沈深有識量略窺

而配之始諧或有人勸之者謹曰州郡認牛決訟于仲文為安固太守任

之職昔人所鄙牛兩家俱認仲文曰此易解耳各驅牛羣放之所認牛入

任氏羣中又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乃罪杜氏

明斷無雙有于公蜀中語曰不避強禦恭儉福之興

崔同戒子曰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持此頭顱不淨

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其戒之哉處跪是胡神崔浩不信佛道崔模深所歸向雖

太適崔俊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詞以簡貴使人那得不畏

服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時詩酒正謹後到一坐

鐘響胸中貯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凌以籍地自矜常與蕭

獨無言少遐晚謂凌曰驚風飄白口忽落西山凌亦

無言直曰爾每謂盧元明曰傳崔趙李何事者哉黃

領小兒神武薨後凌又竊言一堪當重任不崔孝順乃

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凌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

納凌妹為妃救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凌博  
 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跪曰  
 雅弘麗瞻氣調清新凌子瞻俱侍宴賦詩詔問邢邵等曰  
 共差賞之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及盧思道云崔瞻文詞  
 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瞻性不與交言又不命上筋坐觀食罷而

何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上筋坐觀食罷而  
 退明日自携七筋恣情飲嚼瞻謂曰我  
 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潦倒謂容止醜藉者為

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潦倒謂容止醜藉者為  
 終不改焉兩鳳連飛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受拜時云

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崔儵以讀書為務負恃  
 師灼灼崔儵李若儵與頓丘李若俱已偃邈無聞高曾官

薄盧思道與儵酒後相調儵曰崔九作孝風吹即倒崔子

喪哀毀骨立二天人崔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

人云沙門窺之以為子也大二小二崔休第二子仲文休弟寅

瞻乃子約兄之子也實寔昏終得保存王嶷性儒緩不斷終日

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實寔昏終得保存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

為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好門戶惡人身王

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好門戶惡人身王

字元景嘗有鮮甲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

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

濟世才罵龍文劍帝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無勳行早

日俄佩龍文之劍仍起帶礪王氏九有風訓生子皆風

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王氏九有風訓生子皆風

流藉時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昭帝欲以為侍

號中晞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

可保萬一披猖武有餘文不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

求退無地武有餘文不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

皆退無地武有餘文不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

陶陶然曰今段 **方外司馬** 晞性閒澹寡欲在并州雖戎馬

可謂一矣 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 **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晞詣

談宴為事人士謂之 賦詩曰 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

酒 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 侍無以魚鳥致性晞緩

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 亦 是 雷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馬蒙霜遂不復識** 王

字季高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 自言 失馬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 方云馬尚

在 **王七思歸何太疾** 季高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

欲舉燕雀何啾啾嘲者曰誰家屋 不為商賈何問興生 封

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不復得言 字叔念榮陽鄭雲詔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安

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與生何事

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

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何為見造問興生 封回不為商賈

何以 **嚴興之南丁鄒之北** 和士開有喪托附者咸往奔哭

相示 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 何必蓬

頭垢面而後為賢 封軌字廣度好學頗白 修潔儀容甚偉

笑曰君子正其衣 應急像 封述性鄙一息娶隴西李士元

冠尊其瞻視 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 恡嗇所及每致

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 紛紜 述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 筆

公 古弼少忠謹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 後改名弼

弱 言其有輔佐才也太武將校獵詔以肥馬給騎人弼以 弱 者 給 之 太 武 怒 曰 尖 頭 奴 敢 裁 量 朕 也 猝 劉 封 頭 弼 欲

弼 頭 尖 帝 嘗 名 之 曰 筆 頭 時 人 呼 之 以 久 乃 於 帝 前 掣 遇 之 與 劉 樹 碁 志 不 聽 事 弼 侍 坐 以 久 乃 於 帝 前 掣 下 以 手 搏 其 耳 以 拳 毆 其 背 曰 朝 廷 不 理 實 爾 之 罪 帝 失 容 放 碁 曰 不 聽 奏 事 過 在 仕 郡 至 功 曹 以 忠 清 奉 之 足 矣 朕 樹 何 罪 置 之 乃 可 其 奏 宋 隱 臨 終 謂 其 子 曰 汝 等 苟 能 入 順 父 兄 出 悌 鄉 黨 夢 想 不 勞 遠 詣 臺 閣 恐 汝 不 能 富 貴 徒 延 門 戶 累 爾 夢 想

獲瓜

宋瓊以孝稱母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

夢妻來辭

宋穎妻劉氏亡後十五年

穎夢

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

彌尾青

宋翻為

故來

辭君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卒

以待豪右未幾內監

縣書

有大柳號曰翻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內監

小馬訴於

宣武

敕推之翻對曰造者非臣所

世隄雖險賊何益但有

宋公

自屏迹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羣盜多

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

條之

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

神門

衙門

虛寂無復訴攀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

決定嫌疑蘇珍之視

十五

政府君非善政清亦徹底今

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涕泣

表見

裏宋世軌為廷尉少卿判事大理正蘇珍

絕發姦摘伏有若神明

受人

一帽又食二雞世

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

宋道與

景叱

而告之皆伏罪

入鐵主簿

許惇字季良位司徒府主簿以明斷

難始

均詩曰道與既不免

見知號

長鬣公

不復

長又齊鬣公

福門子當享長年

刀遵嘗經篤疾幾

言

以酒脯代用人

韋珍使淮源舊有祠堂蠻俚常用人

母豈

有甘子肉

誠好秀才

杜正玄舉秀才楊

妄舉

此人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

臣頌

班固燕然銘張載劍閣銘白

住

心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

數人並執紙筆

杜正藏為

如宿

構會令各題

杜家新書

正藏又為文軌二十

條貫

後生寶而行之多

瞎虎

性甚嚴忍時號

資以

解褐謂之

驢無疆

目

弱輔脊自壯

公孫軌為武牢鎮將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

與受百姓

崇光殿

獻文立殿敕中祕羣官制名公孫獻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扼

損莫大於謙光臣

士大夫當須好婚親

獻與遂為從父兄弟獻才器小優又

以何宜名

封氏之男

崔氏之婿

遂母鳳門李北望懸隔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二公孫同堂兄弟爾吉凶會集便

有士庶

殮玉法

李預字元凱美古人一乃採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皆光

潤可玩乃椎七十枚為屑食之經年云有效驗及疾篤謂

勿速殯令後人知殮服之妙時七月中旬毒熱尸四宿不

播郎

李昭徽脫哈不羈時人稱

捫膝曰吾不負汝

賈景興清峻鯁正

冀州稱疾不

益人門戶

太武舅陽平一杜超有女將許貴拜每

妻之遂

領上黑子入幘位當方伯封公

河南公冠讚初未成婚

君一及其貴也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

咸謂不然及瓊為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

疾未報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 夢陰毛拂蹀

必至公吾以卿言瓊驗亦不息此望 十善 陸駸為相州

解青州還京夜占者云公豪盛於齊下 刺史為政清

平抑疆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 五經無對有

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十人號為 石經 見今日之集乃是

陸又 石經時人為之語曰

與故人飲酒之坐

源懷巡行北邊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

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

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明日公始為使者 抵其罪 為政貴當舉綱譬如為屋 源懷性寬簡帝曰為

子細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 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源

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齊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

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整容曰此

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源氏源賀本禿髮傳檀之

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曰祭事不行源氏源賀本禿髮傳檀之

子奔魏太武謂曰卿與朕同察疑獄司馬悅為豫州刺史

源因事分姓今可為一劫堤誣服悅觀色疑之曰殺人

千死於道路人疑張堤為一刀鞬悅取視曰此非上巷所

取銀狼狽應有所遺日有一郭門者一門手所作慈烏來集

為乃名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一門手所作慈烏來集

賣與董及祖遂收及祖身上得毛奴衣遂伏法一樹為巢

蕭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一樹每臨時一樹為巢

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一樹每臨時一樹為巢

似哀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一與言輒歎曰一樹為巢

泣制立事各有其時一樂為此者幾人宜三思浩不納竟由

此魏初工書者唯崔盧二門一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

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官殿多所題一盧李結婚一盧伯源與李

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一與盧懷仁有行檢善

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一吾處季孟之間一與交與瑯琊王

官故一往來親密一吾處季孟之間一與交與瑯琊王

行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行日昔太丘道廣許邵知

然

學之有益豈徒然哉一盧思道字子行一爽俊辯通悅不

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一非毀魏

邢子才後為文一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曰一非毀魏

史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一八采盧郎一文宣帝崩文士各

善者而用之魏收等不過得一二首一隔帷聽講一盧道虔妻

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一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一盧昌衡字

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一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一盧昌衡字

從弟元明隔紗帷聽焉一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一盧昌衡字

龍子沈靜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

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一俱被推重一幽州語

日六畜相觸自關常理一昌衡常行所乘馬為人一所觸

此豈遠慙蘇武近媿思寧一盧昶使齊齊明帝以朝廷加

人情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諤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

之曰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

者已是要

卷第十一

三

甘彼菽芻以辱君父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

酒自為佳器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遂留之

數戈此頭面何可誑人將逃歸并安潛潛曰於斯

哭於斯盧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而計歲歲常得倍餘

既在朝通貴自以兒子又難為子費魏收來詣訪以京洛

多遂營一大屋曰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食葵菜木椀上驛馬慕

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之同

侍德推重盧潛恃德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

如昆弟我死持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

停不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所昆季

騎驛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十萬橫

足為後生之俊盧士遂字子淹少為昂所知昂

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盧詢祖

美為後生之俊趙郡李祖勳嘗宴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

勅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為表

詢祖俄傾便成詞燕雀相賀詢祖襲封右宿德朝士曰大

長城賦天保末詢祖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

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植但使見丈人蒼蒼在鬢

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差以自安邢邵嘗戲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

重其敏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

翅翮詢祖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詢祖有規檢

彌衡思道無水稜文舉詢祖毀謗曰至素論薄高王觀世

音齊高王時盧景裕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又有人負

止帝禮拜之盧辯曰一石佛舉頭見見桑門盧光性崇佛

嘗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羣公

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令光

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九鉢錫杖各一因立寺焉黃中內潤文明外高允

恭少孤夙成有器度崔宏見而五互聚於東井術士考校

異之歎曰一必為一代偉器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

以示高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九年冬十月

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

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

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

理浩曰欲為變言何所不可今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

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審思之後歲餘浩謂允

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恐負翟黑子遼東

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翟黑子問高允主上

子被寵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黑子問高允主上

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崔鑒等咸言

宜諱之黑子以鑒為親已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後

允以崔浩史事被收景穆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

有所問但依吾說景穆言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問

允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臣與同作多於浩帝大怒景

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耳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

應族殿下哀臣命耳臣不敢逃亂帝曰直哉此人情所

難對君以實貞臣也宜宥之竟得免允游雅論允與游雅

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也游雅論相友雅嘗

論允曰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嘗

呼為文子崔公謂余曰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

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纖微及詔責崔公

聲嘶股戰不能一言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明主為之

動容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海

內嘗名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拜高子升階長

揖中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抗車覆傷眉九年九

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車覆傷眉十餘遷

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其

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

驚奔一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鑿藥護中書隱德允每

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陳免之謂人

者史是更卷第十一



日吾在中書時有陰德若陽報不  
差壽應享百年矣卒年九十八  
而無識者詔以問高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玉印有

人於靈丘得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  
字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定亦歸我之徵後宋義

陽王昶來奔薛安都以龍唇豹頸氣及長膽力過人  
五州降附祐言驗也

姿體雄異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  
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

藏教曹故司徒帽昂轉司徒好着地上之虎昂渡河祭河  
以為名字

中之神高敖曹退田易鞭崔伯謙字士遜為濟壯太  
行經君所故相沃醕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人歌

之以給人又改鞣布威德人不爭又曰長吏憚其威  
日崔府君能臨政

嚴人庶蒙白鬚公後為南鉅鹿太守吏無巨細必自親  
其恩惠覽有貧弱未理者皆門我自告

詩自晦崔巨倫葛榮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  
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

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  
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  
結死士夜中南奔逢賊  
俱恐不濟巨倫曰

射鳴鶴飛馱今彭善射武德殿有鶴鳴於梁上隋文帝  
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馱射擲下至地無所損

者都不中彭發數矢皆應弦而落  
中山公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  
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

弘度每戒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後嘗  
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皆曰美弘度大罵曰

欺無敢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灼三斗艾不逢屈突  
欺隱

蓋度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  
屈突蓋亦嚴刻長安語曰

崔挺為光州刺史欲於斧山上立觀宇故老云此嶺上夏  
秋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

遂營之果無風雨之異  
鹽竈稅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文

人龍相去何遠之有

人龍相去何遠之有

人龍相去何遠之有

人龍相去何遠之有

人龍相去何遠之有

人龍相去何遠之有

官煇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  
關市薄為私館官給彼此有宜從之  
崔昂直臣魏收

才士文宣日講義兩行得中郎  
崔暹子達年十三令儒  
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

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有同郡  
陽尸服之暹用仲讓為司徒中郎下語曰  
露車

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  
元忠下車獨坐

酌酒孽脯食之謂門者日本謂公招延雋  
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  
門以告神武

遠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  
長歌慷慨歌闋進縱橫之策深見嘉納  
寧無食不可使

我無酒元忠雖為侍中處要任初不以物  
務干懷唯以聲

藥親朋尋詣必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  
里作僕射不

勝飲酒樂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  
其有音樂而多美

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  
葛巾擁被對壺獨

日我言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酌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  
下庭室蕪

歎息光照先人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  
墓中覺而惡之

兩彈落梟性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  
棗栗而彈之十中

問得幾丸日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  
八絃搔字德沈有才

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言而落  
八絃藝嘗采諸聲別

造一器號曰尼法行尼所居去鄴三百  
里往來恒步

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率牛脫衣求  
贖泣隨之雉兔

馴狎入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  
粥於路兄弟爭地相

毀尼曰我有地欲得者任取何  
雕蟲小技我不如公國典

為輕忿二家慙讓遂為閒田

朝言公不如我李渾謂魏偶年俗忌  
李繪字敬文六歲求

許遂竊用姊筆牘若披煙霧如對珠玉  
身那晏歎繪高遠

未幾通急就章良在共車千秋分一字  
繪聘梁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日

此甥未若我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

繪曰所出雖遠當

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

繪為高陽內史崔謙恃勢

求麋角鵠羽繪答書曰鵠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

學則渾

繪幸口則繪緯渾

繪弟緯為主客郎前後接對凡十隱居

緯自號一蕭達生丈人

李槃自監河愛升水蘇子惜

然有絕塵之意

餘明李騫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益州達友趣廷尉辨交情蓋八職之志云

弟名孝基兄其替矣

李孝貞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

請附子臧昂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栗

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賊

於常山界得一鹿賊長謂趙郡地責之令還故郡謹曰

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

瓦礫

李安世為魏主客時齊使劉纘問價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

山川所出安世曰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李波小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止

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

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

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

可逢安世誘波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何常在明經

李謐少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謐嘗曰遂絕迹下帷杜門

閉戶高氏之遺漂張

生之忘食未足為喻未薦李謐負朝廷爾

傾日親識有求官者答曰李謐耽學守道常致言未有

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銜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

一黍為五穀之長

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

先設黍謂羣從曰又曰食元黍稷古人所尚少長

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

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燔契免債

出粟萬石貸鄉人屬年來致謝士謙為設酒肉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羣犬生子

相乳仁心所言陰德猶耳鳴或謂士謙多陰德士謙曰夫

吾所作吾子皆善談玄理士謙嘗有客不信佛家報

知何陰德之有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

餘殃豈非休咎耶佛言輪迴五道無復窮已賈誼言千變

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此佛道不來賢者已知然矣

至若鮫化為黃熊杜宇為鴟鳩褒為犬黃母為龍宣武為

子為鵠小人為後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龍宣武為

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

氏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耶客曰豈有松柏心樗櫟士謙

曰變化由心三教優劣客又問士謙曰佛日也

木豈有心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

四黃李定有子四人平字伯括機字仲括隱字叔括保字

字仲黃某字季與勁字少黃獻入籠入細李普濟李普濟

字幼黃皆以友悌著謂之劍戟森森李義深李義深有當世才用

名性和韻位濟北而心胸險削時人語

太守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嘗勅肇為廷尉時宣武

而不從曰辯忠佞孝文引王公以下令高閭曰

其執意如此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

道如玉石皎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羣犬吠

異名而同理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忠以飾佞新客佞暗排疎實胡叟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乃為

或謂士謙多陰德士謙曰夫

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

嘗有客不信佛家報

曰積善餘慶積惡

不來賢者已知然矣

龍牛哀猛獸君

為龍宣武為

犬黃母為龍

如意為犬黃

書生為蛇羊

祐前身李

豈有松柏心

樗櫟士謙

曰佛日也

客不能難

四括

李定有子

四人平字

伯括機字

仲括隱字

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 **鱸王** 王慧龍晉王愉之孫

遊道出見乃獼猴而衣帽也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王遵業延業并

見之曰真貴種矣 **三哲** 遵業與袁翻王誦並 **穿角履** 時政歸門下世謂

日 **三哲** 領黃門郎號曰 **讀書記** 王劭指 **經史謬**

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 **讀書記** 誤為 **經史謬**

人服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精博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僕從所噉劬不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 **未覺元禮賢**

人白之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專固如此 **未覺元禮賢**

**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崔昂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

盧思道曰看元禮比來詩詠 **大鄭公小鄭公** 鄭述祖與其

曾不減魏收思道答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為兖州刺史百姓歌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琴寤而寫得當 **筆乾** 隋文令內史李德林作詔復鄭譯爵

時以為妙絕 **筆乾** 高頻戲謂譯曰 **筆乾** 答曰出為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何以潤筆上大笑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簞獻馬璠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者

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謂此

鍾可貴但思露其誠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耳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魏

孝

諸

薛

是

蜀

人

孝

諸

薛

是

蜀

人

孝

諸

薛

是

蜀

人

孝

諸

薛

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 **鱸王** 王慧龍晉王愉之孫

遊道出見乃獼猴而衣帽也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王遵業延業并

見之曰真貴種矣 **三哲** 遵業與袁翻王誦並 **穿角履** 時政歸門下世謂

日 **三哲** 領黃門郎號曰 **讀書記** 王劭指 **經史謬**

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 **讀書記** 誤為 **經史謬**

人服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精博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僕從所噉劬不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 **未覺元禮賢**

人白之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專固如此 **未覺元禮賢**

**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崔昂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

盧思道曰看元禮比來詩詠 **大鄭公小鄭公** 鄭述祖與其

曾不減魏收思道答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為兖州刺史百姓歌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琴寤而寫得當 **筆乾** 隋文令內史李德林作詔復鄭譯爵

時以為妙絕 **筆乾** 高頻戲謂譯曰 **筆乾** 答曰出為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何以潤筆上大笑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簞獻馬璠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者

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謂此

鍾可貴但思露其誠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耳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 **鱸王** 王慧龍晉王愉之孫

遊道出見乃獼猴而衣帽也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王遵業延業并

見之曰真貴種矣 **三哲** 遵業與袁翻王誦並 **穿角履** 時政歸門下世謂

日 **三哲** 領黃門郎號曰 **讀書記** 王劭指 **經史謬**

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 **讀書記** 誤為 **經史謬**

人服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精博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僕從所噉劬不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 **未覺元禮賢**

人白之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專固如此 **未覺元禮賢**

**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崔昂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

盧思道曰看元禮比來詩詠 **大鄭公小鄭公** 鄭述祖與其

曾不減魏收思道答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為兖州刺史百姓歌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琴寤而寫得當 **筆乾** 隋文令內史李德林作詔復鄭譯爵

時以為妙絕 **筆乾** 高頻戲謂譯曰 **筆乾** 答曰出為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何以潤筆上大笑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簞獻馬璠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者

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謂此

鍾可貴但思露其誠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耳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 **鱸王** 王慧龍晉王愉之孫

遊道出見乃獼猴而衣帽也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王遵業延業并

見之曰真貴種矣 **三哲** 遵業與袁翻王誦並 **穿角履** 時政歸門下世謂

日 **三哲** 領黃門郎號曰 **讀書記** 王劭指 **經史謬**

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 **讀書記** 誤為 **經史謬**

人服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精博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 對食閉目凝思盤 **未覺元禮賢**

僕從所噉劬不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 **未覺元禮賢**

人白之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專固如此 **未覺元禮賢**

**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崔昂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

盧思道曰看元禮比來詩詠 **大鄭公小鄭公** 鄭述祖與其

曾不減魏收思道答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為兖州刺史百姓歌曰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龍吟十手** 述祖能鼓琴自造

琴寤而寫得當 **筆乾** 隋文令內史李德林作詔復鄭譯爵

時以為妙絕 **筆乾** 高頻戲謂譯曰 **筆乾** 答曰出為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何以潤筆上大笑 **潤筆** 見 **擲擣蒲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

簞獻馬璠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者

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謂此

鍾可貴但思露其誠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耳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壽不過六七** 薛濬為兒時戲澗邊見

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鴈蟬

以飾之謂之水芝一盤各處一床鉢圓而床方中有

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時惟府君克清克明

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薛慳為頌

呂羅漢為鉅鹿守百姓頌之曰一長緝千載以來未有逸

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才若此者也楊大眼武都底難當冲弗許大眼曰尚書

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潘

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歎冲曰一戎也恐兒啼淮泗荆沔

將軍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攻戰之際也

啼者恐之曰楊大以為眼如車輪南聞君之名意及

眼至無不即止

見乃不異於人入眼曰旗鼓相望噴眸救雉來謝裴安祖

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安祖愍之乃取置

陰地徐徐護視久得蘇放之後夢一丈衣冠甚偉着繡

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能賦詩裴讓之裴讓之

云感君見放來謝德聞者異焉

第為主客郎中借書百卷十日便返裴讓之好學常從常

省中語曰一覽無遺今復見之於裴

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

俱下禰衡一覽無遺今復見之於裴

如亮讓之諷之及皇甫和弟亮小子望我殺爾取後世

名我終不成爾名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裴謁之

辭色不變帝投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皇甫亮疎慢自

刀日遣出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皇甫亮疎慢自

飾屬有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賣宅不售亮所

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文宣以其實容之

滂下標榜賣之買者問其故答曰為宅中水淹日下燦爛

不泄雨即流入床由此宅終不售

有裴漢裴漢為丞相府參軍善尺牘尤便簿領見羣鳥而

能言裴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神告葬地俠

十三遭父喪擇墓地空中有人告曰童子何悲葬聞鼓疾

於桑東封公侯其母曰神以吉祥告汝因葬焉

首史是要

卷第十一

瘳 伏嘗遇疾沈頓忽聞五鼓便驚起日可向府耶所將勞

賓客曲盡物情 薛懷吉一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每有接

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有義有豐房家

兄弟 房景伯性淳和諸弟宗之如嚴父子相代畢眾敬

賓皆拜兗州刺史 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裴俠為河北郡守

食丁庸不獨立使君 俠與諸牧守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

者可與俱立眾無敢覆呼人名 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

校試抄百餘人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一

日不書百事荒蕪 李彪論史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諺曰

習之所得 木手 彪為中尉號為嚴酷為一二鴻 彪子志字

也李彪 擊人脇腋絕而復屬 鴻道年十

餘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 高聰梨 高聰廢于家斷絕人事

以為風飄水浮錢 魏孝莊時所用錢人多移鑄稍就薄小

珍異 銖使人樂為千里眼 楊逸為政廣設耳目善惡畢聞

而俗弊得改 同爨庭無間言 楊播家世純厚一家之內

林別室銅盤重肉 楊愔字遵彥風度深敏季父偉大嗟異

茂竹遂為倍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 銅盤具已

饌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厚自得 之食

是我家龍文 從兄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 用人

似貧士市瓜 楊愔典選多以言貌取士而致謗言 面不

忘 情聰記彊識 每有所名或單稱姓或名無有誤者

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何不 盧郎潤朗所以

比玉

又吏唱名誤以盧士琛為士琛士琛自言惜曰

我門前幸無此物

惜輕貨財架篋

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惜鄰

將涉千里

殺騏驎而策蹇驢

楊惜誅以趙彥深代總機務陽旦恐富

休之私謂人曰

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楊素字心道周武帝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

清河公即江神也

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心貌雄偉陳

人望之懼

盧八問訊劉二

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時盧思道用八首劉遜用

二首李愔戲遜曰

遜街之後李愔被讒大加鞭朴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擊太常方餒於柏谷耳

常景不營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不

問價之貴賤友人才整每謂曰卿清也

桃弓僕射黃

郭少師

郭祚為右僕射領太子少師明帝幼弱祚持一黃

時人謗祚

郭尖

世事同知文學外

自孝

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功取達文學士袁司州中從事

慙五行俱下

邢邵字子才聰明彊記

邢邵此表足使袁公

變色

元義新除尚書令令邵作謝表時李神

京師為之紙

貴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

邢家小兒常客作

章表

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實食袁翻與俱在坐翻

買黃紙清風觀明月樓

邵為西兗州刺史繕修觀宇頗為壯麗皆為心名題有

公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

邵除八常卿兼中書

邢邵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謂之

日思誤

書更是一適

邵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



此書何由能得子才日若思不得便不勞讀書恒須賓客  
自伴邵與婦疎未嘗內宿嘗書入內閣為狗所子不識字

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置樓懸鼓李崇為荊州善用  
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以捕盜自崇始也

三短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藝眉樞鬚李庶  
崔謙調之日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日先  
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門有惡疾  
以呼沱為墓寬和篤雅峭整清徹崔光崔亮皆為李冲館

田故庶言之爾宜友之小崔靈前共飲夏侯夫嘗謂諸客日人生  
生爾宜敬之局促何殊朝露脫有先亡  
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食儻或有知庶共歎響及夫亡諸  
人相率時日晚天陰咸見夫在坐不異平昔似若獻

酬但無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  
語耳唯傳鬲虫之子有三靈有才力融嘗謂人日吾夢一駿  
修期爾

馬無堪乘者有一人日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一弓無  
人堪引人日唯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讀不能  
解人日唯傳靈越能解此文又日此識文也好事者

然之又三徽張烈字徽之與崔徽伯戶徽叔並有令譽號  
三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孫紹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  
徽后謂日卿年稍老矣紹日太

笑后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張普惠轉諫議大夫清  
郎清卿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邢邵嘗

白紬為信聿修不受邵云弟能賦能詩陽休之陽休之字  
昔為清郎今復作清卿矣子烈時人

語日戲嘲休之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士休之  
鄴懷屬書允文允武何必減卿文宣郊天休之衣襜甲  
而盈把日有觸藩之羝羊乘連之

真服未休之日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柱轉三匝吾至三  
今處驍游身被衫甲談笑晏然柱轉三匝吾至三  
公初休之將仕夢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陽五伴  
右轉休之咒日柱遂三匝而止後竟驗

休之弟俊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詞淫蕩而拙世俗  
侶流傳名爲一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過市取而改

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  
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陰生讀書不免

癡不識雙鳳脫人衣  
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陰鳳業竟無  
資以酬鳳遂質其衣物時人謂曰

後思伯爲刺史送縑  
百匹迎之鳳慙不往  
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思伯性謙和

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  
聖小兒  
祖瑩年十二就書父母  
恐其成疾示之密於灰

中然火讀書以衣被蔽窗戶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  
由是有聲譽人呼爲

祖與袁  
瑩與袁翻齊名秀  
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瑩以文學見重  
語人曰何能共  
爾朱氏  
其先居爾

氏聞簫鼓音者至公輔  
爾朱榮父與之遊天池  
打簇戲  
俗

以正月十五日夜爲  
生世不學其猶穴處  
嘗使洛見京

都禮義之美還謂人曰徒知邊備尚武  
傳國璽  
辛術鎮廣

秦所製方四寸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  
夕脫羊裘朝佩

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至是術以送  
珠玉  
高恭之字道穆嘗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

爲食一口  
齊彭城王高澄爲定州刺史被徵有老公數百  
人具饌曰自殿下民不識吏吏不欺民殿下

唯飲此鄉水未食百  
蘭陵王入陣曲  
齊蘭陵王長恭一名

圍甚急長恭至金墉城城上下弩手  
以蝎螫人爲樂  
齊南

救之大捷武士歌謠爲  
是也  
蝎螫人爲樂  
陽王

緙後主問在州何樂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索  
喜噤不已謂緙曰如此  
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緙上五月

樂事何不早馳驛奏  
能與霹靂鬪  
薛孤延嘗閱馬於北牧道逢

百餘日顏色如  
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  
凡人官爵莫

延還鬚及馬駿尾皆焦神武歎曰延

若處中

張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瓊每謂所親曰欣位太高深為憂尋與公主情好不篤被害

骨

親肉疎

周武破齊傅伏仰天大哭曰臣三世衣食齊家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

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

四貴

齊孫騰高岳高隆羊肚以骨賜伏曰所以相付

一騰專

度河湔裙當生貴子

奪目駛雨沾灑寤而有娠

暮而不產有巫曰一產子必易便向

穿鎧

庫狄干不知

水所忽見一人曰一遂生泰位侍中

土相扶為牆人相扶為

王

尉景謂神

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庫狄士文性清苦隋文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

少人皆極重士六獨口銜一絹兩手各持

刺史羅利政司

馬蝮虵噴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文為貝州刺史性酷司馬韋焜清河

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

吏披反故紙乎

晉明有俠氣好酒誕縱招延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

地必以疾辭告人云

望塵嗅地

金善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晉明韓軌之

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

鴈臣

金為第二領人酋長秋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為金字作屋况之

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金從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

其字

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嘗謂其子光曰我

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無不傾滅女若有寵為貴人如女

若無寵天子嫌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

落鵬都督

解律光從文襄校獵見鵬如車輪射

以為憂

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畱人

光在朝堂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盲人用權國必

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授詩曰

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畱人合成律字我精騎三千足敵君

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遂謀殺光

是

三

羸卒數萬

孫奉字彥舉少勵志勤學邢邵以其服棘刺丸學淺嘗謂曰須更讀書

曰

奉嘗

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折我右臂

奉卒神武臨

元康對曰

是武謂高季式曰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陳

愚人

不識至理

杜弼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以神武不答令軍人張弓挾矢舉刀索稍以來道使弼出其間弼戰栗神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案不刺爾猶喪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以鄙所取處

大弼謝

夢山上掛絲 張亮拜幽州刺史薛琬嘗夢亮於山

曰

上掛絲占之以告亮曰君其為幽州

乎果

白擲劇飲 元文遙令子行恭從盧思道遊文遙謂盧

得師風

穢我鳳池 趙彥深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

居時語曰

馮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也 郎基性清慎無所

官之所本

枕亦不須作唯令人寫書潘 管內無五品之家

子義曰

基答曰觀過知仁可矣

郎茂為

戶部侍郎開皇中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 基於廉

勇之際得之深矣

魏子建頗奕基時人謂為航好子建曰且吾未為時博奕可也及一臨

邊事凡經五

魏郎弄戟多少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少隨

年未嘗對局

魏郎弄戟多少 父子建赴邊好習騎射鄭伯

調之曰

收床版為之銳減 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

慙遂折節讀書

收床版為之銳減 積年而精力不輟

三才

收與溫子昇邢子 盧李命世王魏中興

辯收辭藻富逸

梁主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 盧元明

首通使命二人

才器並為所重至此梁主稱曰 人

日

魏帝問何故名 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

牛六日為馬

魏收驚蛺蝶 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號曰

七日為人

魏收驚蛺蝶 文襄宴東山曰魏收恃才

無宜適須出其短

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 倒倍從容曰我綽有餘裕山立不動若遇當塗翩翩遂逝

當塗者魏翩翩

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 魏帝季秋大射

蝶也文襄大笑

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 普令賦詩收詩

者也是要

卷第十一

三

末云壯之穢史魏收作魏史衆口喧然號為穢史石樞房中多子安德王延宗納

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帝幸李宅宴妃母宋氏薦二崔魏相

嘲收外尸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日愚魏魏答口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

著孔嘲玎其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魏積年沈

路微自陳愔日咸由中指愔應聲日公豈得言射石射石

伏兔李遠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不知惜欣然日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

德安能碌碌依階求仕李弼謂所親日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

但問膽決如何何必八尺之軀弼弟樹長不盈五尺跨馬

觀風行殿宇文愔有功思造上容衛者數百人離

大明堂圖樣愔博考羣籍為一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

尺推演之一側帽周獨孤信嘗因獵日莫馳馬入城其帽

所重如此猫鬼隋獨孤地婢徐阿尼事言子者鼠也其

財物潛移於畜一老罷當道卧貉子那能過王罷字

華州刺史齊神武遣韓執司馬子如襲罷罷聞沟沟有聲袒身露髻徒跌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日

得帶周文解金帶令諸將擲擣菹日先得盧與之王思

徐拜而黃龍兵尉遲迥統萬人皆六條蘇綽字令綽為

先修心二日敦教化三日盡地利四逍遙公韋曼元

裴諏南府柳蚪獨孤信鎮洛陽時人物罕存獨柳蚪在陽

二柳俱摧孤楊獨聳柳機在周時與族柳昂俱顯及隋

者史是夏

一著翅人

韓果勁勇趨捷號一

周浮磬之精

高琳母嘗於泗濱遇

一石光彩

朗潤遂持以歸夜夢仙人謂曰

柳條通體弱獨

搖不須風

柳調為侍御史楊素言曰

豆

盧氏

豆盧寧本姓慕容氏後歸魏

玉漿泉

謂歸義為豆盧又云避難而改未知孰是

渭州鳥鼠山絕壁無水丹陽公豆盧勣為刺史馬足所踐

飛泉湧出又有白鳥翔止謠曰我有丹陽山山玉漿濟我

人夷神鳥來翔

號泉曰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

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

韓擒虎居京師隣母見門下儀

衛甚盛曰我來迎王又有人疾

篤走至擒虎家口謁閻羅王

擒虎曰

引錐刺舌

亦足矣寢疾卒

有三太猛

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

刺弼舌出血戒以慎口後亦坐怨望誅

一嫉妬心太猛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論將

楊帝

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優劣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

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誰也弼

曰唯陛下所

擇意以自許

孝魚泉

陸政性孝母思魚苦難得忽

酌水餞行

駕入朝父老送者曰別駕在官清如水水火不與百

姓交不敢以盃酒餞行請酌一盃水奉餞飲之

論易鋒難敵

呂思禮長於論難

讀書令蒼頭

獨孤公猶鏡

然益

書有五厄

景時也

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

小辯非宰相任

弘訥於言上令宣赦弘至階下不能言退

叔射殺牛

弘弟弼醉射殺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

弘無所怪問直云作脯妻又云叔忽射殺牛

大是異事弘日已知讀 **李德林勝於麒麟鳳皇** 周武得李書自若其寬和如此

我常聞德林與齊朝作檄今日為我作文書極為大識度 異紇豆陵毅曰臣聞聖主得麟鳳為瑞如

**天才必至公輔** 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輒以此字卿 **水問牆** 隋文帝為

公無黨辟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 **黃沛** 黃國公助沛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

心膂稱為 一時人語 **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 劉昉嘗

日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袁郎冬衣葛** 袁克字德符少警悟時冬初尚

劉氏應王為 **袁郎冬衣葛** 袁克字德符少警悟時冬初尚

妻其以風克答曰為 **日景漸長** 克奏隋興以後

締為絃服之無斃 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

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減九分夏至亦然日去極 近則行內道影短而日長去極遠行外道則影長而日短

影短日長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大隋啟運 **臧洪同**

**日尚可俱死況比干乎** 周宣帝昏暴樂運與觀陳諫帝將戮之元巖曰

知必死欲取後世名若 **給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咸置解錢

殺乃成其名因得免 收息蘇孝慈以謂與百姓

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 **只怕榮公第六郎** 來護兒封榮

卿以下各 隋文納焉 **見斷頭鬼** 樊子蓋

尤驍勇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 **見斷頭鬼** 樊子蓋

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眾 **見斷頭鬼** 樊子蓋

戮臨終之日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周羅喉侍陳

前後重沓為厲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周羅喉侍陳

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 **夢戰** 羅喉死其子夢曰

後也孔範曰羅喉 不在人後 **夢戰** 羅喉死其子夢曰

其靈坐弓刀自動終 **以武為姓** 馮翊武鄉女二焦氏既啞

州城陷是其日也 **以武為姓** 馮翊武鄉女二焦氏既啞

野為人所犯有孕生男莫知其姓於是申省高孝 **位非徐**

基判曰姓有九種或氏所居生在 **位非徐**

**廣情類揚彪** 榮建緒開皇初來朝文帝謂曰卿亦

知此言 **撼大木者不動則退啜羹者熱則置之** 趙綽諫事

不遜 **撼大木者不動則退啜羹者熱則置之** 趙綽諫事

天子之威欲相 **麥豆不殊何忽相怪** 麥鐵杖竇威嘲

劉耶綽益諫乃止 **麥豆不殊何忽相怪** 麥鐵杖竇威嘲

劉耶綽益諫乃止 **麥豆不殊何忽相怪** 麥鐵杖竇威嘲

鐵杖應聲

豈能艾炷灸頰瓜蒂噴鼻

麥鐵杖嘗謂醫者日大丈夫性命自有所

在一療黃不差

肉飛仙

沈光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值繩絕光日當為上繩取索口

死兒女手中乎斷拍竿而上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

老不旱

殺餘種穢良田

和于子為祀州刺史年八十闕於職務貨賄公行謠日

屈原離騷

之作自是狂人

劉獻之曰觀死其宜矣孔

邪蒿有不

正之名

那峙以經授齊太子厨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日非殿下所宜食

賦名六合已

是太愚

劉晝製六合賦魏收日此賦似疥駱駝

又示那子才子才日

伏而遽令掃門

熊安生周武帝入鄴安生

怪問日周帝重道必將見我俄帝幸

其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

宗道暉好着高翅

輒服以見仰頭舉肘拜於殿上自言學士比三公時為之語日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洛姬婦

也天上造新堂以待辛彥之

辛彥之崇信佛道為潞州刺史有惠政時州人張元暴死

數日乃蘇云天上新建一堂制極崇麗

何顧戲姓

何妥應聲日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眾異之

何妥青楊蕭脊

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陵顏

轅謝含任吐沈

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助我之溫子昇足以

夢人辭去

李廣博涉羣書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日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云

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

遇方相而卒

樊遜行遇輻車嘔眉

更煩君一到數日

醜舍人

荀士遜狀貌甚醜以文并見重

也看封題果是

日之夕矣

侯白字君素有捷才性滑稽

笑日牛羊下來耶

悞尋劉儀回家



訥者亦任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引之而去既扣門臻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曰汝亦來耶子曰漢聖時人稱爲

**治葛** 諸葛穎親倖煬帝出入卧乞代父死 長孫慮父真誤內多所譖毀時謂之

重坐慮列辭尚書乞**禪窟** 皇甫遐子永賢遭母

窟晴霽則營墓積數年墳高數丈窟**衣以蓋形爲覆其褻**

張元性淳至年六歲其祖將元就井浴元曰**狗母爲報**

子爲人所棄元收養之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今爲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見而不收無仁心也未幾狗母銜

一死免置**金銳療日** 其祖喪明三年元常憂泣讀佛經以

前而去乃請僧然燈誦此經仍自求代聞經

日夢老翁以**木鵝** 堯君素大業末通守河東義師圍

墓庭前槐遂枯及**未** 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

於頸具論事勢浮**犬豕同乳烏鵲同巢** 郭世雋太原人

之黃河下達東都**有無母之國** 寶瑗言伏讀新制母殺其子不得告便是

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將我入青雲間**

告死便是子殺**何由得論地上事** 蘇瓊字珍之爲清河太守道人道研資

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來無由**指吏曹爲學生屋**

開口弟子問之研曰每見府君**斷決無疑蘇珍之** 瑒推事多申

大儒講於郡學朝吏文案**戴帽錫** 梁彥光爲

之餘悉令受書時人**刑措不用其何遠哉** 王伽開皇

曰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

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語曰**安定**

百姓呼爲**刑措不用其何遠哉** 未爲齊州

樊叔畧爲相州刺史政爲**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流囚感悅依期而至上驚異悉赦**

之詔曰若使官盡王伽之 王伽釋囚徒期日而至 見李洪

之堪忍 嘗病灸艾炷圍將二寸首 癩兒刺史 崔暹為

史貪暴安忍嘗獵有汲水婦人暹問曰崔瀛州何 荆捶

如婦人不知是暹荅曰百姓何罪乃得此 人或自防無咎榮

人曰燕榮性嚴酷見叢荆命取之以誦捶人日前被杖許者

罪榮曰無過尚 玉人 大業四年藍田山得一 長三四

爾况有過耶 漢文以前無冠幘即是文帝以來製者魏盧元

明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像出則令世延長上大悅

羊腸坂 帝問何處有 贖曰漢地理志上黨壺關有又

謂問一 卜二伏牛 魏紹與郭生俱善占侯景令 何者

知二 紹云火將然烟先起烟色 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

青青牛先起既而如紹言 掘地得龜 陸法

賈子儒善相曰 一尺之面不如一寸 掘地得龜 和至

襄陽城北大樹下掘地二尺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

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

龜乃 嘲王姓 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 嘲盧姓

入草 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為之

也即荅云卿姓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 嘗黃龍湯

為 龍湯士開疾患遇鑿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

勢一舉便盡其 人之多幸國之不幸 恩倖傳論曰古諺有

害自古 鐵弗 北人謂胡父為 陛下既親撫五紘臣何敢不

同百獸 梁主歸請起舞曰 帝八悅 運之字軍走 梁主

號廣運有識者曰 一 謗經 宗如周面狹長梁主答 法華

之曰卿何為 一 如周自陳不謗出告蔡 爾何小人敢呼

大寶大寶曰正應不信法華經爾乃悟 爾何小人敢呼

我名 嘗有人訴事於如周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

如周曰 其人懇謝曰祇知如周官作如州不知

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即不敢喚高句麗是

如周官作如州如周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

日子河伯外孫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

有孕生一卵大五升與犬豕皆不食弃之路牛馬避眾鳥

茹之剖之得男字曰朱蒙其俗言善射也及長眾殺乃

走遇大水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食百濟馬

為橋遂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為姓

之屬出自索離國其王有侍兒姪娠王欲殺之侍兒曰前

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而孕後生男曰高句麗東明之

後有仇台始立國於帶方秦韓新羅本辰韓種亦曰

初以百家濟故號一單者易折眾則難摧吐谷渾阿豺有

適馬韓割東界居之單者易折眾則難摧

以秦人故號一單者易折眾則難摧

曰汝等各奉吾一雙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

曰汝取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

阿豺曰汝曹知不一戮力一悅般幻人喉脉令斷擊

心然後社稷可固言訖而死

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咽

之須臾血止瘡一月復常又無癍痕云中國亦有此草

木骨間蠕蠕姓郁久間始神元掠得一奴髮始齊眉字之

氏大義公主詩周千金公主嫁突厥周亡隋封大義公主

平因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云盛衰等朝暮世道若

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

孟酒常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

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

曲偏傷遠嫁情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隋煬帝親巡雲中因幸

壽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帳望風舉

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者接踵來索辨擊羶肉韋韞

獻酒盃北狄種落論曰五代則獫狁焉心平兩漢則匈奴焉當

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李行

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李行食有奇味相待

素夷坦為士友所稱舅子盧思道深愛之

贈詩曰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

乃衿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李禮之兄弟有器望邢子才為

禮之墓誌云一

時以為實錄

為是宋鵠為是韓盧李神雋於路見狗溫子昇戲之曰

南北史李延壽貞觀十七年表進所撰

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

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初元

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

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共一百八十卷

諸史提要卷第十一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唐書歐陽修宋祁等撰

高祖淵字叔德姓李氏

太宗世民

高宗治

則天墨姓武氏

中宗顯

安四

景龍四

武氏

后韋氏

墓定陵

神

睿宗 旦 高宗子 后王氏 葬橋陵 景雲二 太

玄宗 隆基 睿宗子 母竇氏 后王氏 葬泰陵

肅宗 亨 玄宗子 母楊氏 后吳氏 葬建陵 八至

代宗 豫 肅宗子 母吳氏 葬元陵 永一 肅大

德宗 适 代宗子 母沈氏 葬崇陵 建中四 興

順宗 誦 德宗子 母王氏 葬豐陵 永貞一

憲宗 純 順宗子 母王氏 葬景陵 元和十四

穆宗 恒 憲宗子 母郭氏 葬光陵 長慶四

敬宗 湛 穆宗子 母王氏 葬北陵 寶曆二

文宗 昂 穆宗子 母蕭氏 葬章陵 太和九 開

武宗 炎 穆宗子 母韋氏 葬端陵 會昌六

宣宗 忱 憲宗子 母鄭氏 葬貞陵 大中十二

懿宗 淮 宣宗子 母晁氏 葬簡陵 咸通十四

僖宗 儂 懿宗子 母王氏 后何氏 葬靖陵 大乾

昭宗 曄 懿宗子 母王氏 葬和陵 龍紀一 天復二

哀帝 祝 昭宗子 母何氏 葬溫陵 天祐四

右唐二十一帝共二百九十年

唐書上十二

八柱國 李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體有

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

三乳高祖銅魚符停符使符班銀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

武德二年詔正月五月九禁屠殺不行死刑濟世安民太宗方四歲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天策上將高祖以太

官不足稱乃加號天可汗貞觀四年西北君行墨敕斜

封景龍二年作潑寒胡戲延和傳德避灾所以答天戒睿宗禪

紫微省開元元年改中禮貞觀一顯慶一樂曲豫和順

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樂舞獻祖曰光大懿祖曰長發太

太宗崇德高宗鈞天中宗大和睿宗景雲玄宗大運肅宗

惟新代宗保大德宗文明順宗大順憲宗象德穆宗和寧

敬宗大鈞文宗文成武宗大定昭曩初婦人施一以

宗咸寧又三大舞七德九功上元曩初婦人施一以

帷帽施裙及頸拋籠蜀婦人出禁高髻險粧去眉開額宗文

下詔曆唐曆八改戊寅元一麟德甲子開元大衍寶應百

禁之曆五紀建中正元元和觀象長慶宣明景福崇玄百

鳥裙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裙正視為一色傍視

伏熊枕韋后妹作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楊妃常以

飾而好服黃裙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裹幘頭百官效

時語曰斫頭之工門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斫尚書

頭此斫將軍頭拋家流離唐末京師婦人梳髮以兩鬢抱

以琉璃為釵馴子母相去離連臺拘倒龍朔中時人飲

謂孟盤為子母燕市人皆去天寶末有術士李遐周於玄

又名盤為臺都觀生為詩曰函關馬

不歸若逢山下族鹽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天寶名詩

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就科目者

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涼州甘州之類

皆小藝選舉志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

者也是要

魚一家不置文選

李德裕云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

藝選法四

一日身體貌豐偉二日言言詞辯正三日書楷法道美四日判文理優長長名榜行

引鈐注法

三無坐處斜封授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號言宰相史員

外遺劍中流刻舟以記

張九齡言今声部始造書以備遺忘而反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

何異聖書

裴光庭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平

章事

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子私人翰林學士號內

相又為

塗歸給事中詔勅有不便者螭頭起居郎舍人立殿下第二螭首

和墨濡筆皆即

旌節凡命將遣使皆請驥兵志驥音霍亦

切處號

侍官府兵廢番上宿衛者目曰言侍衛天子

弩也

必日六閑二廐飛黃吉良龍媒駒駉駉天苑為六三量

侍官閑左右共十二祥麟鳳苑為二廐

食貨志量人力而授之田量地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入而

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而不可失失其一則

不能守租庸調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

其二一綿三兩麻三筋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

五之一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世業口分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

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世業口分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

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兩稅德宗相

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兩稅楊炎為

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中丁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

十之一與居者均役以畝定得體歌開元二十九年韋堅

樓下聚漕舟使諸舟揭其郡名陳其所產寶貨時於望春

歌日得體統那耶其後得寶符於桃林陝尉崔成甫更為

諸史是更

卷第十二

四

溺死 **四類** 藝文志唐始分一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也 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

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 **食木子為李氏** 李氏自阜陶世為大理以

官命族曰理氏至紂時理徵以直道死其妻契和氏 **非衣** 與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李

**為裴** 裴氏出風姓周孝王時有非丁仲養馬其孫封翬鄉因以為氏六世孫陵乃去邑從衣為裴裴衣長貌

**長孫氏** 出自拓拔後魏有嵩 **王氏** 自周靈王太子晉廢為庶人其子宗敬時人號

曰王家因 **髮垂過頸** 高祖竇后初生時 **射孔雀中目** 父毅以為一髮垂過頸

妻公主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婚者射二矢中目則許之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

遂歸 **見大馬立舍外** 太宗長孫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於帝 **見大馬立舍外** 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

卜者曰坤順承天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 **救令** 通也又以孫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后妃象也

**國大事佛老異方教** 后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沈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若修福可

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 **女則** 后嘗采古婦皆上所不為豈宜以我亂天下法

**十擬小山篇** 太宗賢妃徐惠八歲曉屬六父孝德使此遇荃柯為今獨 **迴心院** 高宗廢后王氏為武后所誣與

往父孝德大驚 **迴心院** 良娣囚于宮中帝間行至囚所后良娣同詞曰使妾復見天日乞署此為 **武后知**

之促詔杖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令二嫗骨醉 **詔** **母畜貓** 詔到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為貓使武

**媚** 武后初召為才人年十四母泣訣后曰見 **城寓深** 后柔媚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賜號 **城寓深** 后

屈不耻以 **銅甌** 治一為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就大事 **銅甌** 南曰招諫受時政 **太后** 以為美祥 **文俊**

受讖步 **新豐山因震突出** 太后以 **偉岸淫毒** 浮屠薛懷義本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 **寶圖** 武承嗣偽款洛

陽位山變為災非慶也后怒 **寶圖** 武承嗣偽款洛入侍后與私悅之使為浮屠以掩迹

者史是 **要** 卷第十一

入侍后與私悅之使為浮屠以掩迹

武承嗣偽款洛

武承嗣偽款洛



遣人獻之后 聖母神皇 凡人又上瑞石后乃郊上帝自號

號為 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 作十二文 照墨天丙

左曰天授聖圖之表改汜水日廣武 澤左不悟 善自塗

月因星君風臣思人夷 改元長壽 后雖春秋高善自塗

載厚年乖聖而自名嬰 天册金輪聖神皇帝 后加號 七寶 置 於庭金

二齒生 寶馬寶珠寶主兵 天樞 武三思作 紀后功德黜唐典

臣寶主藏臣寶 不相制至是后與三思陞御床博 朝見天日

萬國頌 帝典籌 志忠上桑條歌 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

德 五色雲 禁中謬傳 起后衣笥帝圖以 桑條韋 太史

忤 志忠上桑條歌 破陣高宗歌堂天后歌武媚娘皇

帝歌英王石州今歌 蓋后妃之德專 禁架 葉靜能善

蠶桑也又離釋桑條為四十八代帝大音 采麗益新 婉兒勸

客高醫楊均 天性韶警 上官昭容名婉 善文章 帝修大

善烹調皆入 書館引名儒克選君臣廢和婉兒常代帝及后公主

人穢夫 宅 是時內職皆聽出入婉兒與近 夢大稱

稱量天下 初婉兒上踰月母戲日稱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

張說題篇 開元初哀次其 脫半臂易湯餅 玄宗王后以愛

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 夢神覆鼎 玄宗

為生日湯餅耶帝憫然阿忠后父仁皎 脂粉費 賜諸姨錢歲

初為良媛在東宮時太平公主忌帝媛方娠帝不自安謂 者輒壞復造務 嗜荔枝 如 必欲生致乃置騎傳 五

者輒壞復造務 嗜荔枝 如 必欲生致乃置騎傳 五

家隊合爛若萬花

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

瑟瑟璣非 雄狐

魏國素與國忠亂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

狼藉于道 故香囊

帝自蜀回密遣中使具棺他葬啟 上皇

亦當念陛下

肅宗張后與李輔國誅上皇西 端午日

無怪也唐曰 夢神劍決脇以入

肅宗吳后夢神降介而劍

文尚隱然 一日見三天子

玄宗臨澡孫體孱弱負姆嫌陋

頭言非是帝曰趣取兒來向日 寧受百罔冀獲一真

德宗

視之曰福過其父

樂哉

氏天寶亂失所在德宗即位遣諸沈行州縣物色咨放故

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似后遂迎還上

陽宮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 蕭后求弟

穆宗蕭后生

貸之帝曰吾

終帝世無聞焉

家不知存亡唯記有弟文宗為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太后

謂為真弟帝拜廊坊節度會聞有蕭本又稱太后弟名洪

按治流驪州擢本贊善大夫然太后真弟庸輒莫能自達

本給得其家系會泉州蕭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參治乃

皆妄本流愛州弘僭 欲以學名家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

州而太后終不獲弟 女論語

宋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

皆性素潔鄙薰澤

不願歸人

大家等為顏冉推明 學士先生

德宗召入試文章問經史

婦道所宜若昭為傳

悉畱宮中帝每與侍臣賡

和五人者皆預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 校服光侈略同

呼學士若昭尤通練歷三朝皆呼為先生

至尊 武宗賢妃王氏狀纖頰類帝每畋苑

大福未艾安

語不祥 帝餌方士藥寢不豫帝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答

殉及大漸取所貯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遺宮中白經幄下 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李漢南紀

雄蔚為人剛略類愈敬宗侈宮室 表孔溫業為御史

漢為

船賈獻沉香亭材漢諫曰以

及晚見名溫業 縱艦江中以引救期

已為中丞人以為榮

河間元王孝恭

發夷陵破蕭統於江陵孝恭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棄船資賊奈何孝恭曰統地險士眾若城未拔而援至舟雖多何用令統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而下謂統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已拔江陵矣統內外阻絕果降  
**杯水變為血** 輔公祐寇壽陽詔孝恭討之將發饗士一仗威靈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之祥盡飲眾心為安遂生擒公祐

**為他人所利** 孝恭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嘗曰所居壯麗非為他人所利吾心當別營一區粗足克事而已吾歿後一

**毀徹觀閣** 次子晦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公

**晦遠** 毀之 **帝宗千里駒** 嵩為枝江丞張柬之 **黃阮** 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與獸號其地曰 **平陸** 齊物字道用為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 **賜市書絹以愧切之** 隴西恭鏘然銘曰 詔因以名縣

**集唐詩** 戡字定臣帝所鄙各賜市書絹二百匹以媿切之 **河間之功江夏之** 元白詩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之類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云

**略贊** 可謂 **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齊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 **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 元吉多匿亡命叅軍車曰 三十 **善不虛殼** 霍王元軌從獵遇羣豕 人有短所以見長 與

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元平日無長 **口打賊** 號王鳳問者不解元平日 若王無所不備 **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統** 江安王元祥性庸迷時滕蔣

願行故時人 **給麻二車助為錢緡** 高宗嘗賜諸子米五百語之曰 給麻二車助為錢緡 以滕王元嬰及蔣王貪

願行故時人 **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 鬱林王恪初王蔣弟不須賜 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 吳太宗賜書曰

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外之為君臣 **舉棊不定則敗** 丙之為父子今當去膝下 其念之哉

帝初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  
孫無忌曰——况儲位乎乃止  
大腰腹聽乘小輿王泰

好士善屬文帝括地志  
司馬蘇勗勸泰延賓  
狸齮鳴祐喜

鴨方未反至朝  
四十餘絕其禽獸可擾於人鐵石可以為

器情數為非法帝責之曰  
臨水自鑿不見其首王貞反

未幾紀越  
紀王慎好學與越迎喪祈夢琮與二弟同死桂

及禍既至無封樹乃掃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琮乘舟舟判為

管上有指迹一奇二並使卜人筮之曰屈於文為尸出指

者在洛南洲明口死悌  
武后誅宗室使至行遠先就戮行

直殯南果得之弟誦曰人生在得志勤苦欲何

稱行禮不違非得志何  
故抵輕法補外早歉祿不足養請

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故抵輕法補外  
旱歉祿不足養請

之不違非得志謂何故抵輕法補外  
旱歉祿不足養請

補外不許故抵輕人日不再食且死  
攝州事大飢發官廩

法貶溫州長史人日不再食且死  
賑餓者僚吏請先以

聞臯曰——可俟命哉出則囚服入乃衣冠  
為衡州刺史

殺我活眾其利大矣出則囚服入乃衣冠  
為觀察使劾

貶潮州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欷器  
臯嘗創為

及為潮以遷入告至復位乃言其實欷器  
臯嘗創為

上出五觚下銳圓為孟形所容二豆少則奕博偽不勝  
臯

水弱多則疆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不覆奕博偽不勝  
臯

道古巧于宦便佞傾下游公卿間嘗與病死何可得  
病死何可得

厚進所償故嗜利者多得其權心遂盜美名病死何可得  
病死何可得

而須哭哉許王素節為武后追逮赴都道逢遭喪者  
瑤山

玉彩孝敬皇帝弘命賓客許敬宗等摘采  
得白鴈為婚費

弘如裴有司奏費用白鴈適苑中獲之帝喜曰  
知雨

獲朱鴈為樂府歌今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慚  
知雨

賜第號五王宅玄宗為太子嘗製長枕大衾將與諸王共

之及先天後盡以舊邸為興慶宮賜諸王第環列宮側天

子於宮西南置樓曰——南曰勤政務本樓帝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或與同榻坐或就幸第勞賜相踵時謂天子友鵲鳩頌時有——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樓梯無比者夾日魏光乘作——以為天子友梯之

祥兄弟天生之羽翼嘗賜寧王憲等書曰魏文詩云西山

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巴之四五身體生

羽翼朕每言服藥求羽翼寧如——乎陳思王之才足以

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審音涼州獻曲帝御便坐

未終司馬奪之豈神丸効耶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

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歌詠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

禍帝默然及安史亂卧吹笛憲子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

世乃思憲——云常工乎何故——琵琶聲多琵琶聲少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

絃琵琶樂家以自上順鼓曰——西土樹神搗初生武后以母

也萬回回詭曰此——圖書初隋二禁中——湮放唐興稍

宜兄弟后喜乃畜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

于家既誅為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卒為火焚黃臺

瓜肅宗既殺建寧王倓李泌從容言曰天后四子長弘后

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而賢終為

后斥死陛下今一摘矣慎無再帝愕然時廣平亦為后所

構故泌娘子軍高祖女平陽公主嫁柴紹高祖兵興招二

及之晝婚城陽公主初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

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宴飲以晨思相懽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以決疑若躡禮慢先用乃止握槊丹陽公主嫁薛萬徹懋甚公主不與

刀賜之士喜遂同歸兒不為武官何遠爾太平公上則天

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

前帝及后大笑曰——主日以賜駙馬可乎乃嫁薛紹裹

兒安樂公主中宗遷房陵而定昆池主營第及安樂佛廬

皆憲寫宮省而工緻

者史是要

卷第二

九

過之嘗請昆明池為私沼上不許主自鑿  
定言可抗訂之也累石肖華山陞約橫斜回淵九折以石  
漢水又為寶爐鏤怪  
獸神禽間以粟貝  
公主出降乘金根車  
田莊懿公主下嫁  
以金根代之  
自此始  
鐵簪畫壁記田租  
漢陽公主幸望  
春樓臨餞厭翟不可乘

入上勝承拜  
定安公主下嫁回鶻  
詔百官迎謁故事  
請以主左右  
戴  
趣解雄遠  
李密字玄邃  
散家資養客禮賢不受籍  
鬚帛  
兩襜持命  
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見之  
謂宇文述曰  
為誰曰蒲山公李寬

左仗下黑色小兒  
子密帝曰顧盼  
以蒲鞞乘牛掛漢書角上  
密感厲讀書聞  
不常無入衛  
勤若此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決兩陣之勝我不

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公不如我  
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  
足以警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

如我諫舉大號  
李子雄勸立感舉大號密曰昔張耳諫陳勝  
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臨屢勝  
而郡縣未有應者奈何丞自帝立感笑而止  
將軍礮造

雲旂三百具以機發  
破野頭  
密謂宇文化及曰公家本戎  
石為攻城械號  
飛將  
單雄信能馬上用  
上失德不能諫又虐弑  
飛將  
槍密軍中號  
為賊罵國

祖君彥為李密草檄深斥主闕密敗世克曰  
氣城歷營  
王世充與李密戰有氣  
摸羊公  
竇建德招亡命入高鷄泊  
若城歷營世克大敗

竇入牛口  
竇建德為秦王所潰被重創竄牛口谷初  
其軍有謠曰  
勢小得六至是是敗  
神

箭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自以大箭  
射突厥傳觀以為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武庫世寶  
儀物之首以識武功  
起梁  
隋冠帶悉號  
味之珍寧有

加人者  
朱粲為盜眾十萬專以劫為資於是餒乃掠小兒  
蒸食之戒其徒曰  
第使他國有人我卹無儲

哉噉嗜酒人正似糟豚乞降高祖遣段確勞之確醉戲祭

確悖罵之祭收確于坐并曰君膾人多矣若為味祭曰

從者悉饗之以饗左右豁達神武劉文靜字肇仁見秦

非常人也漢高非兒女子姁姁相憂者文靜繫獄秦

祖魏太祖之徒歟王私文靜挑言曰喪亂方剡非湯武高九不能定王曰安年踰

知無其人哉今過此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耳年踰

四十當貴裴寂字玄真過華山祠祈神裴監唐公即位日

公也呼不非劉季亭長蕭曹刀筆吏比帝嘗夸語曰

名貴震當世微間關行陣我家隴西世姻帝室一呼唱義不賜鑪得自

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胄我與公無媿焉賜鑪得自

鑄四年改鑄應龍之翔雲霧滂然而從贊曰震風薄

物有自然相動耳二子非有踔越之姿高祖受人命至重

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人命至重

死不復生屈突通隋文帝命覆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

海豈容以畜產而戮千五百士帝免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通勁正無

弟益亦以方嚴顯時語曰寧視救字加點楊帝遣名漢王

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又與王審其清者不加郵疑其濁

諒約若璽書召驗麟符合則就道及是無驗云云審其清者不加郵疑其濁

者罪所舉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

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丈夫以

子不能自存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丈夫以

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尉遲敬德名恭諸將疑欲叛秦

讒害良士因賜金日奪稍與避稍執難帝嘗問敬德曰必欲去以為汝資張公謹字弘慎太宗將討隱使與齊王戲少抵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於地曰凡

宗將哭之有司奏帝曰君臣猶琢石為人馬立墓前

父了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卒太

秦瓊字叔寶卒名有豈復快心于一獸唐儉字茂系從獵

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

武定四方帝為罷獵辨謗略唐次久抑不得伸以

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子為三篇上

之德宗益怒憲宗立雅惡朋比嘗覽而善之謂沈傳師曰

凡人君者宜所觀省然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早不苦禱而

書乃論次起周訖隋為十篇號元和荆南州或旱禱解必

雨雨不愁公出游段文昌字墨卿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

西陽書段成式字柯古博學彊記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

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贊曰敬

無復用者著數十篇荔枝圖劉崇龜為廣帥姻

太宗以赤心付之君臣相荔枝圖劉崇龜為廣帥姻

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他

不答但寫與遺刀察囚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

之崇龜字子長與遺刀察囚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

其血乃覺吏捕賈劫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

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羣宰取

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之則清白

二矣崇龜取他囚殺之聲言賈也亡等歸捕詰其狀清白

箴許圍師治郡專以寬部有受賕者不廋詞許欽明被賊

唐儉字茂系從獵

羣豕突出帝射四

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

對曰漢祖以馬上得

唐次久抑不得伸以

為古忠臣賢士罹讒

子為

謂沈傳師曰

荆南州或旱禱解必

贊曰敬

劉崇龜為廣帥姻

以財率

去賈入倡家踐

贊帝王將與

其威靈氣焰

我起晉陽為卿

弟則吉不利於君

彦博善詞令

皆拭目觀之

顏

豈復快心于一獸

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

對曰漢祖以馬上得

唐次久抑不得伸以

為古忠臣賢士罹讒

子為

謂沈傳師曰

荆南州或旱禱解必

贊曰敬

劉崇龜為廣帥姻

以財率

去賈入倡家踐

贊帝王將與

其威靈氣焰

我起晉陽為卿

弟則吉不利於君

彦博善詞令

皆拭目觀之

顏

豈復快心于一獸

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

對曰漢祖以馬上得

唐次久抑不得伸以

為古忠臣賢士罹讒

子為

謂沈傳師曰

荆南州或旱禱解必

贊曰敬

劉崇龜為廣帥姻

以財率

去賈入倡家踐

贊帝王將與

其威靈氣焰

我起晉陽為卿

弟則吉不利於君

彦博善詞令

皆拭目觀之

顏

豈復快心于一獸

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

對曰漢祖以馬上得

唐次久抑不得伸以

為古忠臣賢士罹讒

子為

謂沈傳師曰

荆南州或旱禱解必

贊曰敬

劉崇龜為廣帥姻

以財率

去賈入倡家踐

贊帝王將與

其威靈氣焰

我起晉陽為卿

弟則吉不利於君

彦博善詞令

皆拭目觀之

顏



田二千頃民**膽落**夏州節度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

利之號未嘗心動今日**籠街**正衙押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

避遺補監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則恭不

廣注吏自恣則法壞元和長慶時中丞可止不半坊今乃

至兩坊謂之帝乃詔臺官供奉**生不逢時**

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

**死烏足惜**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者繫親屬三百溫

筠本名岐字飛卿敏悟工辭側辭艷曲多作斷帶為炷

章與李商隱齊名號悟工辭

無逸字仁儉為益州長史所至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

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續

進無逸抽佩刀表疏十數讀過自畏慎每上猶懼

其廉介類如此表疏十數讀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

乃得**戒子孫**李襲譽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

遺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車鐸求鐘太常缺黃鐘鑄

求官吾歿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

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眾

樂遂**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李靖字唐儉

輩何足惜頡利請內附遣靖往迎之又遣唐儉等慰撫靖

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約降行

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哉吾

**雖老尚堪一行**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鳥賊靖

客師致仕居昆明池南喜獵自京南屬山賢長城遠矣李

西澧水鳥鵲皆識之每出翔噪人謂剪鬚和藥

字懋功太宗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

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勤守并突厥不致剪鬚和藥

勤嘗暴疾醫曰用鬚燎須勸友愛其姊病自為粥而燎其

灰可治帝乃自燎須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勤且

老雖欲數進非大勝即大敗太宗曰當今名將唯勤道宗

粥尚幾何非大勝即大敗薛萬徹而已勤道宗雖不能

大勝亦未嘗大女主昌貞觀初太白晝見太史占曰

敗至萬徹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

者已足女主昌

者已足女主昌

者已足女主昌

者已足女主昌

者已足女主昌

者已足女主昌

者已足女主昌

者已足女主昌

酒令使各言小字李君美曰五娘子帝愕然曰何物女子  
 乃此律耶又君美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會御史劾君美  
 謀不軌誅之武氏族志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尙闕閱後  
 后時復其官爵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  
 貨故人謂之賣婚由是詔高士廉等責天下譜謀叅考史  
 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  
 望右膏梁左寒峻合二百九十向宗時言敬宗以  
 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號不敘武后世又李  
 義府耻其家無名更刊定號當時軍功  
 入五品者皆升譜限緝紳耻焉目為勲格禁婚又詔李  
 崔等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李義府為子求婚不得始  
 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皆稱益自  
 貴男女潛相聘天子書癡寶威字文蔚子弟皆喜武力埋  
 不能禁世以為敝云獨威尚文諸兄詆為  
 光鏹采贊云古不賢豪不遭興運聳壑昂霄房立齡字  
 舉進士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表矩曰僕觀人喬年十八  
 多矣未有如此郎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共云光武  
 得鄧禹門人益親太宗曰為吾兒陳事千里外  
 有立齡猶禹也

猶對面語居府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有

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淮安王神通爭功太宗曰立齡細務

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

人哉乃創業守文孰難帝問立齡曰方時草昧羣雄

乘衰亂覆昏暴始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

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

帝曰立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

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怠而亡見守文之不易然創業之

不易既往矣守文之李緯好鬚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

難方與公等慎之部書有自京師來者

帝曰立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集古今家誠為屏風常恐

惟稱緯好須無他語帝改詹事君當為棟梁用杜如晦字

驕侈席勢凌人乃令各取王佐才秦府屬多外

一具日留意如此足以保躬矣願保令德王佐才遷王患之房

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王佐才秦府屬多外

輒斷高孝基異之曰願保令德王佐才遷王患之房

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也 **食瓜美輟半奠** 如晦卒帝痛悼 **黃銀**

**鬼神畏** 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如晦見公泣然流涕曰 **更取金帶送其家**

**長於斷而玄齡善謀** 天下新定臺閣制度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

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 **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人不郵**

**無官患才不副** 如晦弟楚客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中召為給事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

謂非宰相不起渠然耶夫走遠者自近 **而兄與我好** 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

**用隱民**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友謀曰 **蘇賜銀鍾** 秦威以隱者名而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

引為學士嘗侍宴 **自起徹鈎手擁簾** 杜審權性長厚嘗在賦詩尤工

非日入未嘗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 **大賓客或晝小杜**

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 **公與杜棕俱將相棕先進** **房杜致治之蹟不可見** 贊曰玄齡如晦故世謂審權為

可謂名宰相然求其致治之蹟殆不可見柳芳言帝定禍 **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

**房杜濟以文持** **房杜之細** 彼揚已取名時然 **剗切** 魏徵字

眾美効之君 **宗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乃展盡** **忠臣良臣** 徵曰願陛下

底蘊凡二百餘奏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母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

臣稷契臯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

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為聖哲論也 **月而可蓋** **勸我行仁義既効矣** 貞觀中天下大治蠻夷君

不其難 **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我但見其媿**

帝謂羣臣曰此徵 **媚** 徵曰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

舉動疏慢 **臣以為陛下望獻陵**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

升徵熟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好則

邪帝曰然徵曰 **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

者史是更 **卷第十一**

鑽皮出毛惡則洗垢索瘢徵曰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

罪於律外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

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

積翠池帝晏羣臣於此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

禮以保此三鑑帝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心冠以古為鑑可

已過今魏徵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帝本以兵定天

逝一鑑亡矣至慶善僕妾亦不見喜愠王珪

樂則諦玩無數舉有所諷切如此雖已亡必酬贍

玠少孤貧乏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

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奉寡

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公主備婦禮王珪子敬直尚南平

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公主是時諸主下嫁

未嘗行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

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

乃退其後公主降有二客公輔才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

舅姑者自珪始二客公輔才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

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

齡等過其家具酒食歡盡曰喜曰汝貴不疑書檄露

布馬上占辭薛收字伯褒隋內史侍郎道衡子明珠兼乘

未若一言薛收字伯褒諫秦王獵王答曰覽所據磐石以

草制收子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其祖道河東三

鳳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以書名天下

薛稷字嗣通初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

莫能繼外祖魏徵家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做結體道麗遂

又絕品畫新豐逆旅馬周字賓王少孤家窶嗜學入關舍

酌眾異之貧不學儉富不學奢周上疏里聽之纒纒令人忘倦

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然焉肩火色騰

一言可損益蘇張終賈正應此耳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時置太子司議郎帝

上必速恐不能久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高其除歎曰

者史是受

時為中書令 **飛帛書** 帝以賜周曰鸞鳳冲霄必管晏取身

後名 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 **有住宅直二百萬**

初帝遇后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書生無貴竊笑他日周遽以聞詔司給直人乃悟

**禁御史食肉** 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又訟之帝曰我 **夔**

**夔鼓** 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 **品官舊服止黃紫** 於是三

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 **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自周之亡帝

**若素宦于朝**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一芥草茅言

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恨相得晚宜矣然 **筮得鼎** 李綱字

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惜乎 **不獻**

隋宦不進一箴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 **鷹** 李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

乃乖昔旨如其擅 **賜胡瓶** 帝曰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

求使非其才 **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 嘗以張弼脫其死念

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泣悉推家財與之弼

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授

之帝為遷弼 **迴秀風流** 大亮族孫迴秀少聰悟多通賓

中郎將 **產芝草犬乳鄰猫** 迴秀事母孝言若涌泉 **父子繼為宰相**

大理人命所繫胃清直其人哉胃犯顏據 **父子繼為宰相**

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 **高宗賜侍臣飛白書** 至德日汎洪源俟舟

戴胄子至德 **解事僕射** 至德為右僕射

假六翻李敬玄日資啟沃整丹 **多記損心多語耗氣** 劉

誠崔知弟日竭忠節贊皇猷 **多記損心多語耗氣** 劉

諫太口陳移用費崔仁師為度支一數千名太宗海鷗

賦崔湜字澄瀾附太平公主時人危之一門入仕歷官未

嘗不為第一比王謝嘗曰以諷湜不俊

豈受制其年不可及也湜為執政時年二十八嘗暮出端

於人哉致位固可海子我家龜龍湜字潤甫尤工五言詩以慎密字

親署笏端澄性滑稽善辯玄宗賜蒲萄陳叔達字子聰嘗

帝問之曰臣母病渴營仁壽宮封倫字德彝楊素一表

願歸奉之因賜之怒素大懼倫曰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

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耶因大悅素退問

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封郎終當據此素多

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藉惟於倫降禮仙晨帝所裴矩隋煬帝在東都矩以蠻夷

每撫床曰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信

怪伎大陳端門前詔百官都人列繪樓屋邸供帳池酒

林裁縱蠻夷與民交易飲食蠻夷咨嗟謂中國為一玩

禁中樹宇文士及字仁人太宗嘗一士及從旁歎美帝

及日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啗餅又嘗

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啗餅又嘗

以餅拭手帝屢日陽若不妖禽孽狐晝伏夜祥贊曰封倫

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惟姦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足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惟姦畫師閻立本太宗與侍臣泛舟

權懷恩為萬年令賞罰明春苑池見異鳥容

見惡輒取時語曰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伴狀閣外傳呼

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望坐者羞悵流

渠漕所至紛紜是時太史令傅兩絕張知審兄弟五人知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是足鍼孝標膏盲矣蕭瑀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圖之

文性鯁志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謂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言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蕭郎高呼曰疾風知勁人柳顧言諸葛穎歎曰蕭郎楊呼曰升御

草太宗賜詩曰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蕭嵩與陸象先宰相子已有名而嵩未仕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嵩後位太子太師請老修時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子華為侍郎衛幸陛下未厭得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艷其榮

乞身嵩乞骸骨立宗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曰臣待罪宰相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泣帝濟源墅蕭俛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銷兵改容為煩乃舍自放山封優游窮年

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既而籍卒通二無生業聚為盜會朱克融王廷湊亂悉收

用之朝廷調兵不克募市人烏合遂復失河朔取槁梅於厨蕭倣為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貨叢夥不得無惹苴嫌乎

南海多穀紙倣救諸子繕補殘書子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資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倣曰善

白帝祠蕭邁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倣曰善

類所觀異之鐸選士朕選宰相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及邁後為相是與鐸並位年老嘗入對陪殿中邁掖起之帝喜曰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泚筆待也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曰卿無負我

分口占授成岑文本字景仁太宗擢中書舍人號善今日受弔不受賀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江東三岑岑義字伯華與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曰毋遺薦之乃陳畱八俊格輔元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

文章婉嫻

虞世南字伯施

徐陵自以類已

星字

太宗時

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

四平天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宮體詩帝嘗作

莫吾若故負而矜上天見變其為是乎

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試卿耳帝每稱其

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暗疏之無一字謬帝命寫列女傳

博學四文詞五書翰于屏風時無本

學書於智永世南一究其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帝曰

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亡之蓋李百川琅琊之稻藥字

重規七歲父友陸又等讀徐陵文有歎不得其事百

藥進曰春秋鄆子藉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奇童

身老才壯齒宿而意新賦帝京篇太宗三世掌制誥德林

安期十八學士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嚮儒作

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

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為學士薛收

卒名劉孝孫補之三番遞宿閣下命閭二肉譜李守素通

本圖象使亮為贊題名字爵里號地則笑而不答歎曰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

雅目宜有以更之世南曰任彦升通經挫虓虎而奪之氣

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贊曰姚思廉以諸生侍辱王奮然陳大義勇夫悍心

禡駭自却誠使有國家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時政記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姚

史官時政有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記自璿始璿為益

吏貪暴發之無所貸武冠髻高大高祖曰丈夫冠婦人髻

后曰璿能兼之日冠髻在首君象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左士女衣小

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隱玄鄧世隆亡命變姓名南北史李延壽父大師多



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往嘗美失實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盡隋作北史本宋盡陳作南史上之

釀辭刪荒一過以白頭走小生前齊令狐岷貶吉州刺史

岷輕映後出先至宰相自挾所以迴映至迎謁頗快其妻曰君自視何如人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岷不祿首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蘇世長自王世充屬戎器映按之

長曰古帝王受命以此逐鹿豈名長而意之短口正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耶

而心之邪帝嘲曰何一世長曰名長意短傾宮鹿臺非

受命聖人所為者侍宴披香殿進曰此煬帝作邪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

世長曰一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武承嗣兄弟

帝咨重其言據床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官市貴故民直賤孫伏伽為

速禍答曰吉凶命也大理卿時

司農市木種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伏伽曰緣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謂悰不逮

伏伽時人稱其有量始伏伽拜御史先祿內旨而制未出遠矣

子驚白伏伽徐起張玄素為景城戶曹竇建德將殺

天回天之力玄素為給事中諫太宗治洛陽宮帝即詔問

宦立所來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褚遂良曰陛下昨問

又問何曹司玄素出顏若死灰精爽頓盡唐家創業任官

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豈宜復

對羣臣使辭窮負耻責修定本草初于志寧與李勣

其伏節可乎帝悔之本草向矣修之何異邪曰昔陶弘景以農經合雜家別

錄注銘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

增百餘又吐蕃請文籍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

求哀內附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

之賜鍾乳高憑字季輔上書言得失太宗一賜金背

鏡後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天子以四海為家張行成字德立侍宴

太宗語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兼文武兩器孫

無忌字輔機太宗曰朕任官必以才不雖親如襄邑王

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無忌緣后兄愛

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威鳳賦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

得以其故相之功評羣臣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術警悟

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

師道性謹審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

議其所長也謀長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

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

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

未有其比總兵朕行有三褚遂良字登善知起居事太宗

攻戰非所善也日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

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

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遂良所謂多識

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五過

君子哉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何祥遂良曰昔秦文公時

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陛下本封朋友深交者易怨

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曰朋友深交者易怨

父子滯愛者多愆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鳳鳴朝陽自

俊褚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言志初來濟

帝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疏時人喜謂一言志與高智

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四人私相與言志處

俊曰願幸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利曰相或不可冀願

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瀛州書佐入護

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護

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濟父護兒本驍將而濟與兄恒以

租無才術歷將作少接武夔龍造羽鵙鷺時以雍州司士

中何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曰此野人語耳御上官體儀  
史供奉赤墀下豈判佐比平時以為清言  
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一門三秀才  
顯人多效之謂

倫皆高弟神龍領有逆鱗  
太宗謂正倫韋挺虞世南姚思廉  
曰我聞神龍可變以馴然領下有

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杜  
正倫與城南諸杜求  
遂犯吾鱗禪闕失朕慮危亡哉  
杜固同譜不許銜之諸杜

所居號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建言  
與杜  
鑿之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

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直論文思恭歸謂人曰  
與杜

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  
高智周來濟使相工視日來早顯  
而未躡高晚顯而壽

平章事自正一等始  
郭正一等與郭待舉岑長倩魏  
元同並中書門下平章事

雷語  
趙弘智講孝經舉五孝諸  
卜喪  
道於客死柳州後十  
求其喪不得卜人秦訓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  
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

得其實明日有老  
蕭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  
人過問之得矜墓  
楊昉武后時為蕭機字文化及子求訴治先蔭昉方食未  
即判遽日  
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防主子訴隋資可乎

人服  
典選考校  
盧承慶字子餘  
有漕舟溺者承慶以  
其敏  
失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日非力  
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

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懲沸羹者吹冷壘  
傷弓之鳥驚  
曲  
地獄正為是人設  
奕詆浮屠言益痛切蕭瑀曰佛聖人  
也非聖人者無法奕曰禮始事親終

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  
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但合瓜曰

青山白雲人也  
奕年八十五病不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  
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

呼祿命篇  
吕才破陰陽家作  
云長平坑降卒  
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

陳子昂  
薦圭璧於房闈  
贊曰子昂說武后與明堂太學  
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可謂

以脂澤汗  
三柱里  
劉仁軌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  
裴馬  
漫之也

首已是要  
卷第十一  
看

儉與馬載同典選不擇筆墨而書妍捷行儉工草隸帝嘗有能名時號

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士之致遠先器識

未嘗輒書余與虞世南耳

死爾非故也何至是行儉有碼磻盤碎皇怖叩頭行儉笑曰

少吝長名榜行儉典選始設

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人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

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裴光廷懲之因長名榜乃為

無賢不肖據麟之口光廷手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

時語曰戴紅抹額妻師德字宗仁募猛士討吐

師德長八尺深沈有度量人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嘗

有許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

遲之曰為田舍子所西師德笑曰唾面使自乾

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墨汚爾

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婁公盛德我為所

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容

容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武后覺之

卿師德薦也出其奏仁傑婁郝師德恭勤樸忠心無適莫

慚嘆曰吾不逮遠矣

始終與郝處俊相亞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世之言長者稱一榻置笏琳長子儼諫

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一榻置笏琳大夫其羣

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尚何疑

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三戎崔家琳與太子

麟相望歲時以重積其上

祿卿岳俱列榮書名覆以金甌立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

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

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有宰相望欲相者數矣以族

大恐附麗癡宰相楊再思為相水沴閉坊門以讓再思入

卒不用朝有車陷於濘患曰不能和陰陽

遣我艱于行再思謂曰汝兩脚狐張昌宗為桓彥範劫免

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昌宗為陛下治丹餌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

範而賤再思戴令言賦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士愈

諛無耻國奢歲除中宗夜宴謂寶懷貞曰聞卿喪妻今繼

乃韋后乳媪王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為阿

奢懷貞每謁見自署曰皇后阿奢人或謂為一奢音遮

佳吏在僥倖去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眾或

問其故曰前作后國奢後為主邑丞懷貞為侍中附太

刺取所欲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

族弟諫曰公位上袞而厠工匠間海內何所瞻仰不答督

繕益急時語曰或見無鬚者悞為之禮懷貞性諂詐善

用事尤所宗紀處楚客字叔敖與紀和事天子御史崔琬

畏奉一宗紀處楚客字叔敖與紀和事天子御史崔琬

楚客處訥約兄弟兩相解之故世謂帝為五經掃地矣盧藏

明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帝許五經掃地矣盧藏

之欽明體肥據地搖頭眈目帝大笑五經掃地矣盧藏

欽明舞歎曰紙錢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俚俗雲狀

是舉一紙錢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俚俗雲狀

如樹擊乎曰帝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可白楊多悲

風蕭蕭愁殺人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廷示契苾

仁驚悟更三戟張家皆立載號三人孝童王方翼早孤哀

植以桐射朽木嘗夜行見長人丈餘著白衣自標顯薛仁貴太

仁貴欲立奇功乃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號將太宗

賊遂潰帝望見馳問先鋒白衣者誰召見嗟異號將太宗

貴曰朕不喜得一將軍三箭定天山時九姓眾十萬餘令驍

遼宗喜得一將軍三箭定天山時九姓眾十萬餘令驍

者史是英卷第十一

三六輒殺三人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坑之轉討

積北餘眾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壯士

長歌入脫兜鍪見之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

漢關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辭吐不屈程名振太宗征遼

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思解左右曰房玄齡

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朕一切捕

誚讓而奇士哉前賈後張張仁愿為洛州長史會多盜一切捕

有敵熊虎相王駿氣貌偉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

也王義方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誓水既吉安丞道

取徵薨乃取之人問其然曰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

酒脯請福義方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

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時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

其此佳樹得無欠償乎中樹復名主人買宅後數日愛廷

不貪員半千本劉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王義方

如此員半千日五百年一賢者生子宜常之因名半千字

榮期兵家三陣高宗問半千曰古謂星宿孤虛天陣也

然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

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

和為人陣以文雅粉澤不專任吏有清白節事五君一

帝曰善以文雅粉澤不專任吏有清白節事五君一

衰樂山水自放遊堯山飲乳韓思彥字英遠巡察益州有

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救

廚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曰捉搦韓琬疏不務省事

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輟訟捉搦而務一捉搦者

法也法設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夫一今刻薄吏

而滋章能引者也則解陳篇希恩奏記誓報薛登論一故俗號

者不見其人求瑞雲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羣臣以

也瑞雲瑞土求禮日冬月雷渠為一耶今日乃見君子

之心始韓琬為高郵簿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

欽緒擢其文異形如死灰心如鐵石唐臨字本德為大理

等說日卿斷囚不寃乃自述

其孝曰靈夔吼鵬鶚爭石崖墜壯士怒唐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

為警衛故曲有贈佩刀玉帶張文瓘字稚圭為并州

入朝僚屬皆餞勸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

以疑詰勸曰若某允豫少決故贈以佩刀若某放誕少檢

故贈以玉帶子才無施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初同列以堂

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萬石張家父子皆至三

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徐有功曰

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死仁恕過漢于張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

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思苦神竭崔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

而之死時河東三絕韋皋善判李亘工書徐摸稜手味道為

謂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曰決事不欲黃卷中

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方與聖賢對秋仁傑字懷英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

詰眾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曰何暇偶俗吏語耶滄海遺珠間立本云君白雲孤飛仁傑登太行山反

舍其下瞻悵久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蘭仁基曰狄妬女祠之雲移乃得去

帝幸汾陽官以道出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雨之變長史李冲玄更發卒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

師灑道何妬女人君惟殺生柄不可以假人太學生謁急

避耶止其役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傑曰

杖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后納其言雙陸不勝無子也后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

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陛下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孰親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郝處俊副李勣為總管

附始后悟音伎分東西朋上元初帝觀酺時赤縣料特銳擊之虜却與太常詔雍王主

東田王主西以角勝處俊曰二王春秋少乃分  
朋造黨使俳兒優子爭負勝非所以示和也 貴如郝許

富如田彭 處俊與舅許圜師俱宦達鄉人 急趨者無善迹  
田氏彭氏以高資顯語曰 史官權重宰相 敬則史藁

朱敬則上疏曰 促柱者無 史官權重宰相 敬則史藁  
和聲打溺不規行療飢不鼎食 史官權重宰相 敬則史藁

歎曰 史官兼制生死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朱仁軌誨子  
生人史官兼制生死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朱仁軌誨子

讓畔不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贊曰武后攘神器仁傑蒙耻  
失一段 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贊曰武后攘神器仁傑蒙耻

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 寶章集 王維字方慶  
呂溫頌曰 潛授五龍夾之以飛 寶章集 王維字方慶

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太宗求之悉上送今唯一  
軸並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

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  
從祖獻之等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徧示羣臣詔崔融序

次號 盧陵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 方慶為相時子為  
復賜方慶 盧陵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 方慶為相時子為

君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 動搖山岳震懼州縣 韋思謙名  
日盧陵陛下愛子 動搖山岳震懼州縣 韋思謙名

行爲監察御史常日御史 明目張膽 褚遂良市地不如直  
出使不能 爲不稱職 明目張膽 褚遂良市地不如直

或弔之思謙曰 吾狷直觸機輒發暇恤身乎丈夫當 公非  
敢言地要須 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耶 公非

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 鵬  
池 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 鵬

鸚鵡豈衆禽偶 爲御史大夫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  
鸚鵡 爲御史大夫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 鵬

特立 奈 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舩艤 韋承慶上疏  
何屈以狎之 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舩艤 韋承慶上疏

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 清虛原幽棲谷 韋嗣  
若亟毀而敗是底朽木乘膠船也 清虛原幽棲谷 韋嗣

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因封 木柘森盤 嗣立獻 吾受命不  
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 木柘森盤 嗣立獻 吾受命不

私神豈害我 陸元方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 陸公加  
人懼元方曰 趣使濟而風訖息 陸公加

於人一等 陸象先與崔湜並相議論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  
高簡爲時推向湜曰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

之爲煩耳 象先曰 第澄 真清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  
其源何憂不簡邪 第澄 真清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

者史是矣 卷第二十二 七



最方吏言狀言某疆清  
某詐清唯景倩  
方外十友  
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

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  
承禎釋懷一時號  
僕不去曹囚無死法  
李日知為司

為酷日知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執  
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  
錄事意與天

通州司馬折威風  
杜景佺為益州  
球叅以房嗣業徙州司

佐日公未受命何急數日祿耶  
此左右罷去吏歌之曰  
子翼晉人人都不憾  
劉子

直嘗面折僚友短無  
餘警李百藥曰  
劉孟高郭  
劉禕之孟利貞高智周郭

洛水餘石豈盡能反耶  
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  
水土一益有

膽大於身  
丘悖上疏抵昭德曰臣觀其膽  
水土一益有

爭乎  
吉頊對武后曰  
日無日以為塗有爭乎日無日  
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  
三列宿  
韋湊為庫部

並封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  
謙兄主爵季武  
以計勝色者昌  
韋諤諫立宗殺貴妃以安

戶部二妙  
韋知人為戶部郎中善裁剖  
郎官家  
自叔謙後

數人世  
此兒必大吾宗  
韓思復祖愛  
識清貌古  
初鄭仁傑

隱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  
嘗曰  
恨仕不及宰相也  
里人呼坊門為宰相  
宋務光

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  
坊門豈一市能感發天道哉故  
蘇莫遮  
呂元泰上書

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  
安  
包炎產毒  
裴潁諫餌丹

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哉  
安  
包炎產毒  
日金石性託

酷烈而燒治積年  
大和通選  
潁嘗哀古今詞章續文選號

不取其隘  
蓬敢之生  
臣非以邀寵顧  
以下摩上士所

甚患  
贊夫  
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  
直逆之似傷道行之不  
魯三桓鄭七穆  
初崔日用自言明

切時此言事常弊也  
魯三桓鄭七穆  
左氏他日學士大

集口用折武平一日一奈何平一日慶父叔牙季友桓  
 三子也孟孫至冕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  
 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子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  
 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  
 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  
 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不  
 知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  
 用日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諫日伏見四夷之樂比來日益流宕始自王公稍及閭巷  
 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  
 蹈舞名曰夫禮嫌而不進  
 則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請罷之  
 十二善屬文薛  
 元超日  
 相器 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  
 貞尚一孝謹又俱以文章  
 自名同為一集號  
 蘇賈 賈曾蘇晉同掌制誥  
 兩朝  
 盛典皆出卿家父子手 賈至字幼鄰立宗初傳位至當撰  
 冊帝日昔先天誥命乃父曾為之  
 保桑梓者鄉里舉焉 至議選舉日  
 在流寓者庠

辭今命冊又爾為之  
 可謂繼美矣  
 序推 今復得子矣 白居易字樂天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  
 焉 失日吾謂斯 醉吟先生 居易弟行簡敏中友愛東都所居  
 文遂絕 香山居士 暮節或浮圖道經 九老圖 與胡杲吉叟  
 八節灘 號 真張渾狄兼謨盧貞宴集皆 詩一篇易一金 文章精切最  
 高年不仕人慕之繪為 詩一篇易一金 文章精切最  
 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 元  
 傳鷄林行賈售其國相率 甚偽者相輒能辨之

白劉白 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之無兩字 生七月能展  
 雖百試不差九歲暗識聲 君之才當自光大 桓彥範字士  
 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 誅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仁傑日 三思杙上肉爾 諸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母卹于初 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日一畱  
 為六子籍手季昶歎日吾無死所矣後三思盜朝權同功

雖百試不差九歲暗識聲 君之才當自光大 桓彥範字士  
 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 誅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仁傑日 三思杙上肉爾 諸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母卹于初 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日一畱  
 為六子籍手季昶歎日吾無死所矣後三思盜朝權同功

雖百試不差九歲暗識聲 君之才當自光大 桓彥範字士  
 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 誅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仁傑日 三思杙上肉爾 諸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母卹于初 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日一畱  
 為六子籍手季昶歎日吾無死所矣後三思盜朝權同功

雖百試不差九歲暗識聲 君之才當自光大 桓彥範字士  
 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 誅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仁傑日 三思杙上肉爾 諸武薛季昶日二凶雖誅產  
 母卹于初 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日一畱  
 為六子籍手季昶歎日吾無死所矣後三思盜朝權同功

者桓君也喜入先語薛季昶剛烈然以為語遲者神

定楊元琰字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胡頭應祝敬暉

三思所撰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還官封

中宗不許暉戲曰以多髯似胡元琰曰功成不退懼

亡我不空言後暉葬尊銘崔煥博祿經還調吏部侍郎

等死元琰獨全張東之雖老宰相才也張東之字孟將以賢良

廟器故以題相命一為荆州長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

曰陛下求文章資歷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

與成天下之務哉用之必盡節于國他日又求五王

人仁傑曰臣薦張東之宰相而為洛州司馬非用也崔彦範扶陽敬暉平陽袁恕已南陽回波舞崔日用侍宴

崔玄暉博陵張東之漢陽皆郡王皆適時制變婉

為平生所事不專始謀日用曰吾皆適時制變

息不訾王毛仲為監牧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

一隊相間如天下二柄文武而已魏元忠疏曰今言

繡天子才之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

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夫才生於世世實

須才何時不生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高宗問朕何如主

才何才不資世元忠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

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

我適用之聞其死元忠曰劉藏器行副于才臣猶鹿羅織

今七十為尚書郎徒嘆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之吏如獵者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鷹頭蠅廟垣鼠豎

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韋安

人眾所畏懼所謂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歎曰見韋陟員推韋

乾封尉蘇良嗣狀陟為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以鳥羽擇米陟性侈

狀支使韋元甫上書奏時號以鳥羽擇米縱窮治

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每食視庖中所郇公五雲體

棄心不減萬錢宴公侯家極水陸曾不下筋

者史是矣

卷第十一

三

以二采賤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雪

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號一幾至韓亦不失恭韋斌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

假四十萬錢以治喪郭震字元振十六為太學生家送

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錢四十萬會有表服者叩門自言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

舉以遺之無少吝不質名氏自唐距國夢人遺雙筆李嶠字巨山為兒時文章宿老嶠

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初故事

臺無長官蕭至忠為御史時大夫讓諸御史彈事不吝至

大夫又天子嫁女皇后娶婦至忠以女妻皇后舅子崔無

誰白哉時謂源乾曜貌言類蕭至忠玄宗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

類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隨駕隱士盧藏

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其始不謂之賢哉

子潛隱終南少室二山時仕塗捷徑耳司馬承禎嘗召至

有意當世人目為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鼯鼠盧若虛多才博物有

徐曰以僕觀之藏用慙鼯鼠獲異鼠者豹首虎臆

大如拳謂之鼯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時當爾耳韋巨源以

慎所謂豹文形小一坐驚服時當爾耳吏部尚書

同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八

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曰吾等誠負

天下巨源斯食鐵石人和逢堯使突厥默啜曰漢使袞袞

不知倦姚崇字元之玄宗咨天下願以十事聞崇知帝銳

設事以堅帝曰臣帝曰宜遂相朕願以十事聞于治乃先

臣敢辭帝意曰試言之朕能行崇乃謝戊任崇以政大事

吾當與決崇嘗於帝前序進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

虛懷納誨者帝曰至用郎帝愛崇不私而薄知古魏

者已是要

卷第十一

三

揣不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多欲寡慎是必以事干魏  
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及聞乃大喜問安得之對  
曰知古臣所薦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  
**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苟免**  
宋景

耿介有六節張易之誣魏元忠張說為驗景謂曰  
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救子與子偕死  
**公**

**第一人何下坐**  
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  
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  
璟階六品居下

品卑卿謂**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  
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

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奈何謂五  
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  
**教廣人陶瓦築堵**  
廣州人以

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宇利而無患災  
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言  
臣之治不足紀廣人

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諛諂欲釐正之帝許停  
**凝遠**  
相務清政刑官皆任職  
**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贊曰唐史臣言  
二人道不同

也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唐三百年輔弼不為少  
**吾忝州牧**

**高下自有體**  
蘇瓌字昌容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  
過待小  
**襪被自將**  
為揚州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  
**多識**

人乎  
**臺省舊章**  
環明曉法令  
**燒尾**  
時大臣初拜官獻食

不進及待宴宗晉卿嘲之環自解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  
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  
職不敢  
**一覽千言輒覆誦**  
蘇頌字廷碩  
**一日千里**  
馬載曰

是已  
**父子同在禁筦**  
為中書舍人時環同  
**丐公徐之不**

然手腕脫矣  
立宗平內難獨頰在後閣書詔填委口所占

**思若涌泉**  
中書令李嶠曰舍  
**方美官缺每欲用卿**  
拜中書

日  
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  
**給食自頰始知**

象  
九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無易卿者

者  
已是更

者  
已更

者  
已更

制口給政 **蘇李何媿前人** 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

事至即斷盡公不顧 **燕許大手筆** 與張說以文章顯稱 **敘事外**

私則今丞相過之 **自為文章** 李德裕著論曰近世 **帝后不志碑** 詔立靖陵碑

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 **吾家有子** 子震彊學類曰 **肉非黃**

測說曰 **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說持節慰安阿不思等

致命亦吾效死秋也 **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玄宗置酒集

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為集賢殿乃改麗正書 **鬪羊** 帝欲事

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 **所為必使視草** 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

將日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權焉 **帝好文辭**

宗臣 說敦氣節立然許於君臣朋友大美甚篤 **帝好文辭**

所為必使視草 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

一王 **江山助** 岳州詩益悽婉人謂得 **學士本無大**

稱帝欲授說大學士 **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 陸堅以學士

日 所費細而所益 **注均考** 子均亦能文為中書舍人

大陸生之言未達也 **子賜學士也** 說次子均尚寧親公主玄宗即禁中置內宅

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時不以私 **婦翁遺壻非天**

再世稱賢宰相 贊曰蘇瓌蘇

類 盛矣

者史是要

卷第十二

三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終

卷內忠臣良臣起至明珠兼采未若一言止共十四

條 臣張英纂補

諸史提要卷第十三

唐書中十三起列傳第

兼直愛者其魏公乎宋璟聞魏知古卒曰叔向古遺直伴

食宰相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故奉身之具止一布囊

懷慎清儉雖貴而妻子寒饑祿賜於故人親戚隨散輒盡

赴東都掌選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簞單籍門

不施蒸豆兩器日晏設食題贊廳事子負修整有清

史玄宗西還次陝嘉其美政日專城之重分國寶不

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日寶一陸家風

陸家風並見南山可移判不可搖李元縉字大綱為雍州

天下嘗與民競禮元縉還之民長史竇懷受紙百番杜暹

貞大驚趣改之元縉大署判後日遺金陰埋幕下按

言五共十四



西空厥虜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不歷都

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張九齡字子壽上言不歷都督

卿不歷縣令雖有善遺劍中流契舟以記又言始造簿書

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後出詞人之冠張以親重之與通

求是所謂一者也芝白雀母喪毀不勝哀一巢家樹

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危因帝賜白羽扇

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笏囊九齡體

藉故事公卿皆播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風度能若九齡乎

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

帝每用人必曰千秋金鑑錄上事鑑十章號江公天下稱曰吾雖瘠天下肥矣韓休為相帝引鑑不

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

朝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去之帝曰且蕭嵩每啟事

退而思寢必安五衣裳茵衽十年一易子性節儉甚

用休社稷計耳暑不執扇居處門當列戟不忍壞第門當列戟以父時第

陋薄取庇風雨先無挾廡弟洞稍增之混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

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貌類

父不視鑑混子臯字仲聞貌類廣陵散止息臯知音律聞

嵇康之為是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亾自廣佳客張嘉貞御

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乎吏以

嘉貞對召見咨以事條析理分循憲大驚請以其官讓寧

無一官自進賢耶后曰秀偉奏對偏因曰草茅之人未

觀朝廷儀今天威咫尺如隔雲立宗欲相嘉貞忌其名立

則戶

裴伯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援姜皎比請加詔杖張說固爭嘉貞不悅說曰非可長保若貴臣盡

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地乎

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所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

靜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事故語曰

出瑞錦以示和解

子延賞與李晟宿憾既而宴禁中德

宗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成因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

內含怒今不許

武夫盃酒解惡儒者難犯

並見

奏議有宰

相體

德宗待延賞厚稱其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

天下無事

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

一軍中以氣

三相張家

先第在東都盛麗

鳴珂里

嘉貞為相時弟

嘉祐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上朝軒蓋騶導盈間巷號所居坊曰

出二息補外以示自

近始

源乾曜為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詔可令文

武官三人父子兄弟

堂封自此始

議者言執政同休戚不在京者分任于外

書門下共食實

唯唯聯署

為相十年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為寬平惇大故鮮咎

悔

張氏三世宰相器有所窮

贊曰窮於伎弘靖窮於權惜哉

後來王粲

蘇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

朱點頭

晉與齊澣更典二都

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庭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

點頭者

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

尹思貞為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

為語曰

蠶歲四熟

治州有績

抗聲析句

敬

等表詣武不宜為王畢構當讀表

寡婦告子

李傑本名務光為河南尹寡婦

有告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日子法當死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捕道士按問乃與

婦私不得逞傑

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夫尚衣奉

御一孫昕素惡傑遇于道與楊仙玉共何所事為忠鄭惟

殿辱之傑訴曰帝怒詔斬昕等對皆不合惟家鶴膝戶犀渠忠以

制舉召武后問舉者對皆不合惟家鶴膝戶犀渠忠以

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家鶴膝戶犀渠

禁嶺南戶不得畜兵惟忠曰為政者因其俗阜鵬

且吳人所謂此民風也禁之得無墜乎阜鵬王志

左臺侍御史以剛鷲為治許舍人文得中和氣許景先與

所居人吏畏懼呼為治許舍人文得中和氣許景先與

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班公是

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班公是

行若登仙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

為大理少卿過汴州倪若水餞于郊席公席豫字建侯典

謂左右曰吾恨不得為騶僕席公選六年拔寒士

多至臺閣當時書不作草字豫與子弟屬吏或曰此

推知人號書不作草字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

况大詩人之冠冕立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條落則木

事耶齊澣字洗心為蒲州司法有父子連坐解事舍人姚崇

枯論死澣曰奈何俱死卒貸其父

用澣為中書舍人給事中論駁及詔誥皆才稱其官裴守

援準古義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高宗時吏部號稱職

太常博士善容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老裴行儉馬載及睿

宗時盧從愿李朝隱多田翁字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

為有名故號多田翁功為考上下從愿不許融恨

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醜者因人所利

自此薄之曰為後欲為相卒以是止醜者因人所利

合釀為歡睿宗賜醕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嚴伏獵侍

郎戶部侍郎蕭昺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蒸嘗伏

甫臘乃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平乃出昺林

之真嚴挺之子嚴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

就英寔碎其首左右驚白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蜀道

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蜀道

難房瑄以故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霹

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乃為房與杜危之也霹

震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甚少刺史李崇義內輕之曰

者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甚少刺史李崇義內輕之曰

者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甚少刺史李崇義內輕之曰

之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一日碧鶴雀潤州刺史

畢與奪當理由是名動一州號見人於後圃瘞藏者訪諸吏乃參軍裴寬居也

日寬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為餉不敢自欺故瘞之

族人皆笑呼為女明日憚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瘡而長

以貌求人禮部言忌日學廟心用樂寬自

卒妻寬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

而不奏張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裴謂時禁屠殺

說善之羊謂列奏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謂笑曰尚父

爾吾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陽嶠為御史或曰嶠不樂抨

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撫孤姪與子均嶠吾備位方伯而心亦

昔時一尉耳嶠常曰年頭月尾孤經絕句楊瑒字瑤光奏

不質大義乃取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吾自

性分不可易李尚隱為廣州都督還人或袖金華山生金

采之可以富國李適之為相與李林甫爭權林甫陰賊好

他日白帝帝問林甫林甫曰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欲粟

賤追李峴李峴為京兆尹為政得人心後吾有勉乃知朝

廷之尊李勉字玄卿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

不恭帝歎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德

問勉曰眾謂盧杞姦邪朕顧置餘金棺下勉少貧狹客梁

不知勉曰時避其對無知者幸以此葬我餘自響泉

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後其家謁勉共啟墓付之響泉

韻磬勉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賦日五色李程字表臣

拔士流八博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十月始

裘不可改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欲改月左右稱善程獨曰玄

宗著月卿朝廷羽翮也程辨給多智然簡悅無儀檢最為文宗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

前一車載斗量杷推梳脫劉子玄名知幾言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

史通子玄自以見用而志不遂乃著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史有三長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梗柁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

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幼女搏虎劉餗為欽州刺史野媪將

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朝有諷諫猶髮有梳吳兢云自免觀察使表治有異行

知者為難太宗謂宰相曰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良

史兢敘事簡核號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為肥鄉令述

也為儒宗常載書數車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與語前世事述復詳諦如指掌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

日也本求茂才乃得遷固述舉進士時方少儀質陋悅考

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開元譜述好譜學見柳冲所

未畢他唯命之問曰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黃墨精謹皆手校定

源流為詳乃更撰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韋趙兄弟人之杞梓韋氏之顯

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

有述述與弟道對為學士與廸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口補侍臣圖贊蔣又字德源德宗登凌

張說嘗曰漫缺行纜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知者遠召又至答曰此

聖曆中侍臣圖贊口以誦補不失字曰世南默寫列

女傳不如子可使我急賢諸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沈傳

是過矣子言舉進士時許孟容權德輿樂推轂士號權許孟容曰

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孟容可闕事不可多事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

日遂擢第可闕事不可多事及事官屬白易之傳師

曰誠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釀不綱淺則入

倫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張守珪為

不得騁耶亦有待於後耶何流木修堰

守珪不可茲常渚雪水溉田是時渠竭為虜毀材木無所出瓜州地沙

修復堰州人神高償馬直王忠嗣至互市諸

之刻石紀事高償馬直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

得體紇那歌先是人唱有揚州銅器語韋堅治運渠

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陳其上若廣陵則銅器之類陝尉

崔成甫以堅輸物與歌語叶更為得寶歌自造曲至是衣

缺騰衫錦半臂絳冠頷立艦前倡人數百得寶歌見此貌

皆巾幘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帝大悅得寶歌上此貌

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楊慎矜兄弟友愛儀幹皆秀偉標

弟皆六尺餘胡不使鷲擊狼噬王鉞數按獄深文李

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餘使中外

附已者以鑿險刻故倚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餘使中外

之使所摧陷甚多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餘使中外

畏其權鎮於第建大院自雨亭日不能偏至以寶鈿為

文書叢委吏爭入自雨亭日不能偏至以寶鈿為

井幹引泉激擾民竭利贊曰夫民可安而不可擾竭利可

雷號哥舒翰遇吐蕃枝軍為三行從熱洛河翰與安祿山

段槍山差池下翰持迎擊輒靡熱洛河翰與安祿山

帝使高力士宴三人和解詔尚食狐向窟嗥不祥祿山謂

生擊鹿取血淪腸為以賜之狐向窟嗥不祥祿山謂

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

諺言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議其

胡怒罵曰牙干折祿山反帝以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

突厥敢爾牙干折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衆

惡之遂敗其子曜討李希李郭稱光弼與郭子儀齊名世

烈帝祖之是日又敗李郭稱光弼與郭子儀齊名世

第一氣色益精明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母有鬚

鬚數十長伯儀雖敗其忠可錄張伯儀討李希烈中流矢

五寸許伯儀雖敗其忠可錄張伯儀討李希烈中流矢

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

身若以亡敗為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

者史是更卷第十三

遂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柏良器字公亮父友王奐見之

曰爾乃薦之始能古良將風贊曰李光弼毅然有工於料人拙於謀已及困於口舌不

母至孝讀班固漢書異六庸人武夫者工於料人拙於謀已能以忠自明奄

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不圖今日復見官軍郭子儀從

安而身益危所謂國家再造卿力也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

夾道呼曰幼國家再造卿力也上勞之曰僕固懷恩說吐蕃

年執安守忠以獻詔百官迎果吾父也同紇等三十萬入

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果吾父也同紇等三十萬入

寇召子儀屯涇陽身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曰郭令公

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故我從

以來彼欺我乎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

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

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魚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

外懼有變及入帝嗔之號泣曰臣久寬厚得人子儀與光

主兵不能禁士人之墓今寬厚得人子儀與光

子儀人臣之道無缺焉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緒

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四美器各園甲館

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不忠貫

能盡識至問安頌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始終忠貫

日月神明扶持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白

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然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

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

由著雖齊桓晉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益一世而上不疑

文比之為福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益一世而上不疑

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唐史臣裴垍稱誠知言子

陌刀李嗣業安西軍中初用而嗣業尤善每神通大

將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至誠所感疏勒城一隅地屢

先鋒加特進虜號築輒壞嗣業祝之

有一龍見因其處菴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  
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  
之抵穹壑識解醒具入朝賜酒立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  
者以為一解醒具入朝賜酒立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

漂血斗渠馬璘破吐蕃斬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李抱真

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表有幕府嘗語左右

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

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

死盤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

益服三千丸風度沈整房瑄字次律疏巖剔藪玄宗有逸

卒年六十二以瑄資機算詔總經度箝索虜情辭吐華暢奉册靈武見

驪山為天子游觀大言無當非宰相器賀蘭進明曰

皇所以傳付意田道當帝改容肯為陛下待之厚孰貞瑄以忠諫自奮片

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言信主而取宰相必

備實不副則嘗於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

宰而倉卒濟難幸敗隙生陷於浮熏權近希進取復狂縱

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張鎬字從周儀狀瓌

多招術家言已三十視經史猶漁獵天子之福要在養人肅

當得宰相以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天子之福要在養人肅

引浮屠禁中號內道場鎬諫曰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

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

聖內道場上見是子精神要大於身李泌字長源開元中有

慮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

類若者曰臣舅子李泌即召之帝方與張說觀奕說賦方

圓動靜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騁材靜石得意說賀得奇

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石得意說賀得奇

童帝曰奇童上見小友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  
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  
美者乎九齡驚謝呼為一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  
肅宗即位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  
事肅宗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眾指



曰 帝聞 養和 泌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

破桐葉以進 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之帝博問

臣之分不可復合 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 是時州刺史

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 薛邕曰左丞貶歙州家

以不赴取罪泌以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 宰相造命不當

言命 德宗言建中亂乃命當然泌曰夫命者已然之言

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中和節 帝以前世上已

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二月名節泌請廢正月晦以

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丑間釀宜 東壁圖書

府 月餽東壁泌曰 當之矣明年果卒 安有枉靈駕以謀

身利 德宗除巫祝代宗將葬輜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 春

秋啟塞從時何魁岡為 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 其

功大於魯連范蠡 柳玘稱兩京復 家傳十篇 且死恐先人

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 泌之為人也異哉 贊 其謀事

握筆著 行于世 泌之為人也異哉 近忠其輕去近

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

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時獻納為不

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居

耶德宗晚好鬼神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 居

鬼谷 家傳言泌嘗 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

與有為 曳白 苗晉卿字元輔掌銓以張翊為第一翊中丞

終日筆不下 望縣門輒步 晉卿壺關人為採訪使過壺關

况父母邦乎 宰相對小延英 代宗立晉卿以年老蹇甚乞

閣小趨為御小延嘗為父碑有賊不傷松檟賊入

英自晉卿始鵲巢碑上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再秉政出入七

氏松檟獨無傷百官簿最一省無遺曲貸中傷晉卿十

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練達事體議者比漢胡廣

堅祭垂向呂稷望咸陸贄欲進祭官帝曰晉卿攝政有不

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贄言王者爵人於朝刑人

於市與眾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

斯謂中傷若以晉卿姦邪祭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

見誣亦宜擢祭以示天僕射巾裴冕字章甫性豪侈每廣

下帝然之而祭終不顯會賓客不能各其饌自製

巾子工甚人爭此等自謂清流裴樞為朱全忠所殺投屍

效之號投諸河水為濁流超拜同姓名者崔敬嗣中宗在房州敬

全忠笑而許之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鼉集城門鄧景

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淮南節度使有鄧瑛曰介

物失所次其有兵乎宋州反待上賓惟豚魚景山清約

過草具用器止烏漆而巳爨塵滿席楊綰字公權少孤家素貧事母

如也不好立名有閣老故事舍人年久考為十一其公廡

所論著未始示人品裁清允遷吏部人服其公釐補穿敝唯結

初拜相士相賀及薨帝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結儉

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盡造之經詰微趣晦者一見即

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詣其毀堂皇減騶從音樂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俊

吏八八百員元載用事非賄不與官常袞當國懲其弊凡

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莫不諧允帝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對曰進擬必悉其才

行如不問知何由待實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神策軍使王

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李正已所獻就賜將士

祐甫曰無足慮召駕鶴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洽士

心若不用彼自歛怨又使諸藩不以朝延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議者趨之手弛檻縶縱虎狼

焉贊崔植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去聖教為異

術不若速死柳渾字夷曠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代

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德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宰相

職耳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卿儒士乃知軍

兆尹承大化尹富求令長親細事

戎萬里情乎渾瑊與吐番盟渾瑊曰五帝無詔誓三王無盟

儒生未達邊事夜半奏吐番劫盟將校覆沒帝曰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張延賞

渾守正遣人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則位可久渾曰為言謝張公柳渾吾等視柳宜城真

拘俗之人哉渾警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

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歎曰當饋而歎恨無蕭曹韋處厚字

歎曰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相乃此馮唐所以謂漢文不能用頗牧也姿

狀如甚懦者處厚居亦循易至廷爭疑然不可回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裂裳濡血路隋字南式父泌德宗

善時人亦譏其太廣裂裳濡血路隋字南式父泌德宗為詩以氣質自高高適字達夫年五十始為詩即工年

五始為詩見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元結

祖一歲孤祖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  
過四十親姪疆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每灌畦

掇薪以為有生之一第恩子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  
役過此吾不思也

楊浚見其文曰一哀丘結為山西參謀瘞戰死猗玗子  
耳有句得子是賴

少居商餘山逃亂入浪士後家灤瀕乃漫郎為浪者亦漫  
猗玗洞始稱

為官乎呼聲叟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  
為不相鈞加帶笞笞而漫叟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

盡船獨聲櫂而揮車漫叟乎公守著作不帶笞笞乎又漫  
浪於人間得非聲櫂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

聽從於時俗不鈞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  
不慚帶乎笞笞言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櫂於

隣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  
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

待乃為語曰能帶笞笞全獨而保生能學聲櫂保宗而全  
家聲也如此求良吏不可責文學薛珽時詔舉堪刺史縣

漫乎非邪疾苦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巡對德宗疑下  
文辭珽曰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

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來嚼鐵來瑱俘殺甚眾探微揣  
二員言闕失謂之

端元載字公輔結中人啖以金使刺都盧尋橦篇載智畧  
取密旨帝有所屬無不諧契

得君以為文武才畧莫已若外委主書內劫婦言縱諸子  
關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

墅疆畛相望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客胡椒至八百石載死  
有賦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

家鐘乳五百兩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大曆八年晉州男子  
他物稱是

笥葦席行哭長安市人問之曰我即不中以笥貯尸  
席裏而棄之帝召問狀多譏切載言者願罷諸州團

練使其言監者請罷內道場王縉字夏卿素奉佛代宗重  
諸道監電大抵類此

由是禁中諷唄齋薰號或夷狄入寇必合沙門誦護  
國仁王經為禳胡人官至卿監國公勢傾王公雖藏姦宿

亂而帝孟蘭盆七月望日宮中造佛祠鏡吹鼓舞百官迎  
終了悟

孟蘭盆位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百官迎

孟蘭盆位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百官迎

孟蘭盆位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百官迎

導氣以為常羣臣黎幹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毀土龍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

承所人事不修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文藻雄蔚楊炎字公南美

使毀土龍減膳節用既而淫雨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

尚氣門樹六闕之祥詔表其間炎三世以孝聞至家人棄綠

袍木簡自道州還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一逐吏趙登上台可常

還所服久之豕禍以聞竇參曰此乃不奏喜鵲實申

子為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巨牀初政事堂

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曰世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居安

俗禁忌何足疑撤而新之李書樓李磎好學家有書

邑李丞相前卒一歲吉甫李書樓李磎好學家有書

日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卒李書樓李磎好學家有書

救做者莫若德李芑為河陽節度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

以力勝其可盡方鎮之臣宜先退前尹赫赫具瞻

讓死權錮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神

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李叔明字晉兄仲通字向皆

童劉晏字士安八歲獻頌立宗奇其幼命張說試之國瑞

見日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國瑞

上授稔以輸代宗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運之利害各有

四晏乃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盡得病利然畏人牽

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逐東渭橋使勞曰卿朕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

雖水旱物朕鄼侯見歲入千二百萬而淮居大半第五琦

不翔貴佐軍與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錢流地上自言如見

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錢流地上自言如見

謁馬上鞭算見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嘗言一委士人吏

無榮進則利重於頻申諧戲不敢隱所任者雖數千里外

名心奉文書而已奉教令如目前

管華之亞

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以為

船頭

捉驛

白著

州初

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一主郵遞謂之稅外橫取謂之一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罷無名之斂正鹽官

法以禪 **二害二勝** 則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

災者不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止活八多則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幸吏下為姦彊得之多弱得之

少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爾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

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間下戶力 **吳中四士** 包融賀知章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為二勝 **張旭張若虛**

號 **鹽鐵名使自琦始** 第五琦字 **乾元重寶以一代十** 錢 又鑄重規一代 **敢掠一美以邀二罪** 崔寧署兵部

五十議者以為非是 上下考班宏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

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謝曰

乎 **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 李異字令叔自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股耗與蒞職一年

明年過之又門 **常如與吳對** 吳長於吏事至治家勾檢年增百八十萬緡 **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

秋毫無所縱股 **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贊生人之本食與貨栗脇息 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

劉晏因平準法於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費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 **迂學陋生蔴枕圖史且不能**

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迂學陋生蔴枕圖史且不能**

**自措于詞** 李揆字端卿為禮部侍郎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 **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

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 **三絕** 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曰卿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 **門地人物文學皆世第一**

信朝廷羽儀 **朝廷羽儀** 見 **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

乎故稱 **朝廷羽儀** 見 **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

**子乃求宮** 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 **罷賜食讓堂封** 常袞

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 **輅伯** 袞愆元載敗空

奏罷之又讓堂封他相不從乃止 **輅伯** 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 **拔十得五賢愚猶**

世言之以其齶齶無賢不肖之辯 **拔十得五賢愚猶**

言身提要

卷第十三

七

半景字退翁獻審官六議曰臣嘗謂十譽之未信一毀

之可疑又曰陛下委幸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

論以譽者先用四夔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

皆自謂王佐馬奔蹏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齊映為德

澁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大幸不再吐番入寇咸言帝

轡固不去曰帝嘉歎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盧

天子八尺餅張延賞劾映非宰相器罷為桂管江西兩觀

感悟察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培斂貢獻以中帝

欲初諸藩獻銀餅止五尺李兼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

為江西獻六尺餅至映乃八尺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

字子玄為尚書右丞元巨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

帝疑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

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葺喪齋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

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今攝祭特命也

巨以常命拒特命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德宗問政治

執非所宜遂抵罪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

之要播曰乃治帝曰朕下詔求賢才又薦舉所遺須

能者用之播曰然止得求名文詞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

牒巧舉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耶帝求宰相

選耶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

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

拜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言

杞自禁輒止退讓播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李希

日播盛稱李元平使知汝州元平始至募工築郭希烈陰使

亡命應募因縛元平希烈見其耻小無髯戲曰使爾取元

平乃以其子來代竇參攝中書令董晉字混成為相五月

耶因罵曰代竇參攝中書令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

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

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

宣致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陸長源字泳清白自將去汝

詔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州送車二乘曰吾祖餘慶罷

魏州義合袁滋字德深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

愧不及云義合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

顏陸李蕭邵趙趙宗儒字秉文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

恩操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頴

者史是要 卷第十三

士華郃軫善

欲寵其門一日並命

宗儒為翰林學士時父驍遷秘書少監德

宗一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

張鑑為殿中侍御史初華原令盧樅為宦人構罪有司承

風論死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噫則負官貶則為賣直售

名爾

姜公輔諫公主厚葬德宗曰居安之葬不欲事墮隴令累斃為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預苟欲指朕

過爾陸贄解之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適從何處

來遠集於此

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術厭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術揮以扇曰一坐皆失色

命百牛倒石

李絳字深之憲宗盛興佛祠倖臣請立石紀聖德欲使絳為頌絳上言陛下自立碑示人

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刻

嶧山不足法

親擇良笏與之

帝一曰異時鷹顧託南面當如此孝童段秀實字

成公六歲母疾病不勺飲七日病間乃肯食

搜章摘句不足立功沉厚能斷慨然

有濟世意舉明經其

吾戴頭來矣

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十七人入市取酒刺

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

大譟盡甲秀實乃解佩刀選老斃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笑

曰殺一老卒何甲也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曰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即

叱左右皆解甲秀實曰吾未脯食請設具已凡為人傲天

災犯大人擊無罪尚不媿奴隸邪

淫將焦令謩取人田與農約熟歸其半歲旱農

告無入秀實署牒免之令謩怒以牒置農背上大杖擊二

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自裂裳裹瘡賣已馬以

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謩曰汝誠人乎一恨死倒用司農

印朱泚反秀實陽與合陰結姚令言等欲圖泚會泚偽迎

乃一追其兵還因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秀實

大罵泚擊之遂遇害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為敵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御之雨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

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聞亂歎曰

及奏至六喜曰朕不識真使人何日長安來盧杞惡真卿時李希烈陷

汝州乃遣真卿往希烈僭稱帝問式其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拘送蔡州使闍奴等害真卿

奴曰有詔宜賜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魯公真卿

立朝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為人姁姁贊柳宗元言

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獨曰一

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魯公獨以烏合嬰

祿山之鋒功雖不成其志足稱二子行事雖千萬人敵李

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錦裘繡帽賊戰必

番一矢殪之忠嗣撫其背曰也也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

耳懷光 陛下安右而恤家乎晟家為賊質左右有熒惑退

國家之利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賀曰

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日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

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

守歲則我軍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興元聖功錄僖宗狩蜀袁皓采晟功烈

審審盡大臣節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我誠慕焉或曰

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却女歸寧正歲崔氏女歸

謂有犯無隱耶故每進對一却女歸寧寧讓曰爾有家

且以待賓客即却之致鹽靈座既薨城鹽州以新鹽賜

不避往亡李愬始出兵吏曰往亡日當避擊鵝鶩以亂軍

聲襲蔡州夜半至懸瓠城雪甚旁皆鵝旬日踐父兄兩鎮

翹白山南東道節度鳳不獻馬李聽穆宗初立幽鎮反擇

羽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聽自以身宿不疑

不怨文宗歎曰付之兵不疑退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

一儒哉策歎曰方天下有事更學兵書沉勇多算

披而示之心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呂城燧挺身至城下曰

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廷光感泣一軍

眾降率宸辰台衡二銘帝賜以言君臣相成之美與

乳媪俱來耶渾城年十一隨父防惟城所奏論不盡從可

貞元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輒屈已

奸士刑君牙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君牙怒其欺汾不謝

去日吾在京師聞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

忘年交陸贄字公深與十八第進士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

串日敢不承公之賜沛然有餘費從符奉天機務填總

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獻

瓜果則授之官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有獻瓜果者帝

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日吾之軀命乃同瓜

心厚賜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費入翰林年尚少以材

見小心精潔未嘗內相雖外有宰相議而費奉天所

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嘗為帝言今盜徧天

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故後李抱真

泣胡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

者謂與元戡難贄有助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皆言

拂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古今集驗方既放荒遠常闔戶

不著書地苦瘴癘炳炳如丹贊觀贊論諫數千百篇譏陳

一唐帝不競惜哉定秦韋臯在蜀不與之者詆所進兵皆

蜀知一者匠朝天行張建封來賦白望是時宦

名也繇是議息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塵左謂之無詔與宰相同塌元

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建封言之與宰相同塌日

宴曲江特詔與賜鞭還鎮帝賦詩以餞又以持鞭賜之吾

宰相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鮑防與竇參不協參為相防尹京

相餘鮑謝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時弊著春秋傳

魁紀公樊子樊宗師字紹述力學多通解凡百疆力

劬儉瞿瞿吳奏為人未橋舌阿旨論事宜簡約不爾

為上厭苦奏曰上明睿顧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啟瘡

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巨

云罪何叩鞍一視奏為京兆府中易奏貴戚子不更簿領

卒得容欺奏凡指摘盡榆非人所蔭玩先是街樾稀

其空奏曰悉易以槐及蔭樾上不若恣其不道以歸

於人盧坦字保衡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

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奈何自薄

是天富不道之家黃裳驚其言遇之加厚

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

積勞遷乃及右喜雨五色鶴賦徐浩字季海張說稱其

也後來英見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

幅八體皆備草隸尤佞佛過甚孟簡字幾道尤工詩聞

工狀其法曰

者史是要

躁心歸登蕭俛譚次梵言劉三楊楊憑與弟疑凌皆有名

號楊穆許李李鄭相友善一時歆慕號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乎慰餞時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宰相權德輿

謂晦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丁晦曰方布衣時臨賀

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

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遠表為監察楊家三喜楊敬之

御史晦謝問舉之由夷簡曰君楊家三喜兼太常

少卿是日二子戎華山賦敬之嘗為一示韓愈雅愛項

戴登科時號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斯詩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有古人節潘炎方劉

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遊山寺孟潘

未嘗輒開時稱陽為鹽鐵轉運使侍與主又氣豪所至會客留連倡樂後

鄭敬宣慰江淮帝戒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

無所計卿論以爾材位丞郎使吾憂之初孟陽為侍郎年

朕意未四十其母謂曰

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崔鉉為相所

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論議時語曰帝聞之題告麻大

于辰後魯為河南尹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

霧塞廷中乾符五年崔沆拜相斯且鏡臂血寫浮圖

書韋綬字子章有至性太子書依字輒去人穆宗為太子

然好不經喪父綬入侍讀

全書綬白帝喜賜綬錦綵得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鷲也

張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

其廷大父曰吾聞若壯始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

名以文章瑞朝廷見天下無雙調露初登進士第青錢

學士八以制舉皆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員半千數

晚進莫不傳記鷟屬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

日購其文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曰

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

新羅

三

新正日本使至必出二寶購其文

史道先生傳

張薦字孝舉朱泚反詭三

家同歸於善

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趙需徐岱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

矛楯然二而

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

王仲舒字弘中穆宗每言仲舒之文

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既

諭蒙書馮伉為

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

大抵勸務王者必據高明

燭幽隱

姚南仲疏曰先皇所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獨孤及為兒時讀孝經父試

沸粥紛麻及上疏曰長安城中白晝椎剽百揆

隳刺如

療癰者必決之使潰

又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漸戢之其害滋大笏

擊姦臣

顧少連字夷仲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

擊姦毀懷不受金

韋夏卿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

執誼大隱洞

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乃謬稱名

段平仲對德宗正色問之

吾不及識婁希殆斯人類乎呂

膺謁齊映映

夜登城擢守者

為鄂岳觀察嘗夜登城守者

不可辨明日擢

山棚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

悍善鬪號曰

好提腋士許孟容字公範十驥

名薛存誠為給事中

瓊林庫廣籍工徒存倭子勸吾食輒

飽李建字杓直母伶

其二宜去孔茂字君嚴為左丞以老

之果曰吾年一宜去不能進退

郎止順節班見百官孔緯

官二宜公吾負尚奚顧子言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

文天武都頭李順節兼平章事臺吏白當班見百官緯判

相之順節快快緯曰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

穆子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置散位寧言家法者尚韓

穆二門嘗撰家令訓誥子四子贊質員賞皆以守道行世

以珍未巨之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醜酬賞為格為酪三世

一爨崔邠一當時親導母輿邠為太常卿始視事大閱

去帽避道人榮之治號以寬蒞鄂則嚴陝土瘠而民勞吾

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德星堂崔氏四世同爨

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德星堂兄弟六人至三

品邠鄆邠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

而歎曰邠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後即其里

為德一門孝友德星社並見與吾門者此兒也柳公綽字

伯父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歲款家雖給而每飯不

因小字起之榜死乘馬不避者公綽為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

緝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曰

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

獄令謂必殺貪者公綽誅舞文者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嘗

其昌乎子孫熊膽丸子仲鄂幼嗜學嘗和不以字識錢會廢

法盡壞銅象為錢仲鄂為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輦轂之

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久之僧反取為鐘鈸云輦轂之

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仲鄂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

烏集庭樹初仲鄂為諫議大夫後每遷烏必集升平第庭

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其迹畧家有書萬卷所

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鄂嘗手抄

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及南北史再又類

所抄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有夭祚長曆子璞述

錄仙佛書甚眾皆楷小猜真無行字天祚長曆子璞述

者史是要卷第十三

武元為編年以大政大祥異使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其左嘗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甲曆為得實白餘

史家納橘直此為嶺南副節度解中非速客不二羹載夕皆差橘熟既食乃納直于官

食齧葡萄而已戒子孫云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玉工三人俱居清列皆保重名于世

貨釵直七十萬永寧王相國涯居山實氏女歸請曰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

妖物也禍必隨之後為馬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為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未幾馮為買餽奴以地黃酒

飲之暴卒明年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夫行道王賈皆遭禍

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筆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筆法公權曰心正則

諫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穆宗問用筆法公權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悟其以

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于亭燭窮而詔未盡

建七步爾乃三焉帝曰朕有一喜邊戍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當賀我以詩官人迫之公權

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夏日聯句文宗嘗召與聯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

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諷曰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曰鍾王無以尚

也書法自目一家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當時大臣碑誌非其筆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

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銀盃羽化矣嘗貯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法盃盃

一笥滕識如故而器皆亾奴妄言完葺華清宮子華公綽叵測者公權笑曰不復詰

宗將幸華清先命完葺子華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瓦石材用投圍中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

矣吾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公度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常辟雍歸崇敬字正禮言一一以制

云吾初無術但一辟雍言之壅水環繚如壁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

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雷霆之下君難

獨歸登字冲之為拾遺熊執易論裴延齡龍樓箴為太子侍

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

龍樓箴為太子侍

讀史摘要 三足記 盧景亮字長晦嘗謂人君足食足兵又得

道之要著 我始不願在正謂此爾 柳冕辟薛戎佐福建府

書號 泉州別駕 冕欲除總以附倖家使戎 取鐵燈檠橫膝上 証

按臯云曰 以是待我耶 不肯從 取鐵燈檠橫膝上 証

脊力絕人 裴度未顯時 羸服私飲 為武工所窘 証聞突入

坐客上 引觥三酌 客失色 因取鐵燈檠 摘枝葉 檠合其跗

橫膝上 謂客曰 我欲為酒 令飲不醕者 以此擊之 衆唯唯

証一飲 輒數升 次授客 客流離盤杓 不能盡 証欲擊之 諸

惡少 叩頭請去 証悉 占頡圖供軍圖 王彥威判度支 奏曰

驅出 故時人稱其俠 占頡圖供軍圖 百口家知有歲計而

軍用一切 可不謹邪 臣按見財量入為出 隨色占費 終歲

用上 無毫釐差 假令臣一旦 逃愚欲自欺 沒亦不可得 因

九防禦者 四經畧者 三大都 通邑皆有兵 最凡八十餘萬

長慶籍戶 三百五十萬 而兵乃九十九萬 率三戶資一兵

今舉天下 之入歲 三千五百萬 上供者 二之一 又三之二

則衣賜 仰給焉 自留州 留使外 餘四十萬 衆皆仰度支 又

為供軍 圖上之 彭威 雖自謂 健棍 姦冒 著定 其費 於利害

無益 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鄭餘慶字居業 少砥礪行 已完

人急而自奉 龕狹 常曰 祿不及親友 而僕妾者 吾鄙之

自至德後 方鎮除拜 必遣內使 持幢節 就第至 則多饋金

帛 且以媚天子 唯恐不厚 故一使至 納數 奏議類用古言

不曉何等語 人訾其不適時 馬萬蹄 見南鄭相北鄭相

時與從父 細家 昭國坊 網第 粹擷經史為要錄 子澣敢言

在南餘慶 在北世謂 粹擷經史為要錄 子澣敢言

宗謂餘慶 曰卿令子而朕直臣也 一愛其 比太原為小

傅而精試 舉諸條 擿問之 隨卽酬析 無留答 比太原為小

朝廷 鄭從 讜字正求 為河東節度 詔自擇 參佐 從讜卽表

王調 劉崇 龜趙崇 劉崇 魯李 吐崔 洋皆一時 選京師

士人 言 未嘗以私託人 而人亦不敢謁 以私 鄭珣瑜

得才多也 吾可復居此乎 王叔文 撓政機 一日至中書 見韋執誼

吏 入白執誼 起就閣 與語 珣瑜與杜佑 高郢 輟養 以君

待 入之 吏白 二公同飯 矣珣瑜曰 命取馬歸 不出君

者 已是要

三



相貴然不可以科第進鄭朗舉進士有相者曰一俄

放相者賀曰安之後柳公問湯誓高郢子定七歲讀尚

綽山南幕府已而果相宣宗書晚問曰奈何以臣

伐君郢口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又曰用命三歲知變四聲

賞于社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經術無不貫綜自

權德輿字載之四歲能賦詩頃思辨漢所以亡西京

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

廣大指有補於世搢紳羽儀皆德輿所銘紀十常七八雖

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

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

字敦詩對天寶治亂分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

憲宗云天寶治亂分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

分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穆宗立召之勞曰我為

矣帝意臣何力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聖人不畏多難

起制草有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聖人不畏多難

贊曰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

于中猶以為未也日吾覆公之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

下付之興畏之心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日賢難

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依可去雖存依不遠亂也視漏不填

忽傾不支偃然自憫日我曷以喪故能享天下付之亡不

畏也崔羣以相李林甫為治亂分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

也華夷圖賈耽字敦詩嗜書尤悉地里圖海內華夷廣三

而有所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

問湯誓高郢子定七歲讀尚

書晚問曰奈何以臣

三歲知變四聲

經術無不貫綜自

以張禹東京以胡

搢紳羽儀皆德輿所銘紀十常七八雖

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

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

天寶治亂分

穆宗立召之勞曰我為

聖人不畏多難

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

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聖人不畏多難

杜佑字君卿為蘇州刺史前

杜佑母喪佑母在辭不行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杜希聖

命丁事此物耶自力為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一

頑而髯宣宗謂宰相曰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獨見

子乎曰約守湖州其舉金鏡書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

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仁賢金蓮華炬為翰林

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送還院白衣宰相時謂之

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絢至皆驚院白中而玉表贊就佑

無解及第已解使天下謂砥中而玉表楚皆惇

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今古處歟負庫贖庫季庫月庫延

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鈎距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

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天下宿

負八百萬緡析為一抽貫三百萬緡為一帝皆可之然天

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本

籍延齡但多其為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

分錢帝謂延齡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

何對曰天下賦三之一以克乾豆一以專賓客一君之庖

厨所不盡者為一治殿數十尚不之况一棟哉帝領曰

人未嘗敕索和雇延齡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

弗與桃躁韋渠阿叵李齊運以甘天性勤吏職王播居官

之庸每視簿領紛積于前人所不堪者播反半隱亭王龜

用為樂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半隱亭字大

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麾幟獵獵

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以自適君臣回沈贊裴延

有聲王式討寧國劇賊仇甫發自光福君臣回沈贊裴延

誼惑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等商天奄奄無氣韋

下成敗謂明而卒陷不明可戒哉聞人足聲輒

諛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在位而臨事聞人足聲輒

悸動至干敗始未顯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

職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

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果貶崖州死

貌滋陋 王伍闕茸 巨積裁竅以受珍 伍通賦謝為

其門若沸羹 楚語無大志 見染簿不忘 陳諫警敏嘗覽染署歲

閣籍終 文通先生 陸質本名淳卒門人以質能文聖 竹枝

詞劉禹錫字夢得謫朗州司馬州 夜郎諸夷風俗陋甚

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 看花君子詩

倚其聲作 十餘篇武陵夷俚悉歌之

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立都觀 語譏忿當

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

之無復一存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

薄其 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禹錫恃才而褊心不能無

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 詩豪 見一

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 柳柳州 為柳州刺

時輩行推仰 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 柳柳州 為柳州刺

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 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授者為文詞皆有法世號 韓愈評其文曰 廟於羅池 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

愈因碑 裴均為李吉甫疏三十許人 李吉甫執政以情謂

以實之 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

之均即崖畧疏三十許人 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

得批敕 李藩字叔翰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 遽

取筆滅宰相字 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

之權德輿失色曰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 禮部侍郎

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後不可止 而事得寢 禮部侍郎

重於宰相 韋貫之名純以字行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

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 帝美其言 東宰相 見 呈身御史 韋

下東宰相者得無重 帝美其言 東宰相 見 呈身御史 韋

御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 諷澳 謁已澳不答 處分語 宣

兄河曰元裕端士若輕之 耶澳 曰然恐無 處分語 宣

者已是要 卷之三

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演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細次題為

史人八蜀顧袍覆而云韋如從會綬方寔帝以妃驚服

黃菊歌九月九日帝為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遠和附使進

精書畫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識其共警然不以塵事自蒙與韋溫善號簾壞付船坊以鍼

箬王鶚性纖嗇雖碎瓊無所遺官曹簾壞江淮草木亦知

爾威名張萬福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若從所改恐賊不

曉是卿也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陽城等論裴延齡事伏

復賜舊名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

不測萬福大言曰吾年八十與見西虜道其名以怖

盛事編緝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射白鷺石雄

啼兒玳鑄金象贊普常等玳身合于國

劉稹水次見白鷺謂眾曰使吾襄樣節度于頓字允元為

射中其目當成一發如言襄樣節度山南東道節度

使持下急而慢於奉上初襄有髮器天下飛雪將杜中立

以為法至頓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一為義武

節度舊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曳繡為

數百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窳費皆千萬隴西李衡

當稱是林沼衡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裴度

立憲宗曰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君子

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而中實遠帝曰朕豈易

辨之度喜曰偽謠度請入朝李逢吉黨大懼張權與

君子小人判矣偽謠度請入朝李逢吉黨大懼張權與

有口神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

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乃言名應圖識第據岡原不

召而來其意可見天子綠野堂時闈監擅威搢紳道喪度

明其祕乃復使輔政綠野堂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

都集真里沼石林叢岑綠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

臺號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為文章把酒窮懽臥

者史是長

護北門開成二年節度河東度牢辭賜詩上巳宴曲江度

注想行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

長必問度年貌用否其一而用不用而為天下

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諸史提要卷第六十三終

諸史提要卷第十四

唐書下十四起列傳第九十九

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字虛舟其黨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

人皆任要劇故號

元才子

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蘭亭絕唱

在越時與寶輩酬和故鏡湖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

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

下帝錢十萬不納

初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

遣使至其家收貨簿夜計出入所以餉中朝

臣者皆在至僧孺注其左日某月日

易圯歲增築賦蕪茅於民僧

者

太平無象

文宗御延英

等方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  
 康寧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  
 疆家上不壅蔽下不心讎雖未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  
 太平非臣所及退謂他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  
 請歸二里僧孺治第洛之多精金古器以比君子為  
 罷歸二里致嘉石美木與客娛樂  
 南東道節度賜葬樽龍見人皆有父幸無駭  
 勺詔曰卿宜少留賜葬樽龍上  
 驚僧孺子蔚避地於梁道病蔚子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  
 盜擊其首持輿不息曰盜相語曰此孝子也舍之  
 家玉笥李宗閔字損之典貢舉所行中書李德裕為相與  
 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陛下  
 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眾以楊虞卿張元夫蕭幹  
 為黨魁德裕請出之帝即命以虞卿為常州元夫為汝州蕭  
 幹為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  
 居外久不如臣之詳虞卿曰見賔于弟世號爾嘗詆鄭  
 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非美官何  
 覃為妖氣今白為妖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去河北

賊易去此朋黨

李訓鄭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

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一左右佩劍彼此相笑

楊嗣復與鄭覃爭論朋黨嗣復慶門楊嗣復字繼之父於

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有子必位宰相

既而生嗣復混撫其頂曰名與位皆過其父楊氏之慶也

因字曰楊氏上下門生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

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先人舊

賁安可奉權臣耶嗣復子損字子嘜家新昌里與路巖第

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貴喜怒不可盜儒贊曰夫

拒損曰人尺寸土皆窮達命也不與盜儒贊曰夫

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

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非謂何鬻一指置棺中竇羣字丹列逡巡路傍江南一吏

耳耳見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

如君中外君此時聯珠集羣與兄不以覺

微自資即移疾歸不以覺微避去嘒嘒翁鞏雅裕有名于

時平居與人言若劉栖正諫欲趨舉場問

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楊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為

夫而虞卿兄弟漢公為人所奔向故語曰訛言大和九年京師

魁者以口語軒輕事機時號其言纒纒若可聽

注亦內不安言語出虞卿家因貶死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贊賣羣劉卒而入於敗亂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

韓愈字退之為陽山膜唄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至為

夷法灼體膚委貶潮州刺史潮有惡溪有食民

珍貝愈諫之畜產且盡愈以羊豚投谿水而祝之

數日水盡涸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

魚徙六十里造端置辭要為惟

與楊雄孟軻相表裏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

其徒李翱李漢皇孟郊字東野調溧陽尉

甫湜遠不及遠甚縣有林薄蒙翳下

有積水郊間坐水旁貞曜先生卒謚

徘徊賦詩曹務多廢高處在古無上平處

下顧二謝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多警句張籍字

詩長於樂思苦奇澁李觀論其詩曰多警句張籍字

府皇甫湜字持正裴度為東

先寺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請從此辭度謝

之湜即詩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繪綵甚厚湜

大怒日自吾為顧况乘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蜂螫

三維何遇我薄耶度矢日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指兒斂蜂擣取其液嚙兒臂一日命其子錄詩誤一字詬

玉子盧仝自號月蝕詩嘗為一以譏切元跨驢不避京

尹賈島字浪仙初為一屠名無本韓愈教為文遂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不知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

諄諄之折節讀書劉義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為俠破衣然

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冰柱車全孟郊右樊宗師

見為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義為壽能面道人短長

獨拜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學者仰之如泰山北

因持愈金數斤去日愈不能止斗贊自愈沒其善接僑士游客錢徽字蔚章居穀城穀城

是得罪觀察使一字不可益梁守謙為院使見徽批監

取之在義不在官韓公武遺徽錢二萬不納或言非嚙

嚙耳語崔咸字重易裴度來觀劉栖楚等悉力根却之他

日丞相乃許所內官願上罰爵度笑造詣斬遠成素

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世志閒遊終南山松菊主人韋表微字子明仕不樂

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選德進賢

初不計私為翰林學士與韋處厚議增學士表微薦路隋

何表微三傳總例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抵帽于地

高湜字澄之為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吾老不

能退乃為小兒所辱高銖字權仲為太常卿常罰禮生博

常故卿蒞職博士不叅集不宜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

害事高錯知貢舉文示自以題界有司曰比年文章卑弱

為此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親誦送客

記以誠流宕李石曰懲弊抑末誠如聖訓



西江詩馮定為太常少卿立縣間端凝若植文宗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

賜瑞錦見四頭勢重南衙樞密權過宰相高元裕敬

宗時官惡少逸封餅以聞宣山谷間是餅豈易具耶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中人責驛吏供餅

閉積錢坎李景讓母鄭治家嚴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况無妄而

得亟使為御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厚臺右而宣宗擇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

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

日有他官相者謂之景讓愧不能平乃請西川節度

擇相禱憲宗神御前見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為左丞

宴所酌酒語客曰客肅然黃逐我雷吾顏其厚耶劉

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黃字去華文宗時對策切直是時第策官嗟伏以為過古晁

董而畏中官不取取士人讀之至感泣諫官御史交章論

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觀常務類

得優調李邵上疏稱所對不及乞回授直臣曰善鉤

揣人主意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王山人文宗使衣戎服

出入禁中持詭辯激昂可聽億塚人度隱鄭注多藝詭譎陰狡

時持母喪鄭注多藝詭譎陰狡輒中機

辯橫生監軍王守澄患之白懇懇曰彼奇士也將軍試與

引至後堂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鉤得其意守澄大驚

語終夕通永巷煽聲焰聚京師輕薄

以紫雲樓采霞亭文宗嘗詠杜甫曲江詞有宮殿千門

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

作詔公卿得列舍堤上水族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

謂曰貌寢菌生帶藥化蠅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

陋不能遠前家

書多與祕府侔王涯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鈎致或

至敗人破垣剔取朱衣吏前導賈餗字子美舊制兩省

奩軸金玉而弃於道官出使得

州猶用李德裕叙還黃面兒敢爾上已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

而爭餽日御史楊儉等君一休矣餽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

夢曰事何鈞校苛切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既試尚

爾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書雖水炭脂巨食具皆人自將吏一

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拔擢象又上書言漢主

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數

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

主父等牡丹賦元輿為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山有石

可比哉帝觀牡丹憑殿闌誦賦為泣下

石有玉玉有瑕王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術家謂

盡遐休蓋持腐株支大厦之顛贊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

其應云李德裕字文饒上一日宵衣諷

豎毛文宗丹晨六箴視朝希晚也二日二服諷服御非法

偃然倚之也三日罷獻諷歛求珍怪也四日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

也辨邪諷任羣也六日防微諷偽游輕出也敬宗不能

用聖水亳州浮邱詭言水可愈疾號若飲病者不敢

相欺詠德裕松栢孤生蘿蔦附木德裕曰松栢孤生勁特

嚴勒捕絕之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

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故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

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雷如省吏又嘗謂脂盃粧具詔浙西上德裕

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日精 籌邊樓 在劍南西川建 險要與蠻相

思每訂大事則處其中 入者圖之左西道與之番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 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 雄邊

子弟戶謂之十一軍 精騎士曰南燕保義保惠慕義連 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

霆聲突短李 李紳字公垂為人短 街芝 葬母有三俊

與李德裕元稹拍彈 懿宗昵寵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 同時號 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

號 同昌公主喪畢帝與淑妃悼念不已可及造曲日 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祿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

五千倚曲作詞哀思徘徊聞者涕下舞闋珠寶 曹畢 畢誠 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曹確諫之

同宰相俱有雅 迎佛骨 李蔚傳咸通十四年詔 鳳翔 望世謂 或言憲宗嘗為此俄晏駕懿宗曰

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刹末玉為帳孔鵠周飾 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為檐柱陛城之黃金每一刹數

百人舉之香輿系路費無貲限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 下不逞小人至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哀土為刹爭

以金翠技飾傳言刹 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 贊曰 裸 悉震搖若有光景云 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 顯露足以乞

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若本無求於人徒 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

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 相出入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

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 復償報歌艷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喜靚譯差殊不

可研詰憲宗迎佛骨韓愈指言其弊憲亦弗獲天年懿宗 不君復蹈前車而覆之三月而徂唐德不競厥有來矣

吃蹇緩 李固言吃接賓客頗蹇緩然 日角珠庭 李珣字待 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明經李絳見之曰 非庸人相 廟之器豈擊搏才乎 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舉進士

為殿中侍御史韋處厚 閱數百人呼指無悞 崔涓為杭 日 吟 禮部員外郎 一閱數百人呼指無悞 州刺史受

署未盡識卒史乃以試各署姓名傳 玉而冠 崔澹舉止秀 襟上迺前 閱後數百人呼指無悞 時時謂

者 龍甲 咸通中世推李都為 涓豪放不 釘座梨 崔 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

者 龍甲 咸通中世推李都為 涓豪放不 釘座梨 崔 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

者 龍甲 咸通中世推李都為 涓豪放不 釘座梨 崔 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

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曰曰言座所珍也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

孝諸崔自咸通後歷至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

乳姑一曰病名長幼言一崔氏以孝昌上見挺挺有大臣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節鄭肅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仁表以門閥文者碩長者盧鈞字子和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

以為同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周墀字德疏食猶不足今平章事

一啖肉後何以繼裴休字公美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有饋鹿者休進止雍閑休不為瞰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

不食曰為桑門號以相字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

一為桑門號以相字劉瑒字子全宣宗視案上曆謂絃于眾善是日瑒可遂相瑒曰為朕擇一今日瑒跪曰某

日良帝笑壓角送之施一榻堂上而坐倉駕一曹

為辱畢誠字存之累官駕部舍部郎官故事要孰謂頗牧家勢人以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

在吾禁署質言今條破羗狀甚悉帝悅曰名訪邊事誠援節順色柔聲崔彥昭為宰相退朝侍母膳即拜郊寧

度通中有治曆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

鄴于琮豆盧瑑崔敏速若注射陸晨工屬辭一造沉皆不得終云

榜天始晨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甚光院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區為宴資學鄭使君錢

鄭紫字蘊武為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歲滿去羸錢千緡藏州庫他盜至

終不犯楊行密鄭五歇後體紫每以詩謔託諷中人為刺史送都還紫

者史是更

紫每以詩謔託諷中人

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

紫每以詩謔託諷中人

意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平章事祭  
 本並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一至是省吏走  
 其家上謁察笑曰諸心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  
 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毀天下人既視事  
 宗戚詣也益首曰歇後押豚臙拒獬豸贊懿僖以來王道  
 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矣  
 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奮入子塊然所與者  
 惟佞復庸奴乃欲障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繁朴輩不次  
 而用一趣亡而已押補三館學士不避行臺馬植為相  
 買切孺人朱切龜救朱切  
 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  
 其駟僕辱之植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  
 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  
 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宣宗不問因著令一  
 長臺制三院還臺以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楊收十三  
 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得進士第乃可  
 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一切當類此  
 食肉以母奉浮屠法自幼此姑洗角也涔陽耕得古鐘高  
 不食肉母曰

既翻拭有刻寺收為太常博士建言漢制總羣官而  
 在兩藥果然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

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牛頭呵旁路巖與韋保衡  
 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

動天下時目其黨為鳳閣王氏王擇從易從朋從言從  
 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人者三故疥癆實顧彥暉嘗會諸將養子瑤尤親信彥暉  
 號以所佩劍號

將日與公等生死同黑雲都楊行密有銳士五千衣黃頭  
 之違者先齒

軍又并盱眙曲溪二鷓兒賊號蜀兵閑子京師有不肖子  
 屯籍其士為

挺剽間里號一京兆尹是當大五門趙犍資警健兒弄  
 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

自號人指顧羣兒無敢八床主人馬殷為湖南節度民得  
 亂父叔見之曰

置邸閣居茗床號一韓南郭成洎更姓名郭禹與鎮國  
 一歲人算數十萬

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王潮從王緒為盜緒約軍中  
 日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

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曰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潮曰  
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殺母焉用子

之救白馬將軍王審知王審知白馬履行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

歟忠義備亦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

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世成敗亦未必濟也

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頹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

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與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

酌貪泉馮立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古事問高仲舒

時事問崔琳高仲舒通故訓學宋璟蘇頌多咨訪焉時舍

疑刺腹出腸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請剖心

輿致禁中命高鬢納腸禡桑杜紱之悶而蘇后歎曰吾

有子不能自明也癖李登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髮動

不答辟署里關中曾子號親負土成墓平時松柏時夢日

墜以首承之賈隱林為永平兵馬使朱泚難率眾扈行在

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南金口

明府手張巡字巡調真源令大吏華南金樹藁人取箭

城城中矢盡巡縛藁人千餘被黑衣絕城下賊兵爭射之

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斫賊營

剡蒿為矢巡欲射賊將尹子琦莫能辨因中者喜謂

中左斷埭射浮圖巡使南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進明忌

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在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

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斲皆裂血面嚼齒皆碎

日吾破賊必滅賀蘭此矢以志也

執子琦謂巡曰公督戰大呼何至是巡曰吾欲南八

氣吞迴賊顧力屈耳子琦怒刀抉口齒存者三四

男兒死爾不可為不氣屈巡呼雲曰一一雲雲笑曰鬚

髯盡張巡七尺每怒一讀書不過三復終身兵識將

意將識士情用兵未嘗依古法或向之古者人情敦樸

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雙廟睢陽至今祠與巡同年生

鳥散故使人自為戰而長許遠寬厚長者六矢著面雷萬春事巡為偏將立

春不動疑刻木人謀得其賊大驚張巡許遠可謂烈士

謂巡日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張巡許遠可謂烈士

夫矣贊一以疾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

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

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死不為屈巡死

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模矐龐玉事隋為

二人界名無窮待留生而後顯也祖以隋舊臣禮之入宿衛知朝廷制度帝顧諸

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將軍使眾觀以為不殺我公

得名殺我吾得名蔡廷玉朱泚縛辱之日能省過否小治

鼓衆金劉迺字永夷迺方調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

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

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為體是以雖欲

為鼎鑪不可得已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

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龜豈不

悲乎兩持牛角辛讜少耕于野有牛鬪眾畏奔踐讜直前

飯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黃碣字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

吾何娶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于為于玄宗在東都

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于為于醜五鳳樓下

命百里縣令刺史冬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

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德秀為魯山令惟樂工數

十八歌——德 **愛陸渾佳山水** 魯山令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

秀可為歌也 **柴車去——**乃定居不為牆垣歲飢或不爨嗜酒 **蹇士賦**

善文詞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房瑄每見

日以况 **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 蘇源語八曰吾 **弱無固性**

**無專老無在死無餘** 德秀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

愛可惡者大夫無之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

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

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 **文行先生元魯山** 李華諡曰文

吾哀之以戒貪佞之徒耳 **高其行不名** **二賢論**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劉迅蕭穎士華

謂之元魯山 **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

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

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三

病賞物蕭病貶心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人師也

**賢各有病皆人師** 見 **罪子長不為編年** 穎士——而為列

**也環山不敢畋漁** 甄濟居青巖山十餘 **窹集賢院書讀之**

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 **奴化其德** 歲飢屏迹不

為吏隸集賢院 **都兒** 見 **醉卧客懷中** 為諫官未肯

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 **上或先** 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滿引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

不能聽客語 **木枕布衾** 常以——質錢人 **稱錢之美月有**

**獲焉** 約二弟所俸人度月食幾何送酒家無留服用無

**延齡為曰吾當取白麻壞之** 居仙八年人不能窺其際

日吾諫官不可使天子殺無罪大臣乃上疏極論延齡罪

申直贊等德宗大怒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哭于庭

城方也 **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 坐是下遷國子司



諸生有久不省親者還養者二十輩治民如治家為道州刺史宜

以籩書介意月俸取心則已官收其餘罷貢侏儒州人以

日炊米二斛魚一鬻直道上人共食之陽名子撫字心勞追科政拙

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六官士無受汚者何蕃事

上考功第自署日考下下居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

五歲揖諸生去朱泚亂蕃正色叱之故休休亭空

圖字表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

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日

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

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

休耐辱居士日曰為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贊德秀以德

知命人肉治羸疾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疾多割股肉而

進書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鑿膚求父尸王

立父死亂兵少甫十歲求尸野中白骨覆壓或古之隱

日以子血漬而疹者父齒也少立鑿膚閱旬而獲者大抵有三槩焉

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

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

所慕企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未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

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

風而不號終南嵩少為仕塗捷徑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

也然放利之徒假隱網羅在天吾且安之王績字無功為

周易老莊置牀以東臯子游

良醞可戀耳武德初以前官待詔

斗酒字士陳叔達聞之日給天不使我酣

美洒耶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

不許績固請日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

歲餘又死續曰——棄官去自是酒家南董也又采杜康

者為譜李淳風曰君——所居東南醉鄉記劉伶酒德頌

五斗先生或以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無心子託——見

機士以蜚廉氏馬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

重頭昂尾駝頸絡膝踈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

居士屨朱桃椎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

米茗易之置聖童孫思邈通百家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

難用由東鄰由游巖入箕山居許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

疾者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謂曰先主比佳否答養性者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嘗語人曰——帝命以

三體寫老子司馬承禎字子微善季真清譚風流吾一日

不見鄙吝生矣賀知章字季真陸梯藩出首以決事申王

選挽郎知章取捨不平蔭子四明狂客晚節尤誕放遨嬉

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賜鏡湖剡川一曲天寶初夢游帝居

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五言長城秦系字公緒與

相贈答權德輿曰劉長卿自高士峰卒後南安人思之母

夢楓生腹上張志和字子同玄真子親喪不復仕居江湖

自號司軒巷兄為築室越州東郭觀察使陳少游往見

大夫橋先是門阻水無梁少漁童樵青帝嘗賜奴婢各

婦哇太虛為室明月為燭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曰——

者史是矣

何有**浮家泛宅**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往本 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一往來苕霅

間**漁歌** 常撰一憲示圖 憲宗圖真見隱而有名顯而無

事 李德裕志和 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桑苧翁 陸羽字鴻漸隱苕溪自稱

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著茶經 羽曰茶 益知飲茶矣時鬻

茶者陶羽形置湯 茶神上見朱黃不去手 陸龜蒙字魯望居

突間祀為茶神 撰得書熟誦乃錄譬比勤勤 所藏雖少其精 江湖散

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視刊正不倦 人天隨子甫里先生 不乘馬升舟設逢席齋束書茶竈筆

比涪翁漁父 鬱林石 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事

江上丈人 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 錄姓名於屏風 循吏傳太宗嘗曰

號 世保其居云 不安枕治人之本莫重 壻家牛 張允濟為武陽令隣邑以

刺史故 臥與對之 犢將歸而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牛質所來婦曰此

民蒙首過婦家 我無與即徹 慈父 李桐客治尚清 清要 李素立有司擬

蒙曰可還壻 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 美哉薛公德滂被 薛大鼎滄州鄭

日清而不要 海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 鎗脚刺史 薛大鼎滄州鄭

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 頤冀州皆有 室有傲婦善士所惡 子克構族

治名稱 夫惟淑德可配 常棣碑 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敦實為

君子後紹卒誅 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楊德幹有威嚴 自暴祈雨 田仁會

刺史歲旱 而雨大至人歌曰父母育我今田使君挺

精誠今上 六聞中田致雨今山出雲倉稟實今禮義申願

君常在兮 起盆解素 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辦具

不患貧 謂之 後為一切禁之 黛墨鑲膚 薛元賞為京兆尹都市

坊間元賞到府三日身引舟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杖死二十餘陳諸市

旁索氏挽絳易于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武為救世

砥劑文其膏梁歟儒學傳序者是病損而進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

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三故先生所說紙上語

耳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時者儒沈重講踞見李密而下

王世充或問一何也文遠曰密君子能受鄴生之揖世克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杜征

南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顏師古字籀注班固漢書時人謂

勁過王羲之書歐陽詢字信本貌寢悅敏悟絕人初傲王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高麗求其書見大小歐

日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宿索靖碑傍詢嘗行見索靖所書

陽體子通書亞於詢父宿索靖碑傍碑觀之去數步復返

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不擇紙筆皆得如志褚遂良亦以書

三日乃去其嗜類此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有五萬君豈得此

日孰與詢曰吾聞詢君若手和筆調固一字直五萬見非狸毛犀象管未嘗書

可貴尚遂良喜一字直五萬見非狸毛犀象管未嘗書

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筆覆以翼贊一人乃王天下張後肩

免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以經授秦王後即位問曰今日弟子何如曰昔孔子門人

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

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帝問欲何官陳謝不敢帝曰九

經庫谷那律淹識羣書褚油衣以瓦為之當不漏太宗獵

漬因門油衣何為而無漏句直平配蕭德言以選事委令

筆時人語曰駐山敬播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

復而補授失序戰山曰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

名蓋天意也大秦君小秦君秦景通與弟暉皆鳳閣舍

人樣徐堅字元固屬文典五經指南

王元感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書

魏知古見而也夢巨鑿吸心內若刺

尹知章少學未甚通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

若劑焉志思高粱華腴四姓

柳芳論氏族凡三世有三公者曰高粱有令僕

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為甲姓九卿石方伯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郎為丁姓凡得入者

謂之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晉賈弼撰姓氏簿五總龜殷

猷字伯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賀知是書貴於金何

取之廉孔若思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置止水

明自足意常曰仁宦至郎中仕宦至郎中足矣見丈夫奮

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若思子至撰百家類例以張

均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至臨平湖有龍出

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母喪廬墓

復根觸無量終身不御其肉君正吾菜籠中物元行冲

字顯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畜以自資脯腊

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牛繼馬初魏明帝時河西柳

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舅司馬姓以著石符行阮咸破古

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會禮

之家比聚訟田再思康子獨出蒙鞞以當一隊康子元議

後燔執議不徙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

上夷墮遇七中已六十三百浹辰交一九重三四百圯初

不能辨因藏之至昉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欽說得之

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更葬之歲月而  
 先墓建武四年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却  
 求滿建武四年凡五日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  
 上庚也地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  
 武四年二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一  
 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  
 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一八萬六千  
 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地升之大驚服其智  
**知為**  
**親屈** 許康佐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  
 及母喪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為親屈 **唐文**  
**章三變** 文藝序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泐江左餘風絺句繪  
 厭雕篆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  
 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擣濟  
 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  
 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轍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  
 為一王法 **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賀德仁與  
 此其極也 **李詩謝賦** 李百藥工詩謝偃 **五月五日方**  
 以文詞稱人 **李詩謝賦** 善賦時稱 **五月五日方**  
 語曰

中有異雀鳴集虎樹

崔信明生一太史占曰五月為火

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 **楓落吳江冷** 信明寒元以門望自

然雀類微位始不高耶 負嘗矜其文有鄭世

翼者亦恍輕忤物逼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 願見其

餘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覽未終日所見不逮所聞投

舟去 **彼見吾判且羞死** 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為天

道必死人驚問 **屈宋作衙官** 又曰吾文章當得

故審言曰 **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

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 **崔李蘇杜** 少與李嶠崔融

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蘇味道為文章**

四友世 **牛炙白酒** 杜甫字子美因客未陽遊岳祠大水涉

號 **李杜** 與李白齊名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 贊曰唐詩人承陳

開元間稍裁以雅正

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

兼古今而有之一

一 詩史

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世號 王勃字子安道出鍾

陵九月九日都督宴 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 紙筆請客莫敢當至勃慨然不辭都督遣吏伺其文一再

報語益益也 腹藁 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 日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

三珠樹 故勸勸皆著才名 譽兒 王福時嘗詫韓思彦 故杜易簡稱

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 媿在盧前恥居王後 勃與楊炯 有 王家癖何多耶 盧照鄰駱

賓王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 五悲文 尚吏已獨儒武后尚 號四傑嘗曰 議者謂然

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 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 賢士已已廢著 以自明

在 讀至 嬰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近世文章 張說 賈王為徐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

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 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

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世韓休如太羹元酒有典則 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

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 爛然可珍 北門學士 元萬頃為著作佐郎凡朝廷 而多玷缺 疑議皆使參處時謂

信然媿在前謙也 他日崔融與張說評曰勃文章宏放非 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

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 置學士象四時八節十 而不減王 楊炯嘗為盈川令

二月 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 學士八直學士十二象四時八節十二月 學士從宴

賜予 凡天子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 祓除賜細柳園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

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旬鹿觀 蘇李居前沈宋 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當詩歌

比肩 附屬 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 蘇李居前沈宋

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 三絕 之問父令文富文 語曰 蘇李謂蘇武李陵也

人 世 稱 一 既 之 問 以 又 章 起 其 弟 之 悌 以 得 父 一 絕 見 趨 勇 聞 之 孫 精 草 隸 世 謂 皆 得 父 之 一 絕

者 史 是 要 卷 第 十 四

得 父 一 絕 上

北京三傑

富嘉謨吳少微並為晉陽尉

書籠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詞

故人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李邕字泰和盧藏用嘗謂邕如

李北海

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

連錦書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

紫髮然世

花鳥使

開元中遣使采擇天下美女賦以諷

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

帝引蕃夷入仗物色

訪父

呂向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招父魂合諸墓後傳

也抱父足號

五臣文選注

向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釀與呂

解詁時

竹溪六逸

李白字太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夢長庚星

因以命之

謫仙人

白見賀知章知章力士脫

靴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耻之適酒八仙人不自知

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

宮錦袍

白浮游

陽王璉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

三絕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

張顛

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

人求判

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夕又來旭怒老人

父書天下奇筆

舞劍器得其神

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

倡公孫

遇真虎且敗

裴旻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

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

畫思入神

王維字摩詰工草隸善畫豪英貴人虛左以迎

色繪工以為天機

霓裳第三疊最初拍

客有以按樂圖示

此按曲乃信輞川

別墅在里館茱萸洗辛夷塢與裴迪賦詩

者史是要

卷第十四

三



相酬 **鄭廣文** 鄭虔立宗愛其才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

為樂 **鄭廣文** 以虔為博士虔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

宰相曰上增國學置館舍以居賢者後 **廣文館** 見會粹初

世言廣文自君始不亦美乎時號 **廣文館** 見會粹初

追細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 **柿葉肄書** 虔善圖山水好書

篇蘇源明名其書為 **柿葉肄書** 虔善圖山水好書

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 **鄭虔三絕** 自其詩并畫以獻

取葉肄書歲久殆遍 **鄭虔三絕** 自其詩并畫以獻

**旻有佳兒** 蕭穎士舉進士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

尹徵等皆執弟 **旻有佳兒** 蕭穎士舉進士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

子禮號 **旻有佳兒** 蕭穎士舉進士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

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 **殷顏柳陸李蕭邵**

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君子恨其福 **殷顏柳陸李蕭邵**

趙穎士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

據李華邵軫趙曄時人語曰 **三人**

**高下此其分也** 嘗與李華陸據游龍門讀路旁碑

才 **高下此其分也** 嘗與李華陸據游龍門讀路旁碑

或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 **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

或勸其去奴曰愛其才爾 **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

**稱曹陸** 柳并推歷世文章而 **舍元殿賦** 李華作

福之上靈 **弔古戰場文** 華文辭麗少空傑氣穎士健爽

光之下 **弔古戰場文** 華文辭麗少空傑氣穎士健爽

之因著 **弔古戰場文** 華文辭麗少空傑氣穎士健爽

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

能 **求音樂思涸則奏之** 李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

至 **求音樂思涸則奏之** 李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

明主棄 **明主棄** 孟浩然字浩然王維私邀入內署立宗至匿牀下

為至 **明主棄** 孟浩然字浩然王維私邀入內署立宗至匿牀下

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 **業已飲遑恤他** 韓朝宗欲薦浩

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 **業已飲遑恤他** 韓朝宗欲薦浩

然叱曰 **業已飲遑恤他** 韓朝宗欲薦浩

可斥勇 **業已飲遑恤他** 韓朝宗欲薦浩

曰 **業已飲遑恤他** 韓朝宗欲薦浩

擇美者凡四五娶李益聞其名邀之穎 **文章李益** 李益長

至獻詩首章曰 **文章李益** 李益長

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 **文章李益** 李益長

在朝故世言 **文章李益** 李益長

以辨 **文章李益** 李益長

詩人韓翃 **文章李益** 李益長

韓翃以駕部郎中知制 **文章李益** 李益長

誥時有兩韓翃宰相請 **文章李益** 李益長

者史是要 **文章李益** 李益長

卷第十四 **文章李益** 李益長

三 **文章李益** 李益長

孰與德宗 前有沈宋後有錢郎錢起與郎士元齊龍虎榜

歐陽后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高軒過李賀字長吉七歲能

詞章韓愈 杜甫混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 古錦囊為人纖瘦通眉

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 二人大驚 歸足奚奴見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母使婢探囊中見所

長指瓜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奴背一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課程暮

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 韓愈為作諱 阿房宮賦吳武陵

和初崔鄺試進士東都武陵出袖中書讀之乃杜牧 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

有司請以第一 人處之鄺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鄺未對 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鄺曰如教牧果異等 霆

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 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 世矣 聖人在上安 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 不迂不泥

不矜不神 方伎序凡推步卜相鑿巧皆傳也士君子能之 大方矜以夸 文武代王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

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求而殺之對曰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

無辜且陛下皆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 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種矣

不著方書 許肩宗以鑿顯嘗曰古之上鑿要在視脈病乃 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免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 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竇軌云君 貴人在

所以 伏犀貫玉枕 輔角完起十年且顯 吾可以濟 袁客師嘗說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

就舟客師曰 江中風起幾 跛男子見君之相在怒時

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者也是要 卷第一 三

張憬藏魏元忠見景藏問之久而不答元忠怒曰窮通自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位必卿相

**四白五夫守宅**

裴珪妻見之憬藏曰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視淫入曰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

**掖庭夢鳳集身**

王遠知母一寶誌云奴杜生善易占有一日生子當為世方士

行逢使者懇丐其鞭其人如生語後者兵之日去鞭吾馬無以進可折道旁蓂代之乃往折蓂見奴伏其下又有

一者生戒持錢五百伺見進錫者市其宅氣索然嘗為張

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他日見說曰云何共視隅有三丈坎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

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飲堇無苦奇士也身瘡瘡補他肉終無益說子皆汗賊死

張果立宗謂高力士曰吾聞一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

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擊墮齒良久主見娶婦得公才齒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平地生公府**

帝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曰可畏也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者傳詔果固不

奉常春藤早藕

姜撫自言通仙人不死術因言服則長生藤生太湖最良藕狀類葛粉常春千

歲藟也早藕杜蒙也

奉天有王氣桑道茂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宜高垣堞使可容

萬乘德宗從之及朱泚反帝蒙難去天

**我命在公手**

道茂賁一縑見李晟曰姓名署其右曰賊逼脅固請判晟笑曰欲何語云第言具

準狀赦之晟勉從又以縑易晟衫為信後汚朱泚獲免人

**居而木蕃者去之**

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

**御史米不槩御史不償**

廩米三斛而贏問史曰也又列女傳李畬母畬為監察御史得

問車庸有幾曰母怒勅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言狀諸御史怒者常情笑者

**不可測也**

魚朝恩以言侵宰相王縉閩為中官區藪是時志元載怡然朝恩曰

歲進闈兒號私白閩

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文宗坐思

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為誰曰周墀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報

者史是要

卷第十一

三

漢獻孰愈輝駭曰何自方二主帝天子不可令閑暇良謂

日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天子不可令閑暇良謂

諸中八日暇必觀書納諫吾屬恩且薄而權輕莫若

殖財貨盛鷹犬以毬獵聲色蠱其心則必斥經術聞外事

恩權焉歷階數過士良夜引崔慎由至小殿帝在焉士良

往哉士不得定策國老楊復恭與楊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舊

便坐此立天子既得位乃廢業兒但積粟訓戶何進奉為吾披荆榛

負心門生乎門生天子也奈以卸杖畫地劉季述以所持

宗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非一也獄持酷吏相矜以殘泥

至數十未止皇后拜曰唯軍容議獄持耳籠首柳楔兼暴

拉脅籤瓜縣髮鐵籠索元禮為推使作一犛囚首加以

熏日號不服吏曰取公來索是時來俊臣踵奮羅織武后陰

來元禮服罪死獄中來索天下謂之羅織縱其慘

脅制羣臣使飛語誣變公卿上急變每擿例竟詔於麗景

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號又作大枷各為號門置獄勅

來俊臣等額按事百不一貸時謂麗景門為一謂入者例皆盡也

二端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內之大甕

熾炭周之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曉未知方對俊臣

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熾火謂興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

有詔按君請嘗之與駭汗叩頭服罪孟青侯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曰我文檄如

良謂

仇士

外若

學

舊

持

賤泥

暴

以

陰

慘

麗景

勅

一定

麗景

門

置

獄

勅

來

俊

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熾炭周之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

孟青侯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曰我文檄如

狼毒野葛至震懼輒訖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

兔御史求傍舍瓜不得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

郭弘霸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

肉飲其血絕其髓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嘗便液魏元

僚屬省候弘霸後入請視便液染指嘗驗疾輕

重賀曰甘老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

是時早弘霸死而雨洛陽橋久壞至時成后問外

有佳字耶張元一曰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貞為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

不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

獲而有魚焉關驢駒拔礮犢子縣王旭每治獄製械未殺

得之刺史笑溫嘗曰若遇羅鉗吉網

吉溫溫與羅希範相相姻嫁急熱為表裏李寶臣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巳梁崇義

白眼相公張公素眸子多白有蘆生室李全忠曰

蘆茅類生於澤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唐與蠻夷

有道浸衰當始興贊太宗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失德抗

以其下贊普吐蕃俗謂疆雄曰贊丈夫回鶻舊名回紇

信有由矣如驥尾受蒼蠅太宗幸靈州諸酋虜上言天至

驚若鶻然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

十驥骨利幹獻馬帝取其異者號皆為美名曰騰霜

金馱紫奔虹赤療餒以野葛夷狄悍貪人外而獸內親之則責

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鴨淥高麗有水出鞋鞞

為患也博而何時可哉鴨淥之白山色若鴨頭

號日本自言國近日所璽紙有紙似鳥卜東女國以十

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白疊有草名布

高昌謠高昌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玉河

于闐有國人夜視南詔夷語元昶王自稱曰元猶

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南詔為詔元昶朕也謂其下曰

爾也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許敬宗謂所田舍子

賸獲十斛麥尙欲更婦高宗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

天子富有四海立一人各有能不疆所不知吾所能也高宗

封泰山問帝丘何也竇德玄不對敬宗儂曰云云退而自矜德玄曰——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德玄不彊不亦善乎

吾兒不及若兒渠父不如昂父敬宗子昂昂子彥伯頗昂曰

來李字義府與來濟俱以笑中刀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福忌著于心凡忤意人猫又以柔而言河間道元帥破

銅山大賊露布義府既賊敗詔劉祥道等雜訊除名流雋州朝野相賀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

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四時仕宦傳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

比一鷗挾兩兔初李林甫與裴耀卿張九齡三宰相就位二人整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

津津出眉宇同月堂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每欲排大觀者竊言——

其家野無畱才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碎矣野無畱才恐士對詔斥已即建言——皆草茅未知禁

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向書省長官試問重關複壁使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絡版甃石林甫以結怨者眾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君等不

見立仗馬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語動

之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

爭路絕夢人逼已初林甫夢人替而髯將逼已悟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因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

貌類鬼貌藍色盧杞體陋甚——不耻惡守虢而憂他州衣菲食人未悟謂有祖風

宰相材也為號州刺史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欲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更帝曰

外陋內險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詩家人怪問其故子儀

曰彼——左右見必笑崔四入崔胤字垂休四拜緇郎崔

使得權五於無類矣崔四入崔胤字垂休四拜緇郎崔

由晚無子遇異浮圖以術求乃生胤字——及為相其胡季父女潛啗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為——壞之胡

腹中何有而大安祿山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曰

赤心耳日唯換馬臺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眼孔大帝為

祿山起第以中人督役戒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帝登勤

善部署祿山母笑我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政樓幄

坐之左正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火迫鄩侯源休

裹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之帝曰唐去丑口而著黃贊

泚僭號為調兵食自比蕭何即收唐去丑口而著黃贊

籍貯府庫效何人皆笑之謂為明黃且代唐其言妖歟

後巢死秦宗權始盜京師自陳明黃且代唐其言妖歟

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諸史提要卷第十四終

諸史提要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歐陽修撰帝紀十二卷列傳四十五卷

梁太祖朱氏名全忠舊名溫更名晃父誠 母王 開

末帝友貞太祖第三子 母張 貞明六年 龍德

唐莊宗李存勗父克用

明宗嗣源本夷狄父電 太刊養子 天成四年

愍帝從原明宗子 母夏

廢帝從珂本姓王母魏 明宗養子 清泰三年

晉高祖石氏敬瑭分臬換鷄本出於夷

晉出帝 重貴 高祖兄敬儒之子 母李唐明宗女 開運三年 共十一年

漢高祖 劉知遠 父典

隱帝 高祖子 乾祐三年 共四年

周太祖 郭威 父簡 廣順三年

世宗 柴榮 父守禮 顯德六年 太后兄之子 共九年

恭帝 宗訓 世宗子 共九年

已上五代十三帝共五十四年

吳 楊行密 握 隆演 徐溫 四十六年 李昇 景 二十二年

前蜀 王建 行 後蜀 孟知祥 景 通 王 十六年

南漢 劉隱 龔 玠 晟 楚 馬殷 希聲 希範 希 張 六十七年 廣 希萼 五十七年

吳越 錢鏐 元 權 佐 八十四年 閩 王審知 延翰 鏐 繼 叙 八十四年 延政 五十七年

南平 高季興 從誨 保融 東漢 劉旻 承鈞 繼恩 保勗 五十七年 繼元 二十八年

已上十國

五代史十五

用兵之名有四

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 加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 敗績 我敗曰

敗曰降附 以身歸曰一能仰中雙身 李克用善 李鷓兒 克 敗之 降附 以地歸曰一能仰中雙身 騎射 或掛針于木

少驍勇軍 獨眼龍 其一目眇及其 掛針立鞭 或立馬鞭百 中號 貴也又號

步射之 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 克用攻王鎔鎮人襲之克 輒中 用匿林中禱馬曰 馬

偶不嘶 百年歌 克用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 乃免 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

者史是也 卷第一 二



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賜以鸚鵡

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卮翡翠盤存勗年十一從克用至京師昭宗異其狀貌樞密使唐

中以宦者為之其職甚微梁太祖改為崇政院後唐同光望

祭寒食李橫衝名重四方唐明宗李嗣源以所

由是郊俚俗之祭也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梁晉相拒梁軍以亦白馬

色晉兵望之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賜笏

天成中以象笏三十二賜百羣臣買宴天成焚香仰天而

祝願早生聖人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

人豈足以治天下天以火戒我廣壽殿火有司理之請加

增以天所以賜我嘗早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不足懼者

五深可畏者六是時康澄上疏言為國者有三辰失

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

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

毀譽亂真深可畏啗蘇晉高祖石敬瑭莊宗手猶豫兵家

直言不聞深可畏啗蘇晉高祖石敬瑭莊宗手猶豫兵家

大忌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兵變明宗欲自夷門天

下之要害成事明宗然之晉以十六州入契丹幽涿薊檀

此眼大者可也高祖為契丹所立以通大義謂震曰

撲馬以御馬二撲祭于相百頭穹廬夷狄之面紫色目多

白晴漢高祖劉操刺耶律德光指知遠曰此都軍賜以水

榜德光木榜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鸚鵡食蝗乾

元幅巾短後周太祖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行陣三關周世宗下

關州瓦橋關雄州淤口關信安軍毀銅佛像以鑄錢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

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

此銅像豈其所惜哉均田圖嘗夜讀書見唐元稹一慨

由是羣臣不復敢言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

之政自此始乃頒其圖期一歲大均田錦囊盛李穀疏以計策後克淮南使

陶穀為贊而盛以強於虎狼割若羊豕梁之無敵於天下

錦囊嘗置坐側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上乘陳俗好淫祀左道其學

男女雜亂夾寨夫人莊宗攻梁軍于夾城得符道昭妻

花見羞明宗淑妃王氏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

節鳴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者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豈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

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鷹視秦王從

攻其君為子者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而國家不能與民為主而禁其避禍可乎石敬瑭反廢

子重美守京師居民皆出城藏竄門者止之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晉兵將

后積薪將焚宮室重美曰但他吾此一婚其費十萬

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爾遂與俱死出帝以延煦娶趙在禮女聘幣一百五十有所

十床君臣窮極奢侈在禮謂人曰後之父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後世問閭鄙俚之人則

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子偷竊取嬰孩襁褓諱

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之子而為其子亦諱其所生而

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

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瞽叟殺人舜棄天子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然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一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益知權也失刑輕不孝重刑者所也五代無全臣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謂一兵考應變出奇梁太祖問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敬翔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曰其用兵法可符道昭攻潞州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蚰蜒軋築夾城為一語音如鐘寇彥卿字俊臣一丈鳥太祖嘗劉捍寇彥卿皆天為我神將太祖日之曰一也紇干山生之賜以所乘馬太祖日之曰一也

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太祖遣彥卿迫遷都昭宗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

右為俚語曰一邑名武功真武功也康懷英擊殺岐兵相與泣下沾襟

祖喜曰取兖州量何大乎劉鄩歸梁太祖飲之酒鄩一杯

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鄩與晉戰乃悉召諸將坐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

鄰曰諸將失色天怒我殺人少邪太祖破朱宣將人見日大風揚砂蔽天太

狀謝彥章事葛從周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為行陣偏伍之示以出入進退之節

輶攻梁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輶曰一騎虎者勢不得下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

崇輶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曰

俚語曰令公權位已隆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正劉氏為皇后而多建

利害以便民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悅

雖讒間可動乎藏私室何異公帑崇輶素廉白從入洛始

崇輶以為然受四方賂遺或以為言

曰吾豈少此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

者史是要 卷第一五 五

賞給 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

變清涼 莊宗患官中暑濕思高樓避暑官曰郭崇韜

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 兔陰且狡雖白何

為 宿州進白兔安重誨 望塵以知敵數 周德威勇而 周陽

五 小字陽五當梁晉之 黑氣狀如鬪鷄 符存審擊劉鄩望

審曰可以一 愁臺 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與元行欽登

其冢名曰 擒生踏伏 安金全為入驍 制勅不下支郡

刺史不專奏事 孔謙以租庸帖調發諸州 不關觀 三司置

使自此始 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侍郎郎中判其事而有

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

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

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因而改門宗誅孔謙而廢

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張延朗

請置三司使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兼判戶部度支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

三司事忙無暇 明宗嘗召延朗食延朗附 入草物 莊宗遣

名馬入蜀市珍奇而蜀法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

出者名 由是無所得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

之入草王衍能免為入 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

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庚午中興戊巳土 廢帝謀反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

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 及入京師受册曰維應

顧房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廢

欲罷晉高祖總管多言不可薛文遇 無說石郎令我心膽

日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帝喜 我見文遇肉顫 帝曰 帝曰 帝曰

帝心憂懼常惡言敬

塘事每戒人曰

我見文遇肉顫

帝曰 帝曰 帝曰

帝心憂懼常惡言敬

塘事每戒人曰

我見文遇肉顫

帝曰 帝曰 帝曰

帝心憂懼常惡言敬

塘事每戒人曰

我見文遇肉顫

帝曰 帝曰 帝曰

帝心憂懼常惡言敬

塘事每戒人曰

我見文遇肉顫

帝曰 帝曰 帝曰

文遇小人致悞大季父母舅反拜姪甥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亾而吏部銓

事刺之益醜乃已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

果於必行往往以偽濫駁宗韜請論以法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宗韜疾惡太甚

太原置酒謂監軍曰因舉厄屬馮迫盧程位悞相此

癡物盧程奉皇太后冊至太原人有假驢夫者程帖與唐

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圓不對而去馳見莊宗大怒曰朕悞相此癡物所謂

似是而非者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莊宗用盧程豆盧

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宰相檐子入儒士亦破體耶柳擊敗梁

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但不廉爾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

字碑園爭曰天下皆知崔協不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園對明宗曰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棄蘇合之丸而

取蟻螂之轉也又謂重誨曰若捨端明殿學士明宗武君

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

於是置一以碎佛牙有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

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馮道趙鳳為之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誣安

宮中施物數千因是乃止重誨鳳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壯者棟梁柱石之所

扶持也若折一棟去一柱則傾危矣安可使姦人動

搖吾家世無五十者鳳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又皆

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晉王數困

和使李襲吉為書諭詞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一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

肉食君之祿 劉贊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

爾欲之則勤學問以 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謂之曰

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 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國僑為八醜怪身短面長常臨鑑 鑄鐵硯

自奇曰 慨然有志於公輔 鑄鐵硯 初舉進士主司

同人勸從他求仕維翰慨然乃著 曰出扶桑賦以見志

又 以示人曰硯敏則改而他 卒以進士及第 威

嚴自持 維翰狀貌既異素以 景延廣父建善射 晉有橫磨大

嘗不射不入鐵不如不發 嘗教延廣曰 晉有橫磨大

流汗 出帝立大臣議告契丹上表稱臣延廣獨不肯

劍十萬口 謂契丹使者曰先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

册不可臣且 翁要戰則 晉氏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

來也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 後梟首適當李崧被

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靜獄

祖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 生人接死者

逢吉入獄闕囚無輕重悉殺之報曰獄靜矣 生人接死者

無吉事也 逢吉先殺李崧後宿金祥殿東閣謂人曰昨夕

刑之走及奔馬 史弘肇驕 但以三指示之即腰斬 凡民抵

白弘肇 又為斷舌 文人難耐呼我為卒 弘肇不喜賓

决口斷筋折足之刑 文人難耐呼我為卒

桑維翰字

初舉進士主司

惡其姓以桑喪

進士及第

以見志

威

景延廣父建善射

晉有橫磨大

嘗教延廣曰

晉有橫磨大

後梟首適當李崧被

靜獄

生人接死者

逢吉先殺李崧後宿金祥殿東閣謂人曰昨夕

刑之走及奔馬

史弘肇驕

但以三指示之即腰斬

凡民抵

文人難耐呼我為卒

弘肇不喜賓

劉贊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

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謂之曰

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鑄鐵硯

初舉進士主司

惡其姓以桑喪

進士及第

以見志

威

景延廣父建善射

晉有橫磨大

嘗教延廣曰

晉有橫磨大

後梟首適當李崧被

靜獄

生人接死者

逢吉先殺李崧後宿金祥殿東閣謂人曰昨夕

刑之走及奔馬

史弘肇驕

但以三指示之即腰斬

銖嘗切齒史弘肇楊邠已而弘肇等  
死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一矣  
山魃 宮中數見怪物

隱帝召司天趙延久問禳除之法延久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然臣所聞殆一也太后

召尼誦經 無雲而昏霧雨如泣 是日 殺楊邠等 以玉鉞叩地 王

死世宗臨其喪 運源賦碧鮮賦 扈輒善屬文常次歷代有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 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

竹作 題其壁 初載以文知名王樸尤重其材薦於李穀久而不用樸問  
之穀曰非不知其才載命薄恐不能勝樸曰 及為學

士歲中病卒議者以穀 治國譬之於奕 有良匠治國者無  
能知人而樸能薦士 能臣而有能君益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 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用而置非其處者敗臨基注  
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 勿置其處則勝 跣足

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履棘行百步 王彥章 王鐵鎗 飛一人莫能舉也軍中號 如

亞次鬪鷄小兒耳 梁晉爭天下為勃敵彥章 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 竹龍 世宗攻壽

載礮又束巨竹上 穹廬連屬如岡阜 契丹圍太原軍中望  
施板屋號為 以毛索掛鈴為 畫唐詩人賈島像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

警縱犬往來 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 置壁 口吃 晟為人 長於詩少

晨夕事之道士惡以為妖驅出之 鋒生聽者怠倦 金椀玉盃而盛狗屎 昇晟輕延巳並相李

曰乎 肉臺盤 家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 五粒松脂

淪入地下 歲化為藥 鄭遨字雲叟聞華山有 三高士

遨與李道殷羅隱之 又善世目以為 遨種田隱之賣

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 遨信

而不 釣魚術化石為金 並見 逍遙先生 起晉高祖召不 迹雖

者史是 逍遙先生 起晉高祖召不 迹雖

遠而名愈彰

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士豈非與世自絕而篤愛其身者與

然傲好飲酒奕棋時時為詩章落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

與石門荷蓀之徒異

圖形屋壁

見能守一可以治天下

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待其極者尸居衽席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

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通之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

先生 賜號 食門下者或累歲未嘗有怠色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士無遠近

多就昂 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

符習高其行召昂為臨淄令監

軍楊彥朗諱石贊者更昂姓曰右昂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必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即趨出解

官還家語其父死於柩前誦尚書昂曰此吾先人之所欲

聞也禁其家不六世同居李自倫一勅旌表以旌表門

閭戶部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廳事

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

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

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

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

行太常卿清流為之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

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

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一太常卿與社稷

孰重歐陽修曰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

也浚井得古鼎張策字少逸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

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為奇策時年十

者史提要

卷第十五

九



之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即帝位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

州廡廳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大

晉王大悅明日又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

書深刻自列其姓名歐陽修曰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

流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

涕也夫以國予人自夸耀及遂相以此非小人孰能為也

林中鬱鬱有氣李嗣昭本姓韓氏太祖出獵至其家適生兒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

太祖因以拔矢于腦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

金帛取之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箭中矢盡

還營手舞鐵拋出入陣中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而卒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

濬建皆走存孝後臂善射身披重鎧彘弓坐角觝之勝吾

稍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不食言存賢本姓王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亦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

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

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

篤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以三矢賜莊宗晉王將終

吾伏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約為兄弟皆背晉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

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

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李天下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廟可謂壯哉李天下小字亞子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

名曰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何在敬新

若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

新磨嘗奏事殿中殿多惡穴

曰陛下母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故敬新磨呼

此譏之示大怒將射之新磨呼曰臣與陛下一體陛下

改元同光笑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莊宗即位宦者張承

子孫而立之誰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

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

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更一字

以活千人張居翰蜀王衍朝京師莊宗慮其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言誅衍

一行居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紹成功過蕭

何羅紹威梁太祖即位洛陽紹威取魏長材為五鳳樓朝

此若神化然功折簡勝用兵十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

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黃蛇見於碑樓鵲巢麥

田中王處直初有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

居之象而處劉窟頭劉守光父仁恭能穴地旌節吾自有

但要長安本色耳仁恭遣其子守文襲滄景德三州請命

者曰為我語定霸都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男子十五

用瑾土為錢仁恭宰務守光圍延祚率城中

日殺以主人何避客之遽耶晉王擒守光送幽州父甘食

其子而人肉賤於狗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城中薪

尸而父食其子有人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臣請并禁月

汝安得食人肉斤直錢百而狗肉五百茂貞笑而不怒北

明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曰茂貞笑而不怒北

韓南郭韓建為華州時諸鎮皆武夫獨建與荆南成汭野

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昭宗

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眼語昭宗舉酒屬梁太祖與韓建

蠻詞其不章曰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

公不免太祖德之城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夏州城壁素

赫連勃勃蒸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昭陵最固從堦道下見

者史是安卷第十五

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齋悉取之傳人以瓦棺紙衣而斂周太祖將終遺書世宗使開棺示人刻石以告後世

云天下洿洿此真吾等之時譚全播謂盧光稠曰無徒守此而貧賤為也 盧

公堂堂真君等主又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 雷滿鑿深池于府中客有

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意氣自若 勿

多食發小兒熱趙匡凝奔楊行密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 諸將以

為慢渥遷海陵以二惡馬繫庭中使相蹠鳴 徐知訓過朱

為徐溫所殺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伏兵 墓土治瘡瑾

自戶突出殺之初瑾外人莫聞其變 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

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

漸成高墳徐溫發之 吾非病死者初瑾嘗病疽鑿視之色 李摩雲李

之屯聚摩雲山時號 鷹為之性飽則颺矣罕之自以功多於晉欲

一鎮然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頭如將帥 趙雙幼大

吾門者此兒也父叔文見之 置春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黃

圍陳州男子當於死中求生 畢語陳人曰吾家三世陳將

業未必不因此陳人為之罷市 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君

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

禍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夫為善而受福焉 所

至輒天考馮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 境早有百歲奴

事三歲主敢爾耶劉子述謀廢昭宗遣姪 鳴梟昭宗遷洛

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此輩嘗

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為此輩嘗

者史是要 卷第十五 七

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

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人言李振一代奇才今見之

太祖曰太祖笑而從之乃常人配郭崇韜先至者入之孔循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

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張龍鳳劍

屠餼如一戒其人曰明宗先至循遂納之關雞紗梁太祖以黑牛出圈機繩斷劉知俊色黑而其生

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為謠建益惡遂殺之雄猜梁太祖愚主聽人穿鼻

言曰建益惡遂殺之難共事矣梁末帝分魏相為兩軍魏牙軍張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決勝料勢決戰

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梁晉戰胡柳晉軍敗閻寶曰驕怠其情可知不可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

失也遂復戰敗梁張全義監軍嘗得李德歸德之名為卿設袁象先在宋州十餘年莊宗滅

之監軍梁象先來朝洛陽莊宗待之甚厚改宣武軍為歸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人以為

德軍曰也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朱落雁

求其同類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朱落雁方攻鄆朱瑾募軍黥雙鴈于頰號鴈子都太祖乃更選

勇士號落鴈都以漢為指揮使及貴人猶以為護駕水唐已下鄆州段凝自酸棗决河安州近淮俗惡病者

不近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拔釘

錢趙在禮在宋州人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千號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平錢一

傳箭霍彥威誅朱守殷遣使考馳騎獻兩箭為賀為號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

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狀貌堂堂福怒曰我沙陀種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非常人也華溫琪身尺顧其狀貌魁梧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出之又自

經桑林桑輒枝折有**梯頭**莫從簡從莊宗**鑿骨取鏃**從簡

田父見之曰子**鑿骨取鏃**從簡攻城多為**鑿骨取鏃**從簡

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遠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

視者皆笑自若**好食人肉**從簡捕民間小兒以食**當從軍旅**

以興吾門李周父矩遭亂不仕謂周曰汝**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

尺真將相也盧嶽謂周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畢口

大星邊將也張希崇鎮靈武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我當之乎**衣白**

欄謁縣令馬全節元城人後為廣晉尹留守**以十牛易一**

馬莊宗與劉鄩相拒於**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王弘贄歎

取河北耕器為範劉審交為陳州出視民田見民**衰世難**

輔漢高祖起太原許王從益召高行周將**沒字碑**安叔干

室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板橋王氏劍天下利器也**馮暉云**吾當破**

國殺萬家足矣皇甫暉從趙在禮入魏六掠城中至一民

曰姓萬暉曰**走及奔馬**王進**易君代國如**

殺萬家足矣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易君代國如**

更戍長贊**常被甲枕戈而臥**劉詞**吾**

欲一天下以為家周世宗**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

范延光為樞密使明宗問馬數幾何對曰騎三萬五千明宗歎曰太祖在太原時馬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

才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曰臣常計一馬之費可養一卒五人三萬五千十五萬兵之食也**制動當以靜**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詢

光曰宜少待之而**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龍類入腹王者兆也**由是頗畜異志**雖武夫而曉吏事**

安重榮——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

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旁詬罵奪劍而逐之問之乃繼

母重榮叱其母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重榮起於

出從後射殺之天子寧有種耶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重榮起於

軍卒暴卒貞見唐廢帝晉高祖刻玉魚佩之重榮既僭修

皆自薈侯得國謂人曰——刻玉魚佩之重榮既僭修

不足貴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坑之重榮以契丹可取

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水鳥五色饒陽令獻

計今——大小不等無自辱焉水鳥五色饒陽令獻

畜之射中龍口重榮將反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

後潭射中龍口重榮將反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

則中一鐵鞭郎君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鐵

發中之鐵鞭郎君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鐵

胡頭落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高祖在位七年而反者

六起晉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

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

事故——然爾輩大是惡漢兒楊光遠為契丹所圍八馬

皆不免也然爾輩大是惡漢兒楊光遠為契丹所圍八馬

耶律德光斬曰——不用鹽酪食一自古豈有禿瘡天子

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大慙自古豈有禿瘡天子

跛脚皇后耶光遠謀僭不成光遠病禿妻又跛逢賊得命

更望復子乎杜重威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以黥茶染木

給軍賊平行賞李守貞——軍中大怒以帛裹掛甲錢郤

甲錢晉兵驕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及班凡博者錢

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郭威

守貞問馮道道曰——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目睛黃夜

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大悟謀以遲八困之

有光張彥澤食膽至千則勇無敵趙思綰殺人而食

如宰羊豕思縮取其閻崑崙慕容彥超嘗冒姓閻

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他

所而以盜告彥超即勝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  
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  
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其被圍也勉其  
城守者曰吾有銀數當以賜汝軍士相謂曰此鐵胎爾  
何用哉皆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則無所不  
不為之用

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九為大王凝妻李  
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國家其不亂乎

氏凝家青齊為號州司戶卒於官家貧子幼李氏携子負  
骸以歸過開封止旅舍主人疑之不許其宿李氏不肯  
去主人牽其臂以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  
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  
其臂路人嗟泣尹白于朝賜

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答主人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  
患生於所忽

井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於街轡及至平  
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

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明宗問曰天下  
凡一王之常情也

濟否道王者固有無形之寶臨河縣得一玉盃有文曰傳  
日

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一因曰仁義者帝無才無德  
王之寶故曰大寶曰位守位曰仁明宗嘉之

癡頑老子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問何以來朝對曰無  
道曰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佛出救不得唯

皇帝救得德光問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曰此時  
長樂老夷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

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  
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父有子有孫持開一

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富何謂內黃太祖幸  
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

內黃顧李瑛曰瑛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  
又曰秦布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七齊所廢今在陳

留帝常參入閣唐故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  
大喜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

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

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

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

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至明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入見中與殿便殿也此居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入見中與殿便殿也此出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轉對待制次對官論手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轉對待制次對官論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乃詔起前鄉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一詔起前鄉貢進士李琪琪以文章自負既貴乃粥飯僧李愚為相廢日以為飽食終自此我曹快活矣劉昫為三司使蠲除積吏皆沮怨後罷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宣麻罷相賀曰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瑠璃瓶中夜焚香咒天以筋挾之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曰盧文紀姚顛有人望廢帝首得文紀不迴世務事多壅塞馬循孫為孔昭序解語

是朝廷無解語八也

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

射師長百僚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

癡兒豈識事體昫序三不開循孫

多不能决當時號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

佞清泰不徹乃來

佞佛循孫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及罷歸乃反學佛撰年號人戲之曰佛佞公邪公佞

佛邪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

生不能言死而後語循孫

其家婢有為循孫語者初崔協為相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循孫又然人朝之曰

百官皆賜

告身自岳始

故事文武官告身皆輸禾膠紙軸錢然後和品高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但得敕牒而已

劉岳諱一切

兔園冊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入朝數反顧

俚儒教田夫牧

起復冥婚初鄭餘慶為書儀明宗見其有子之所誦也

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親迎有女坐婿



鞍合髻之禮

其婚禮于不經公卿家頗用之

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李

賦為貢舉格翰林學士時張文寶知貢舉請下學士院作詩

賦為貢舉格懌笑曰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

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獨隨之壞麾去疑曰

之環歸戒其子曰和生志義徹棘開門疑知貢舉時進士

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

知貢舉者以所放進士同已名次為榮第五後知舉選范

質為第五後為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呂琦請與契丹

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得國也又輸以資

乎虜可蠲紙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瀘墓

縣出紙號樞密立學士升殿自史圭始安重誨為樞密使

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

乘輜駟車圭能歸閉門絕人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耶律德

謂人曰李崧為人論才較業何後眾人李道趙鳳曰唐

安乎道等馬紅裝拂二裸獠皮一鱗奉使過荆南聞廢帝

惡其言吾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

事紀皆拜平章臣叨入相之資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

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唐年補錄賈緯長於史學唐自

謝曰朝士傳以為笑唐年補錄武宗以後無實錄緯

采次傳聞為子弟仕宦亦要門閥過失宰相王峻怒曰

賈給事——歷詆當朝 吾平生不欺汝等詩吾可無恐 希

之士使子孫何以仕進 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皆 駭赦論 允為——以獻此

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王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斂百

儀自誦 裴氏三眷 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

門生門下見門生 裴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循孫桑

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 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 維翰

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曰我見 音不純肅而無

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 王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

巴而兩軍校鬪昇龍門 西江集 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

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 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 夢西江水

滌腸 見其父善泗子必能之 盧文紀與崔協有隙協子順

曰昔有越人善泗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

則曰——延笑曰恨其父遂及其子即明年選頎甲科人

稱其 調元曆 馬重績撰——行 漏刻之法 重績又言——

為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

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

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問漢祚短促天數耶 趙延義

周太祖——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

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亾也是時太祖方以

兵圍蘇逢吉劉銖第聞延義 曆名 五代初因唐故用崇立

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曆名 晉晉上薦撰符天曆馬

重績用調元曆王處訥私撰明立曆民間又有萬分曆 清

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陞荆楚開蠻服剝

者史是要 卷第十五

雄語曰——故真 能手舉百斤 楊行密 黑雲都 行密收孫

以皂衣蒙 朱瑾善槊米志誠善射 皆第一而安仁義

甲號 不當菴 梁之一瑾槊 水中火出可以燃 濬楊林 鶉衣壘

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 警為蒼鶻 徐氏專政隆演幼儒不能自持知訓尤凌侮漢

有韓信吳有劉信 唐遣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謂

南未熟公名也信曰——君還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

乃酌大厄望牙旗鏡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

厄為壽否則亦以自 玉硯馬腦椀翡翠瓶 世宗征淮南詔

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景聞之盡殺其族周 三十六英雄 陶雅之徒號

先鋒得——以獻 擲六子皆赤 溫與信博斂散子厲聲祝口劉信背吳願為

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化溫遠止之 畜犬百餘共一年食

溫慙自以厄酒飲信然終疑之 江州陳氏宗族七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有——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五鬼 李景

延已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 九華先生 宋齊丘賜 檀來

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 齊雲船 周師造——今日

歌 世宗取泗州步騎數萬水陸齊 自謂小朝 李景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常

泉貨 鍾謨鑄大錢以—— 豐額駢齒一目重瞳 李煜 韓熙載

以妓妾不得相 煜嘗欲以韓熙載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

授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 江左

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心之何矣 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 初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南

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  
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累數百

言太祖曰賊王八王建少無賴以屠販賓鐵劍顧彦

鉉無以對而退王王建子元膺射錢孔見顧目見耳王行

大口垂手危腦帽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

過膝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尖巾又好裹醉粧後

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甘州曲遊青城山宮人

皆戴金蓮華冠衣道士服酒酣免木太史曰此也

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貪狼風衍幸秦州大風發屋拔

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

溺器以七寶粧亮王昭遠手世修亮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如反掌爾

降表李家初李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亾也昊為草

人以為真蛟蜃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

呀呷建國當有制度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勞之告以建

國定保曰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更名

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

龔龔初名巖又更名陟九年白龍見改元曰白龍又更名

易飛龍在天之義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耳龔臥病

為龔字以各音儼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堯伸罵

曰吾子孫不慙獠劉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

肖韓信誅而彭越以瓜置伶人頃拔劍斬之劉晟常

醢皆在此書道庠益懼生子兩首四臂南

召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神將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

民妻望其營上雲氣甚佳呂師周自揚行密所奔楚謂其

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車駕南巡纜堪飲馬爾馬

者史是要卷第廿五三

遣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洞犬子漸大能咋人矣殷次

庭廣狹希範曰莊宗嘉之聲立其將高郁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阮籍居喪而食蒸

豚世豈乏賓耶殷薨希聲立嘗聞梁太祀好食鷄慕之乃

泣頓食鷄肉數器而九龍殿希範作身一龍也歲時衣

起潘起譏之曰周行逢居武陵多殺戮夫人嚴氏

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諫不聽嚴不悅給日家田佃戶以

公貴頗不力農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行逢往就

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曰公思作戶長時乎

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安得遂忘斃畝間乎行逢疆

邀之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

起田野間易死指麾羣兒為隊伍錢鏐字具美幼時與

爾行逢為少損牛斗間有王氣豫章人善術者望

石號令頗牛斗錢分也因遊錢塘

有法羣兒憚之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縣

此真貴人也錄事鍾起曰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

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以當之起乃置酒召賢豪陰令視

之皆不足當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八百里

爾術者曰君貴因此人也董募鄉兵討賊表

趨兵屯八百里大巢眾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曰向十餘卒

不可敵况八百里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董昌素愚不能決

乎遂急引兵過直羅平鳥妖人惑董昌獻鳥獸為符瑞謂昌曰曩謠言有

書名與圖類昌大悅衣錦將軍鏐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

自稱皇帝國號羅平好玉帶名馬梁太祖嘗問吳越

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還鄉歌升衣錦城為安國衣

幼所嘗戲大木曰英太祖曰真還鄉歌錦四年鏐遊軍作

所好乎吏曰玉帶御馬賜之還鄉歌錦四年鏐遊軍作

英雄也乃以玉帶御馬賜之還鄉歌升衣錦城為安國衣

追隨日三節還鄉今掛錦衣父老遠來相擇能院元

吳中文字白馬三郎王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甘棠港海

錄用之白馬三郎王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甘棠港海

諸史提要

卷第十五

三

黃琦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善繼先志毋煩兄

復來次子延鈞改名麟延稟還建州謂麟曰麟銜之

後數年麟與其子繼雉率兵攻麟延稟兵潰寶皇宮麟

見執麟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

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

謂麟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麟欣然

遜其位命其子繼鵬權王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

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

仙人麟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

以黃龍見改元為龍啟國號閩

郎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麟嬖之遂立以為后嬖吏歸守明

國以色見倖號歸郎陳氏與歸郎姦麟命錦工作九龍帳

日鳳閣舍人何偁下之甚也書舍人劉乙勞于館乙

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他日損遇乙于

途布衣芒履而已損謂之曰

榮耀高季興朝唐莊宗大悅以手我手指上得天下其自

矜伐如此季興歸謂梁震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

秋又曰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

政政事多廢吾可無慮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漢遣田敏使

五經遺高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

敏曰因謂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從誨以為高賴子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

季興從誨常邀掠其物諸道責誦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

而無媿其後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

予俚俗謂攘奪苟得無媿耻者

為賴子言無賴也皆目為郭雀兒周太祖少賤黥其

之太祖見劉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自在將軍

因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公無疑

劉旻為周師所敗乘契丹黃驢馳去既歸為

黃驢治廐師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

引水浸城先

浸而後涸太祖皇帝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

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時在太原歎曰

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

者史是更

卷第五

三

并人無契丹八部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類矣

會鷄部七日集解部八曰奚盟部父母死以不哭為勇契丹比他夷狄尤

深山置六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醜而咒曰世里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

居橫帳地名為姓曰好鬼而貴日美丹契丹入寇莊宗躡

門屋皆以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契丹入寇莊宗躡東向為尊

而不亂歎曰虜懼其效漢而怯弱德光曰吾能漢語然絕法令嚴如此

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趙德鈞遣人聘德光求立已

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契丹見大桑木

於木奉敕不殺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孫兒但勿

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以手詔賜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

路耶出帝與太后出郊奉我亦人也可無懼德光入自封

眾曰磔犬掛皮以為厭勝入居晉宮門打草穀胡兵人

糧草遺數千騎分出四殺胡林德光行至樂城得病卒于

野劫掠人民契丹破其腹去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

異書鑿經皆中國所無者契丹破其腹去腸胃中國載書數

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兀欲攻內丘千卷其

而牙戟夜有光又月食虜睡王述律德光子更名璟每酣

懼而人馬死傷者大半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

早金青囊湯成淀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中國金燈

而色類西瓜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息鷄草有

者史是要

卷第十五

三

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  
自相婚嫁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伶之伎其逃歸也筋  
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夷狄之人豈能勝  
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

中國契丹謂胡嶠曰一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  
其主無為夷狄所陷虜記嶠錄其語于闐衣冠如中國殿

虜吾國非人境也蒲萄為酒又有紫酒青酒其食糲玉印  
沃以密粟沃以酪衣布帛有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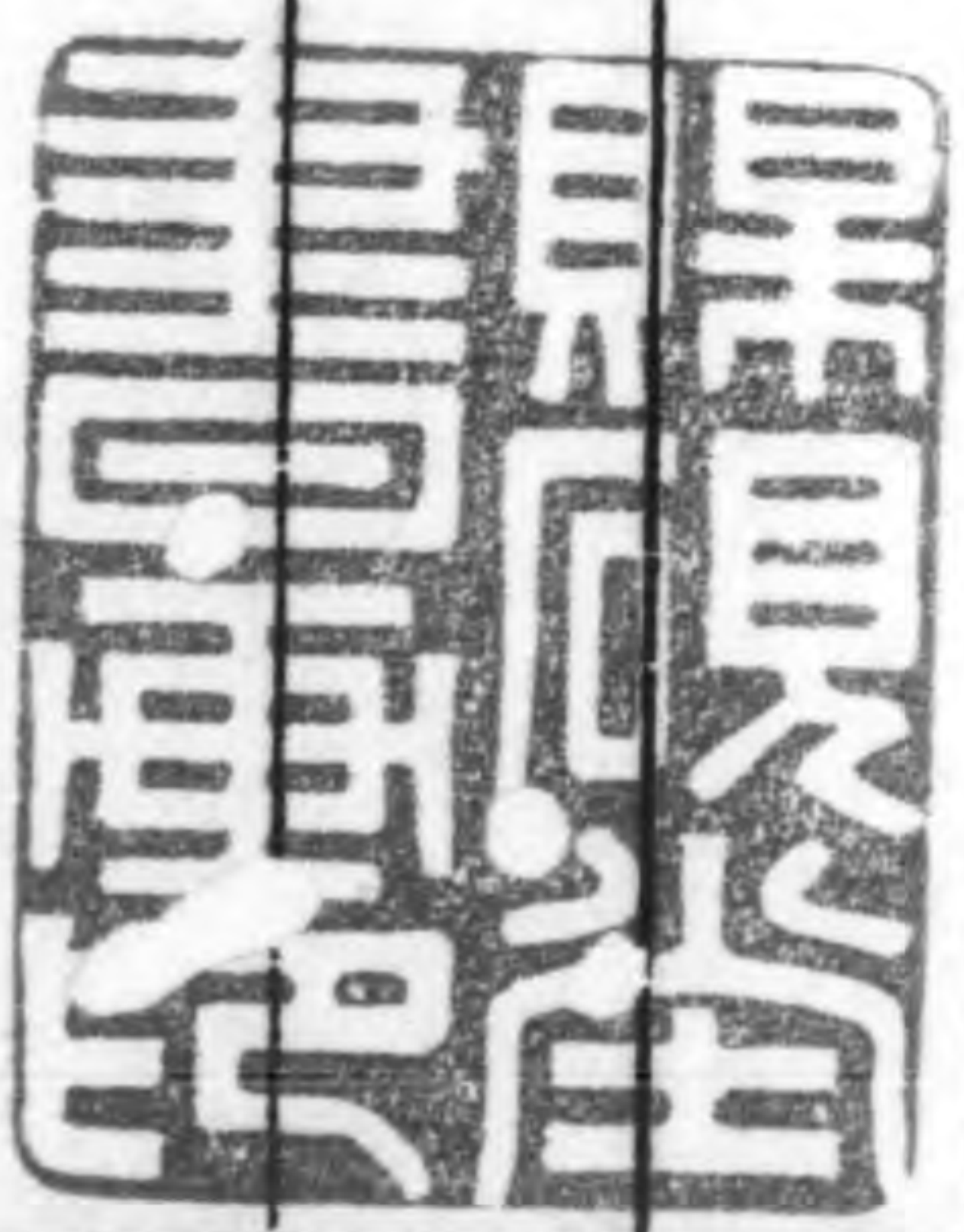
降魔杵獻高麗進書別叙孝經一卷叙孔子所生及弟  
問目若今正義皇靈孝經一卷述延年辟穀猛火油薔薇

孝經雌圖一卷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水占城國貢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  
油以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酒衣雖敝而香不滅

諸史提要卷第十五終

卷內旌表門閭起至以矢賜莊宗止共十一條臣張

英纂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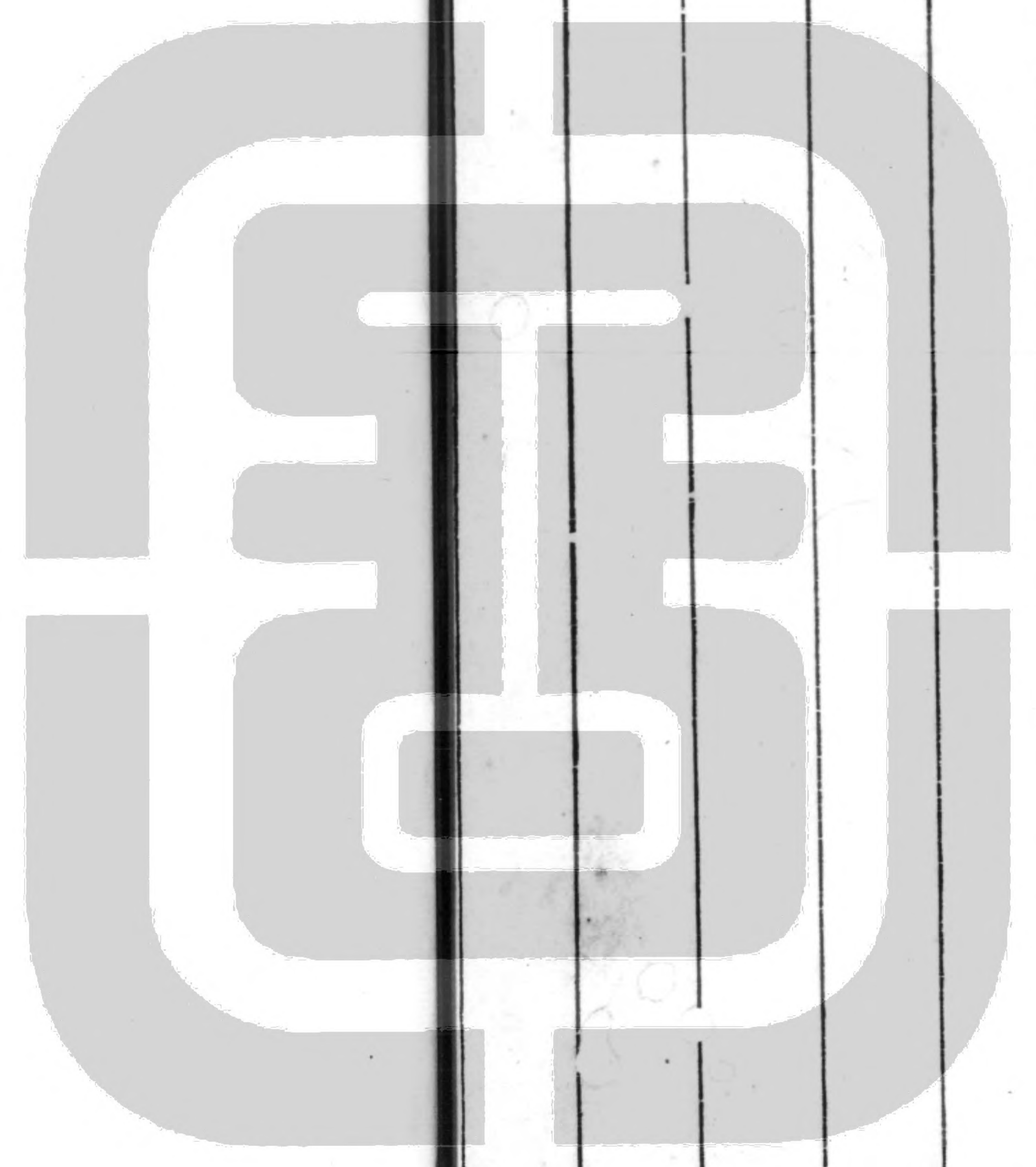




詩經抄要

卷之五

三



程